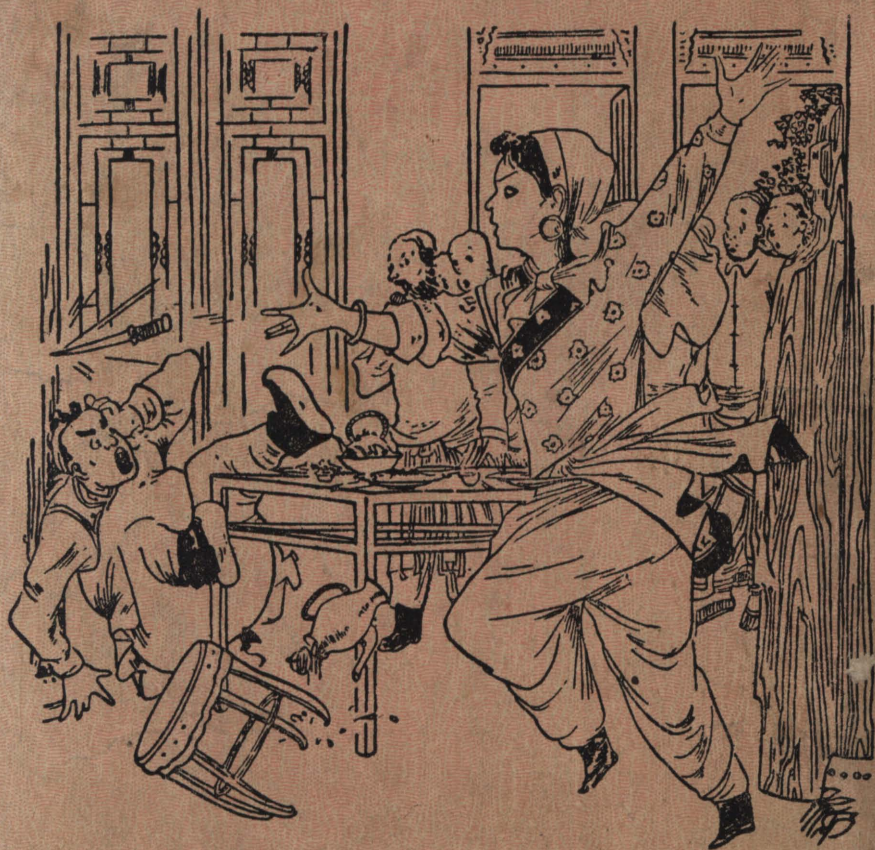


# 貞孃屠虎

說小俠武

著因證鄭



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2 0347B

技擊長篇小說

貞  
孃  
屠  
虎

鄭證因著 吳志學校

技擊長篇小說  
貞娘目次  
鄭證因著 吳志學校

第一章 武師女誤嫁中山郎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入岐途家庭伏慘禍……………二六

第三章 屠耐貞殺女全血胤……………五〇

第四章 老鏢頭夜探五丈嶺……………七四

第五章 賄禁卒犯獄救惡婿……………九五

第六章 刺淫賊貞魂歸離恨……………一一五

技擊長  
篇小說

# 貞孃屠虎

鄭證因著  
吳志學校

## 第一章 武師女誤嫁中山郎

陝西關中道，五丈嶺西，沂水之陰，大散關以北，中郎驛。這個驛站是入甘肅的要道，這一帶山勢起伏，林深菁密，道路紛岐，關中道所屬的地方，以這一帶地方最爲險惡，也正是草野豪強，出沒之區。更兼這一帶，離着邊境已近，地方官吏職守所在，各有界限，更促成了不法之徒，假道逃之地。在這一帶因爲山路太多，行旅很是艱難，可是奔大散關也算一個官站驛路。

這一帶出了一個綠林的豪強，他們標榜叫關中五弟兄，作些個沒本錢的生涯，更懷着不軌之心，暗中成了一個有團結的組織。手下漸漸聚集了不少亡命之徒，做些殺人越禍不法的勾當，更假造出來許多煽惑愚民，引誘人入伙的方法，他們的黨徒居然也散佈在各處，這五弟兄個首領，名叫于震，本是一個破落戶出身，自幼也練過一身功夫，爲了狡詐多謀，耳軟多疑，他竟勾結了幾個強梁不法之徒，養成了勢力，盤踞五丈嶺中，巢穴隱秘，官家也屢次緝捕他，這五丈嶺也是太白山脈，綿亘數百里遠，山勢險峻，官軍來

了，他們立時遠竄，隱匿在深山野谷中，道路熟，官家是不能常常的把這五丈嶺完全封鎖了，趕到官家一撤走，他們仍然出現。

這關中五弟兄的首領于震，絕不像俗傳的綠林，在什麼地方闖山立寨，毫無顧忌的，自己給官家按上了目標，他所盤踞的地方，是時時移動。這班匪人信息尤其靈通，關中道所有聚司保衛地方的官軍，只要一有什麼舉動，差不多他這裏全得着消息，立時把巢穴遷移，可是官家對於他們十分注意，雖則是一個小股的匪衆，可是他們行爲舉動，不僅於是劫掠搶奪，常常用這部下到處作出兇殺報復的情形，因爲他到處隱匿收錄黨徒，不全是同在他一處作這盜匪的生涯，有的依然是良民百姓，散居在各地，暗中的做了他們劫掠盜竊的眼線，他們有時這五弟兄到各處去，就用他本黨的黨徒，所住的地方，作爲他的落脚處，這尤其他們最容易逃避官家耳目的方法。這關中五弟兄作惡的情形，已被陝西省督府所聞，屢次的用嚴厲的公事，指令有職守的官弁，撲滅他們，以靖地方，而安良善。只是公事任憑怎樣緊，地方官吏無論怎樣設法剿捕。只是這五弟兄始終未曾落網。不過經過官府這麼嚴厲對付，他們鋒芒稍微的斂跡一點，地方稍微安靜些，官站驛道上也不常出事，那知他的黨徒中竟在這時在中郎驛演出一幕兇殺的慘劇。

這中郎驛驛鎮很大，是有三千餘戶居民商舖，這一條長街上，就有三四家大店，做買賣的十分興隆

，因為這中郎驛再趕下一站，就是大散關，所以從東來的商旅客旅，必須趕過這一站，下一站才可以順一天的工夫渡過大散關，所以這中郎驛，是一個商旅聚集之所。地方一大，人又多，良莠不齊，宵小混跡，這就是難免的事了。在中郎驛驛鎮的北後街，緊靠驛鎮的邊上，名叫七孔橋，這七孔橋一帶，也正是離開驛鎮的地方，有一道河流，和一個地名叫枯樹屯的村莊相對着，由枯樹屯到中郎驛來，必須借着這七孔橋才能進驛鎮，在這七孔橋南邊，有一戶人家，他這所房子四無居鄰，房屋的年代也很久了，有的已經磚土剝落，牆頭半塌，全沒有人收拾，可見這所房子中的主人，是一個已經家勢衰微，走向窮困的道路的人家。從他牆頭望見院落內那棵古槐，也可斷定這所房子最少也在百年以上。

這宅中住着的人，姓蔣名鵬飛，他家裏在從前可以說是一個安善良民。父親蔣守義，是一個專跑甘肅一帶的行商，做了幾十年的買賣，受了一輩子的風霜之苦，人是又老實又拘緊，只是時運不濟，又被他拘緊老實所誤，空受了一輩子勞累奔波，到老來依然沒留下什麼，在這中郎驛，已經住了兩三代，只有幾十畝田地，不過將够養贍家小的。只生了蔣鵬飛這一個兒子，母親陳氏，也是一個老實人，蔣守義終年在外邊經商，對於蔣鵬飛自然沒功夫管束教訓，他家中雖然不是什麼富厚的人家，但是住在這鎮上，也算是衣食足食，一個少年的人，平常都說是樹大自直，這個話實在靠不住，那得本質多好的，才會顯序的長起來

，平常的資質，沒有好好的培養，極容易墮落下去。蔣鵬飛到十七八歲上，漸漸的被本鎮的一班無賴的少年引誘，日趨下流，呼朋引友，賭博嫖娼，無所不爲，母親陳氏，那麼懦弱無能的婦人，怎麼能管他，他家中還有兩個妹妹比較能料理事，大妹妹慧珠，二妹慧娥，全看出哥哥日趨下流，實在危險，只自己是一個做姑娘的，有許多話難以出口跟母親說，母親是既溺愛又老實，那裏能管束得了，蔣鵬飛書是沒讀過，他父親蔣守義回來時，把他薦到中郎驛的一家買賣舖去學生意，他也沒幹到三天和人家吵起來，辭事不作，仍然渡着他的放浪生活，他慧珠妹妹看到這種情形，在萬分無法之時，託了一家，是蔣守義的朋友，把他送到驛南殷家集，舖把式場的萬勝長拳樂道強那裏，叫他練習武術，這種事正合少年人的脾胃，他慧珠妹妹更暗中託咐他這父親，教這位教武的老師，加緊管束他，索性連家也不叫他回，住在師父那裏，這次慧珠姑娘的主意倒是不差，他倒很高興的學起武來，趕到他父親蔣守義作買賣回來時，慧珠姑娘背着母親，把哥哥的情形告訴了父親，姑娘更示意父親，早早的給哥哥娶一房妻室，一來可以收束他的野心，二來也可以幫助母親料理家務。蔣守義把這件事倒是望在心上，這次出去到長安得就隔許多日子，也是事情巧，無意中和一班經商的朋友談起家事，朋友們聽在耳中，也替他留了意。他們這跑長路的客人，和鏢行是最接近的，長安萬勝鏢局，鏢頭是八卦刀屠金榜，人是個慷慨，也好交朋友，和蔣守義也是好多年的交往

，很替蔣守義走過幾次鏢，這位屠鏢頭，最喜歡蔣守義的誠實規矩，他認爲是作買賣中最不容易多得的人物。只要蔣守義和同夥的客人到了長安辦貨，不論用得着鏢局用不着，那鏢頭屠金榜必把蔣守義請到鏢局裏去，住上個三天兩日，方肯讓蔣守義等走。

這次又和其他的人住在他鏢局裏，在談話中朋友們提起蔣掌櫃這麼大的年歲，一個兒子，兩個姑娘，三樁大事，他是一樁未曾辦了，難爲他這麼大的年歲，整年的在外邊，受盡了辛苦，你說這種事也難說，他自己不能常在家，兒女的終身大事，誰來替他主張呢？這班人不過是說閒話。言者無心，聽者有意，這位萬勝鏢局的鏢頭屠金榜，竟動了心，他女兒屠耐貞，已經二十一歲了，因爲找不着合適的人家，所以尙未出嫁，老鏢頭也深以這件事發愁，女兒長的相貌十分俊秀，屠老鏢頭更親自教過她六七年的功夫，拳脚器械，雖然沒有多深的功夫，可全拿的起來，不過屠老鏢頭，對於鏢局這種行當，自己全作膩了，整年在刀尖上滾，露的起臉，現不起眼，不禁碰，不禁磕，只要一失脚，立刻是一敗塗地。

所以對於這種買賣自己灰了心，女兒也不願意再找這行的主兒嫁出去，兇險太多，成名露臉，發財致富，能够保全一輩子英名的，又有幾人，如今聽到蔣守義的兒子，年歲正好，門戶也相當，自己更因爲器重這位蔣掌櫃的爲人，很願意跟他結這門子親，可是這就是練武的疎忽的地方，你既是很慎重爲女兒選



擇終身，蔣守義任憑怎樣好，他的兒子究竟品行像貌如何？你是一點也不知道，那能這麼冒昧去作，他竟和蔣守義的同事，把自己的意思說了，這樣的事，還不是一報即合，一說就成，沒費什麼事，就把這門親事定了，所以看起來，任憑怎樣誠實的人，他對於兒不成器的情形，絕不肯當着外人吐露個字，這種情形，是人之常情，倒也不能責怪蔣守義。

親事說定，沒隔半年，蔣守義就把屠鏗頭的女兒屠耐貞娶過門來，這屠耐貞雖是一個保鏢的女兒，性情極聰明，人也能幹，只因爲母親早已去世，屠鏗頭可稱得起是一個武頭，粗豪成性，自己在聽到這門親事時，就有些懷疑，但是在那種封建時代，不論甚麼家庭完全是一種專制的手段，對付子女，舊禮教又嚴，做姑娘的少差一點的話，不是母女，是不肯出口的，又是父女，自己尤其不敢多說一字，就這樣含糊糊的嫁與蔣鵬飛，將她娶過門。

蔣鵬飛不去習武了，燕爾新婚，屠耐貞尙看不出什麼來，日子一久，這蔣鵬飛劣根性已經養成，故態復萌，漸漸在外面又胡鬧起來了。屠耐貞守着這位軟弱無能的婆婆，兩個小姑子，雖然還明白大體，姑嫂間尙還沒有什麼說不過去的，可是這個家裏，真能支撐家務，支持門戶的，簡直是沒有人，頗有些自生自滅的情形，屠耐貞看着着急，但是有婆婆在頭裏，自己一切的事，那好過分的搶頭，對於蔣鵬飛尤其是沒

有法子管束他，一個溺愛不明的母親，他父親又不在家，家中又沒有多少產業，屠耐貞是一點希望也沒有，只盼着公爹回來，勸他不要再出去，好好在家裏整頓整頓這家裏事，往後還許過下去，不然的話，這點家業，那能够由他隨意的揮霍？屠耐貞在這種情形下，只有自嘆命薄！

這年趕到冬天，蔣守義從甘肅蘭州賣完了貨回來。這次這位老人家回來，倒是合了兒媳屠耐貞之意，不再走了，可見他再想走也不行了，本來蔣守義已是有了年歲的人，多半生全是奔走風塵中，俗語說的一點不假：「在家千日好，出門時時難」，他終年在外漂泊着，受盡了饑飽勞碌，身體雖然是健壯，但是人一過了五十，任憑從外邊看來，怎樣強健，也是假的，氣血全往衰敗上走了。

這蔣守義這麼些年在外邊跑，身體是無形中就吃了很大的虧，這次從蘭州回來，因為路上遇着了天氣，那時路上交通不便，凡是邊遠之地，客商行旅，全得按着驛站走，才可以有食宿的地方，住店吃飯也方便，如果你把道路走的一出了規矩，或是遇見了天氣，趕不對站，就要受了極大的苦子。蔣守義這次從蘭州回來，一路中倒是有同行的客人，互相的照應，這次的買賣又不好，僅是沒蝕去本，算計起來，只是够來回的挑費，蔣守義心情未免很懊喪，又趕上了天氣，錯過了宿頭，多走了半夜的路，他們儼的是脚程，因為行李和那邊帶來的東西多，人得多吃些辛苦，有的地方就得跟着走，蔣守義就得多走些路，天又冷，

直到二更後才找着一個小村子，尋到一個小戶人家，求人家寄宿，好在走遠路的，自己全帶着食物乾糧，水，酒，就全是預防遇着意外。他們投宿後，蔣守義和他同行的客人，全是心情十分頹喪，未免就借酒消愁，蔣守義多喝了幾杯，醉臥在人家土炕上，房子又冷，夜間竟受了極大的風寒，第二天這兩腿不能行動，行同癱瘓，這一來可把這蔣守義急死，這個小村落中沒處找醫生，沒處找藥去，同行的客人，都因為他這般年歲，怕他出了意外的危險，大家商量之下，還得趕緊走，趕到了大地方，請醫生給他一診脈，只是醫生對他這病是沒法下手，告訴他同行的人，他這種情形，與性命無妨，不過他這兩條腿是完全癱瘓了，用好針法治療，還得好好的調養，也不是一兩個月能治好了的，知道他們全是出門在外的客人，這醫生還算不錯，勸他們早早的回家，趕上大冷的天，住在店中十分不便，萬一再加上別的病，那可就不敢保了。同行的客人，全因為和蔣守義都是多年的朋友了，遂一在路上小心照應，僱了長趨子的車，把他送到陝西省，關中道，中郎驛，他的家中，這一來他到了家中，雖然有妻子兒女服侍他，倒也想法子給他治療，空化費了許多錢財，依然沒有起色。直到轉年春天，天氣漸漸的暖了，他才稍微的能動轉一些。可是依然自己不能走，仗着有兩個女兒盡心的服侍他，就算是保着他這條老命，可是這一來，他家中的生計漸漸的越發難了，他不能出去做生意，兒子蔣驍飛也是那樣不成器，自從他學了幾年武功，會些拳腳棍棒，越發助

得他性情比先前暴戾，這位屠耐貞心裏可苦死了，盼到公爹回來，竟落到這樣結果，婆母近一年來，也越發的糊塗了，不能料理一切，這兩個小姑子雖然全很精神，但是她們不願意担着把持家事的名聲，一切事全不管，這一來把千斤的重担子，完全放在了兒媳婦屠耐貞的肩頭上。

屠耐貞既遇上這種不長進的丈夫，家中的日月又是一天比一天的糟起來，沒有多少積蓄，父親從外邊病回來，倒是手中還有些錢，因為他不能出去做買賣了，資本原就有限，連給他治病，再加上蔣鵬飛在外邊揮霍，沒有一年的功夫，把這老頭子的血本，完全化盡。家中雖還有幾十畝地，但是又趕上收成不好，家中的生計，漸漸的艱難起來。屠耐貞把父親屠金榜所給他出嫁的一點私蓄，完全也填到這個無底洞裏，屠耐貞遇到這種情形，有苦說不出，有時老父屠金榜掛念女兒，那麼遠的路，趕了來看望女兒，屠耐貞恐怕傷了老父的心，家中的情形，不敢和老父談一字，連蔣鵬飛的行爲，也不肯告訴他，不過這樣，他自己可是苦死了！生了一個女兒名叫鳳霞，這女孩子聰慧可愛，屠耐貞在萬分愁苦之下，這個家中的事不敢想，也沒法子想，只有一切拋開，拿着愛女暫解愁懷。

但是這種光陰過下來，屠耐貞的心算傷透了，未來的希望。實在是茫茫，最大的痛心，就是丈夫蔣鵬飛無法挽救，任憑你怎樣勸解，也是置若罔聞，惟獨遇到這種丈夫，明白的妻子，因為是終身的依靠，那

肯不盡力勸勉他，希望他苦海回航，走歸正路，可是遇到他甘心下流，執迷不悟，那麼若是明白的妻子，反倒不能勸他了，你若儘自和他說那些大義綱常的話，他倒對你越發厭惡，感情日疏，弄到成了冤家對頭，反把你看作眼釘肉刺，屠耐貞深明這種意思，日子長了，倒不甚管他的事，不過暗中十分注意他。

愛女鳳霞七歲那年屠耐貞又懷了孕，產生一子，正在八月中秋，取名叫桂兒，可是這蔣鵬飛自得了這個兒子以後，似乎對於妻子身上比較以前那種漠不關心的情形好了許多，對於家中日月，日漸艱難的情形，也十分注意起來。屠耐貞暗中慶幸，自己在心想，莫非桂兒這孩子從一落生帶來了福份，他這個不成器的爹爹，莫非要回心轉意，痛改前非？俗語說「敗子回頭金不換」，他從此要是務了正，重整家業，是不為難的，自己現在就是再多吃些苦，也是高興的，所以這屠耐貞自從嫁到蔣家，就沒有像此時心情上這麼痛快過，可是他現在在所處的境地，也難到極點，家中的浮財是沒有了，自己的私蓄又被丈夫花淨，八十畝田地，又是連着兩年的荒旱，這一家子也是六七口，請想教屠耐貞如何維持下去，這種凶險進攻，屠耐貞就算是一個能幹女子，可是「巧婦難為無米炊」，到了這種地步，也叫她束手無策，正在水盡山窮的地步，有一天蔣鵬飛從外面回來，他已經出去了四五天的功夫，他一進門，屠耐貞就看到他臉上的神色十分高興，滿臉的笑容，到裏面他父母的屋中轉了一週，跟着出來，回到屋中。屠耐貞心中十分懷疑，也跟了進

來，因為從來沒看見過他回到自己家中，有這麼高高興興過。趕到他坐下後，屠耐貞問他這幾天到什麼地方去了？怎麼你這樣扔下家連問都不問？

蔣鵬飛却把面色一整說道：「我守在家中有什麼用？我也是這麼高的一個漢子，看着父母妻子全要挨餓。我有什麼臉面活在世上，我出去想辦法去了，還算運氣不錯，也許是我們桂兒的福分大，竟遇見了好朋友，給我找了一點事作，我練了這幾年功夫，還沒白練，現在用上了，給人家押運貨物，道路並不遠，只講過大散關去就算交差了事，這種事情打着燈籠沒處找去。說着從腰中掏出一包銀兩，放在桌上，向屠耐貞道：「往後你不用愁了，這總够你母子吃喝的。」

屠耐貞道：「你這不成了保暗鏢麼？這可比明鏢危險得多，你可得留神，怎麼這短短的路就賺這些錢來，這倒好，你岳父吃了一輩子鏢行，你這個姑爺竟也投進這一道，我倒是很高興的，這倒是從正道上幹事業，你告訴了老人家了麼？」蔣鵬飛道：「我還沒和父親說呢，我幹着這種正當的事，可是你要一跟他說，又要惹出他一片仁義道德的話來，我聽得全嫌頭疼，回頭你告訴他們吧。」屠耐貞雖然聽着他丈夫所說的話不是作人的道理，只是在這時倒不好打他的高興，因為他長了三十多歲，只有敗家，不行正道，他就沒往家中拿回一串錢來，好容易盼得他也知道去作事業，贍養妻子，何必因為幾句閒話再把他惹惱呢

！，歡歡喜喜過了半宵，第二日蔣鵬飛又早早的出去，屠耐貞癡心妄想，丈夫能够立起志氣，走向正途，那又知道，他竟從泥濘中墜入深淵，再難掙拔，他害了自己，害了全家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回頭已作墓中人！

慧珠和慧娥這姐兒兩個，對於哥哥突然改變了性格不大放心，不想一個人會變化得這麼快，因為家中的日月這樣的不好，哥哥本身並沒受到多大的委曲，他例來是只顧自己，不管別人，一個人吃飽了，一家子不管，他一個去找樂，不管一家子受苦，這不是一天半天的事了，這些年的行爲，就是這樣。他要是受到艱難痛苦，還可以說他是回心轉意，家裏的日月情形不好，一個月裏頭他並沒有過問一句，突然間這麼改變了，在人情上實有些講不下去的地方。慧珠慧娥怎麼想這種情形也覺得不對，但是他姐倆個只有暗地裏猜測。對於父母面前，不肯提，對於嫂嫂面前，也是不肯說出疑心的話。嫂嫂容易有了幾分指望，自己一旁說這種話，豈不教他灰心。

可是這次蔣鵬飛去了十四天的功夫，在一天傍晚的時候，從外面回來，依然是高高興興，他並且不是一個人回來的，還帶着兩個朋友，來到家中，他這家中到現在並沒有用人，什麼事都得自己操作。

屠耐貞盼到丈夫回來，見他帶了朋友來，作妻子的那好不給丈夫作個臉面，只好出來照應一切，論那

種年間，一個良家的少婦，對於丈夫外邊結交的朋友，不是多年的至交，輕易不肯出來相見。這屠耐貞他出身是一個武師之女，任憑怎樣，總有些粗豪放的地方，再加他這丈夫蔣鵬飛，從一進門就告訴他：「我這兩位朋友，就是和我同手共事的人，我的事情，也是他們盡力挑撥我的。一位姓鄧，一位姓杜，他們這二位全是很好的功夫，一身的本領，我這半瓶子醋的能爲，還不全仗着人家嗎？咱得好好的款待人家，別叫我落了包含。更把屠耐貞領出去，和他這兩位朋友引見了。姓鄧的單名一個倫字，這位姓杜的名叫飛龍。」

屠耐貞一看這兩人的神情，像貌，那姓鄧的兇眉惡目，語言粗暴，看着他那種像貌，全教人心驚，那杜飛龍，像貌比較着倒是和善，可是頗露出陰險難鬥的情形，屠耐貞對於他們雖然有這種不避內外的情形，自己處處拘着禮，多一眼不看，多一句不說，但却忙了蔣鵬飛，買酒買肉，連兩個妹妹，全叫出來，幫助他嫂嫂款待來人，他們直鬧到二更過後，這兩人才告辭而去。

蔣鵬飛對這兩入，頗現出十分巴結，十分小心，在屠耐貞眼中看那種情形，心中十分不快，心想着丈夫說是跟人家合夥押運貨物，保護客商，這種事是冠冕堂皇，是好漢作的。就是人家誠心叫你找飯吃，你也是憑本領賺錢，怎麼竟這麼低三下四，既是這樣，你很可以不必往家中招攬，作妻子的是願意看着丈夫



立志向上，你能夠揚眉吐氣，妻子跟着臉上有光，你這種在人家手裏，低首下心的情形，叫妻子跟着難堪，丈夫有權妻子貴，你一個堂堂男子漢，難道不懂嗎？屠耐貞心裏難過，又整忙了這麼半夜，依然是苦在心裏。笑在面上，在蔣鵬飛面前不露一點神色，強顏歡笑，陪着他回到房中安息，向他試探着問在外邊的情形，這鬱倫，和這個杜飛龍究竟是怎麼一種情形，那知蔣鵬飛所答的，十分支吾，頗有些前言不合後語，屢次的用話岔開，不願意提他的事。不過他却是有安慰着屠耐貞，叫屠耐貞不用問外邊的事，只叫他安心的照管家裏，反正憑他一人在外邊去好歹的混去，怎樣也叫你們全家溫飽，不至於再有凍餒之處。

屠耐貞越是聽到他這樣的講法，越起疑心，可是越想盤問，越問不出究竟來，這一來夫妻間又存了隔膜。蔣鵬飛還是不常在家裏住，這日第二天起來，給屠耐貞留下度日的錢，又匆匆走去。這一來屠耐貞想到眼前的情形，真是一桶冷水，從頭澆到底。心似死灰，這疑心一起，她是越想越不對。無論任何人也是一樣，甚麼事不往壞處想，就是有不合理可疑的地方，他只好往好處去推測，處處的原諒，處處的爲別人想。自己處處也覺得坦然，疑心一起，立刻把所有的事想起，屠耐貞在屋中，自己是越想越傷心，越想越可怕，丈夫素日的行爲，已經是不堪救藥，自己總想着是終身的依靠，存着萬分的希望。可是現在細想他的情形，和他所說的話，大約他這次不定在外又勾結了什麼，我們母子定是命裏該當，非要斷送他手內不

可，自己父親是好幾十年的鏢頭，雖則自己在家中是個作女兒的，爹爹是一個正直人，外邊的雜亂情形，輕易不肯和自己講，可是自己也隨着爹爹練了好幾年的功夫，一個人三句話離不開本行，這是習慣成自然，爹爹在教授自己武功時，講着講着武術，未免就想起江湖上的一切，自己見的不多，聽的可很是不少。江湖上是險詐百出，惡作的多是層出不窮，雖然說人不可以貌相，但是大概也能看的出來，他帶到家中的兩個人，鄧倫和杜飛龍，恐非善類，他若是再墮落下去，失身匪人，那不僅是他本身一生的性命斷送，恐怕還有滅門之禍呢，屠耐貞越想越覺得這事是千真萬確，越想前路茫茫，鳳霞桂兒，全這麼點的年歲，公公婆婆全是有今朝沒明日的人，慧珠慧娥姐妹兩個，全這麼大的歲數，還沒有人家，丈夫在外邊作出犯法的事，作出欺天滅理的事來，他一人毀下去，那是自作孽不可活，只是這千斤的重担放在我的肩上，叫我怎樣担呢？爹爹你可把我害苦了，屠耐貞想到眼前的情形，和眼前的事，真有橫刀自刎的心，但是他不能這麼作，兒女牽纏，老爹爹尚在，那能容自己死呢，何況八卦刀屠金榜的女兒，也不能就這麼沒有一點志氣，我倒要看看他，真能把父母妻子同胞的妹妹全這樣的毀到底，屠耐貞想是這麼想，但是傷心已然到了極度，淚是不住的流，女兒鳳霞現在已經是一個很可愛的小姑娘，今年已經十歲了，十分聰慧，頗能了解屠耐貞的一切愁思，他平日隨着祖母去睡，昨晚他父親回來，也會在父親面前坐了很久，那蔣鵬飛任憑他怎樣

心性不正，自甘下流，可是他對於自己親生可愛的子女，骨肉之情，天倫之愛，他和那常人決不差樣的。所以對於妻室，倒有些貌合神離，對於兒女依然是十分疼愛，今早鳳霞姑娘從祖母屋出來，來到他母親屋中，見父親已走，娘坐在那裏，只是哭，她倚到屠耐貞的懷中，勸慰着，但是他不知道屠耐貞倒是因爲什麼哭？可是大致明白，定是爲父親的事，鳳霞見母親仍是不住的哭，她跑出去，悄悄的找他兩個姑姑，叫他兩個姑姑來勸解他娘，慧珠慧娥也正警着一肚子話要和他嫂嫂說呢，見姪女進得屋來，眼角掛着淚，慧珠忙把他摟在懷中，給他擦着眼淚問：「鳳霞，爲什麼哭？敢是娘打你了嗎？」鳳霞抽抽搭搭說道：「姑姑！我沒教娘生氣，他沒打我，我娘坐在屋裏哭着不住，一定是跟父親生氣了，請姑姑勸去，一會兒兒桂兒醒了，又大鬧起來。」慧珠看了慧娥一眼，嘆息了一聲，遂把鳳霞姪女臉上的淚痕擦乾了，向慧娥說道：「我們乘這機會索性和嫂嫂說，我們再忍耐下去，難道說真等大禍臨頭嗎？」慧娥點點頭：她姐倆手挽着姪女一同來到屠耐貞屋中，見嫂嫂淚痕滿面，還在哭着呢，屠耐貞一見兩個妹妹進來，趕緊站起來，把臉上的淚擦去，招呼了聲道：「妹妹你們起來了，這定是鳳霞這孩子去告訴姑姑們，說我這裏難過呢？姑姑請坐下，其實我沒有什麼事，我是想起我老爹爹來，更想起來我死去的母親，一陣傷心起來，鳳霞她勸我，一個小孩子我不願意和他多說，這倒叫妹妹們担心了。」慧珠姑娘聽到嫂嫂這話，咳了一聲道：「

嫂嫂你不用說這沒用話了，家中的事，我們姐倆儘還有什麼不明白，你姑娘的身分而已，不願多說多管，嫂嫂，你和我哥哥是百年的夫婦，現在你不能不說不能不管了！他不成材，不往上進，只會化，不會掙，因此一家人跟他挨餓，那倒沒有什麼，不過嫂嫂我們可不是給你填堵心恐怕將來還有一場大禍，我想嫂嫂你這麼明白的人，不會看不出來吧？昨天晚間他帶來全是什麼人？嫂嫂我們家中雖不是大官大戶，可是中郎驛已經住了數代，敢說是安分守己的人家，例來沒有爲非作惡不法之徒，我們不明白怎麼會出了這樣一個子弟，過去的情形，那還情有可原，現在他要是再作異外的事來，只要失腳下去，再挽回可難了，嫂嫂！你別人可不管你不管你自己嗎？你得想想辦法吧！」屠耐貞被慧珠姑娘用話這一逼迫，已經拭乾了的淚又如泉湧似的流下來，慘然說道：「我怎麼看不出來，可是你叫我有什麼辦法？」慧珠心說道：「嫂嫂，現在顧不得許多，沒辦法，你也得想法子，你和他是夫婦，終身的倚靠，你得問出真性實話來，他倒是在外邊幹了些什麼？他拿到家中的錢是什麼錢？正當事業得來的，他來養活父母，養活妻子，養活他同胞的妹妹，這是他男子應該作的事，我們用不着承他的情，盛他的意，蔣家就是他這一個頂門立戶的人，我們兄妹之間，一向是沒有話可說，不逼迫到十分不得已之時，我們不願問他，嫂嫂你可不能太含怒了，他要把我們一家全害了，我們死不甘心」。這位慧娥姑娘的話是說得斬鋼截鐵。屠耐貞連連點頭，遂說道：

「妹妹說的極是，妹妹我是明白，我可忍耐着，我可決不糊塗，什麼事我都看的出來，可是我一個做女人的，過份的和他針鋒相對，那還怎麼過下去？現在我也顧不得許多，只有和他見個起落了，等他回來，我定然問出他實情，咱們再想出對付的辦法，反正一家子的性命全放在他一人手裏，生死關頭，那還顧得許多，只好弄到那裏全算着吧！」

這時桂兒已然醒了，屠耐貞把他抱起來，放在身上哺乳，慧珠站起來說道：「嫂嫂，咱就這樣辦吧！你可不能要盡自傷心，這一家的千斤重担全在你的身上呢！只難過會有什麼用？父母的面前，千萬別露一字，叫他們知道了，一點事給你辦不到，反給你加了些麻煩」。屠耐貞點點頭，慧珠慧娥走出家去，把鳳霞也帶了走。

屠耐貞在兩個小姑子走後，自己坐在那暗自盤算將來的事，心裏真是愁腸百轉，自己竊想丈夫回來問他在外面的事，他給你說什麼不認賬，你又該如何？夫妻弄到彼此反目，這種天良喪盡，性情下流的人，你逼迫甚得了，他不過棄家一走，你又該如何？自己想到這種情形，倒不敢再往下打算將來的事了，只好暫顧目前，且站且走，臨到那時，遇到什麼辦什麼罷，想到這種情形，自己是只有一橫心，暫時看在兒女的份上，爲他們身上着想，無可如何，拋開一切，洗完了臉，照舊的出來料理家中的事，兩個小姑子慧珠

謹戒，也不再提這件事，全是打點起精神料理家中事。

這些日來，只有蔣守義這老夫婦，能全得着安心靜養，很喜歡兒子蔣鵬飛能夠務正，能夠從比改邪歸正，他怎麼也能够把自己老夫婦打點得入土，那知道這時兒媳和兩個女兒心裏已經苦死了！這一次蔣鵬飛又走出了十幾天，這次回家倒是他一個人來的，形色上頗顯出與往日不同，性情十分暴躁，語言也顯着格外粗魯，屠耐貞看着，格別的驚心，自己暗察着他的神色，似乎他心中有一件什麼事懸擱不下，屠耐貞也不敢問他，他從回到家，也不愛說話，只一頭躲在自己屋中，這次他可沒跟着走，在家中一連住了兩夜，有時候和他說些家常的瑣事，他高興時答誦你兩句，不高興時，一聲不響，屠耐貞每一提到他外面的事，蔣鵬飛立刻忿怒起來，聲色具厲，喝叱着不叫她多說多問，在頭兩次回家時，屠耐貞追問到他外邊作事的情形，他自己說得前言不搭後語時，自家用話遮飾，很帶出羞愧的情形，唯獨這次回來，他簡直不容你開口，不容你過問，屠耐貞稍一干涉及他的事，立時暴怒起來，呻叱着：「一個婦人，多管丈夫外面的事，太不是作婦道的規矩了」他說出這話，就把這位屠耐貞難壞了，自己和小姑子慧珠慧娥已經說定了，無論如何在他這次回來，定要問他個水落石出，絕不能再含糊下去，可是事實上竟不容你那麼作，一個作女人的，遇到這種情形，十分難過，不是身臨其境，局外人看着，沒有不可說的事，沒有不能辦的事，不過臨

到自己本身，就有難言之痛，自己和他總是十幾年的夫婦了，任憑他怎樣不成人，總有夫妻之情，他雖則是不成器，自甘下流，不求上進，但是以往他待自己的情形，並沒有十分薄倖的地方，臨到這時，認定他已經走上歧途，要把一生的事業完全葬送了，父母妻子也要被他牽累，任憑誰也是想着得破出死命去和他爭執一番，無論如何，也得問他個水落石出，但是自己沒拿着他真贓實犯，他這次的回來，又和往日不同，那兩次倒還能和他說話，唯獨這一回，從進門臉上就沒有有一點笑容，自己已經有些提心弔胆，無論說什麼自己是一個婦道，上有公婆，下面有兩個妹妹，丈夫怎樣不好，也不能過份的作出強梁的舉動來，能容自己說話倒可以單刀直入，揀要緊的問他，可是這次始終不容自己開口，難道真就翻臉成仇不顧一切麼，事情輪到自己的身上，這種難處就難對人講了，屠耐真真是苦在心中，兩天來，自己幾乎沒有臉面再見小妹妹慧珠慧娥了，到了第三天晚上，自己心想：我別忍着了，容易他這次在家中多呆了兩夜，我要再把他放走了，我這兩個小姑子面前，還有何顏答對，自己預備着到晚間不再管他急不急，怒不怒，只可硬着頭皮被斧沉舟把事情和他說開了，教他和自己有個交待，打定了主意，到了晚間，女兒鳳霞還是和他祖母去睡，自己把桂兒也打點得睡下了，預備和丈夫蔣鵬飛說這件事，誰知他今夜晚上情形更是格別，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，起立不安，神情非常的浮燥，明露出有什麼事不能安心似的，屠耐真是欲言又止，這等天

色已經是起更以後，因為這是一種外鎮中郎驛，不是大城市，地方上情形大半和鄉鎮一樣，何況他們所住的地方，又是這中郎驛最僻靜的地方，七孔橋這一帶，原本就沒有多少人家，有個十幾戶全是誰也不靠着誰，雖是和驛廩相隔着不過半箭地，差這麼短的一段路，就有城鄉之分，所以他們全是早早歇息，早早的睡覺，就在這時，外面忽然有人叫門，蔣鵬飛乍一聽見叫門的聲音，頗有些驚慌神色，神情上十分恐慌，屠耐貞看到他這種情形，自己終有些疼愛他之心，趕緊就向外走，想去替他答應外面扣門的人，那知蔣鵬飛一把把屠耐貞抓着，喝叱道：「一個女人家，知道來的是什麼人，誰要你多管閒事。」蔣鵬飛跟着出去，可是他到了院中，並沒有出風答應外面的人，直等到外面的人又招呼兩聲，蔣鵬飛似乎已聽出叫門的人是什麼人了，一面向外緊走着，隔門答應道：「是張五爺麼？你老怎麼這時才到。」外面的人只「哼」了一聲，並沒有回答他的話，蔣鵬飛把門開了，把來人讓進院中。隨手又把門關上，屠耐貞被他攔阻着，不致她出去，可是自己更起了疑心，雖然不敢往院中去，可是閃在自己的屋門內，側耳聽着外面的動靜，聽得他兩人往裏走着說話聲音放低了，丈夫對於來人有時竟稱作「首領」，又說什麼事情怎麼樣了「我好担心」呢！來人却談笑自若的，聽他說「小事，這值得擺在心上麼」兩人這一會半語聽不出是什麼意思來，一同走進了前面的那兩間客屋中，屠耐貞聽他們已走進屋去，把自己的屋門推開一些往外看一看，客屋中已



把燈點起來，跟着就聽蔣鵬飛招呼：「把我那壺茶拿來」。這分明是叫自己，從上次他帶到家中的人已令屠耐貞十分不滿，今夜又有人來，已到這班時候，尙要教自己去見陌生的人，可憐他既叫自己去倒茶，你只要不去，他這種性情不管當着人不當着人，就許立時發作起來，給自己一個難堪。屠耐貞心想，我索性去看看這來的又是怎樣人？自己多少可以從中推測出一些情形來，屠耐貞將心一橫，此時是任什麼不顧，遂把蔣鵬飛所泡好的一壺茶送到客屋，這蔣鵬飛還算可以，屠耐貞一進屋他把茶壺和茶碗接過去，向屠耐貞道：「這是我們東家張五爺，妳見過禮，我們還仗着五爺來提拔呢。」屠耐貞只好含糊的招呼了聲，向來人萬福行禮，這人倒很客氣的站起來，招呼了聲：「弟妹不要客氣，我和鵬飛是什麼朋友，什麼事不用託咐，我自能盡心替他辦，弟妹聽妳口音不是這裏人吧？」屠耐貞本待說一句話轉身就走的，這時聽他又向自己敘起閒話來，萬分不悅之下，索性把身形站住，很坦然的答道：「我不是這裏人，我娘家住在陝北，不過我生長長安，所以我說話完全是長安口音了。」這人聽了點了點頭說道：「弟妹你說話這麼嘹亮，鵬飛好好的努力，妳們與家立業，全在你去婦身上了，深夜間來此打擾，太覺着不安了，弟妹妳歇息去吧。」屠耐貞只得答應了一聲，轉身出來，耳中又在聽得丈夫和他又低聲悄語起來。屠耐貞心想：此人看面貌上倒比來的那兩人好得多，只是他們這種情形，總含着鬼祟，這教人太不放心了，自己不便在院中竊聽他們的

說話，回到屋中，等到丈夫把這人打點走，自己再問他，可是蔣鵬飛在客屋中陪著這人說話的聲音，一陣高，一陣低，不知他兩人是商量些什麼事，直到三更後，才把這人送走，趕到蔣鵬飛回轉屋來，臉上是和顏悅色，把他這兩日來暴燥煩悶情形，完全收斂個淨盡，屠耐貞看到他這種神色越發可疑，遂問道：「這張五爺是什麼人？」蔣鵬飛道：「我不是已經告訴你了麼。張五爺是我們的東家，我當著人，不好意思的給你沒面子，你也太不會應酬人了，說話那麼冷淡冷淡，一點親近的意思沒有，幸虧張五爺是個外場人，換一個別人，就許疑心你是討厭人家，你別忘了，那是我的飯東，不懂是我的飯東，我們一家老小，到現在就得說指著人家活着，你可知道，我現在雖然受了窮，我不是窮人家的子弟，我們家雖然不是財主，我蔣鵬飛也算富裏生，富裏長，落到現在，這種情形，我巴結上這麼個財主，避着多大委曲，你說我爲誰，不是爲得你們老的小的麼，你心裏放明白些，現在講不起，就得好好想法子，哄着人家，你可妙財主的脾氣，一惹翻了，我把事情再攔下，一家老小全挨了餓，是那個好受呢？咱們是夫妻不是冤家，誰也別害誰，我安心給你們找豐衣足食，你們可是把我的飯鍋砸了，把我毀不到那兒去，男子漢大丈夫，蹀脚一走，走到天邊也一樣能吃飯，我一切忍耐着，不全爲得是老婆孩子麼？你千萬的聽我的話，他們是不斷往中郎驛來，再若是到了這兒，你好好的打點人家，不叫我落了包涵，我的飯碗子，不只能保住了，准保你們有

享福的日子，你是個很明白的女人，聽不聽由你。」這番話說得屠耐貞好像冷水澆頭，自己幾乎哭出來，可是強忍着，冷笑一聲道：「你的話很對，可是你想巴結財主東家，你自己有本事巴結去，我一個中年的少婦，好歹蔣家也是一個規矩商人，現在日子過毀了，家中沒有人，你的朋友來了，叫我幫着你照應照應，那倒沒甚麼，可是你想叫我作那奴顏婢膝的行爲，我還沒學會呢，你這種話我有好多不明白的地方，什麼叫冷冷淡淡？不冷淡怎麼樣？女人的道理，像我這個出身不大懂的我也講不出什麼來，我爹爹是個粗魯人，保鏢爲業的，那曉得什麼聖賢之道，不過平常人他總知道，作婦女的，不論到了什麼地步，總要把臉面顧住了，烈女節婦，那是家門的德行，平平常常的一個女人，不敢妄想，落那種美名，可是，平常婦人的道理，總可以明白吧？一個陌生的人面前，我若是言語失了檢點，你是作丈夫的，肯饒麼？你想……」

蔣鵬飛擺着手道，「得了，你頂這兒罷，這用不着你跟我講這篇大道理，我是走南闖北的男子漢，比你明白多，我又沒叫你作丟人現眼的事，幹甚麼，跟我說這不三不四的話，我告訴你，咱兩個人沒多少話可講，不論那位東家到我家裏來，你不好好的打點，把人得罪走了，我也不把你怎樣，咱們夫婦算是恩斷義絕，我甩手一走，這份家連老的帶小的，全算交給你，全餓死了那都是你一個人作的孽，沒有我蔣鵬飛的事，咱們一言爲定，再和我說句我可罵了。」他說完這話，解衣上床，歛衽齋齋，章自盡下，屠耐貞聽

到他這番話，自己的心如刀絞，渾身全有些軟了，坐在了凳子上，看着蔣鵬飛的背影，自己真不知怎麼是好了，明看出他這種下流的行爲，變得也太利害，叫自己太害怕了，沒見過一個作文夫的，竟要逼迫他妻子去巴結他的朋友，他是好人家子弟，難道他竟有禽獸的行爲，他把我屠耐貞看作何如人，並且他所結交的這些人，口口聲聲，是東家財主，我的眼不瞎，富商巨賈，是什麼的行爲，這般人一派的江湖氣，我是鏢師的女兒，雖然沒在外面闖過，我爹屠金榜吃了一輩子江湖飯了，我雖然沒親自在外歷練，我可聽的太多了，不只於我個人疑心，兩個小姑子全是閨門少女，全看出道路不對，這可怎樣好？現在翻臉跟他吵，他是一片有理，口口聲聲爲養家爲吃飯，我又沒抓着真正的把柄，我那溺愛不明的婆母，也定要責備我，放着安然的飯不吃，反倒無事生非，難道我就能答應他，這種無恥的要求麼？自己想了又想，咬牙切齒，暗打主張，暗叫着自己，屠耐貞，你是屠金榜的女兒，還有一身武功保護你自己，你難道就沒辦法了麼？好！我破出忍受羞恥着，倒要看個水落石出，究竟他按的是什麼心腸，別人懷的是什麼惡念，到實不可解時，我不是還能料理兩個麼？好歹給我老爹屠金榜保全臉面，保全我屠耐貞的貞操，到那時我連我這小冤家全不留，我親手料理了，我一死也就千事了萬事休，這還有什麼爲難，屠耐貞迴腸九轉，打定了主意，自己算積了心，也不哭，也不再氣，收拾完了，偎着桂兒，也安然睡去，

## 第二章 入歧途家庭伏慘禍

次日天亮蔣鵬飛連一句話沒說，竟自走了，屠耐貞明是聽見他走，裝作沒醒，任憑他走去，這次蔣鵬飛一走，屠耐貞可實在傷心已極，自己認定了他絕不會在外規規矩矩去做事了，所說的話更流露出來一片卑鄙無恥，自己希望已絕，越往後越覺着自己命運算是完全斷送了，個人哭了半晌，直到桂兒醒來，才止住悲聲，把孩子抱起，一邊看這可愛的兒，悲聲說道：「苦命的孩子，你不要儘自哭了，我們的結果，恐怕要完全斷送在你那不成材的爹爹之手。」自己反覆思索，覺得這件事實有意想不到危險，這種不成材子弟，到處皆有，可是他這種下流情形，實不是這種門戶之家子弟做出來的，我現在真是懸在萬惡深淵中，逃不出來死不了，眼前事真叫我沒法子應付了，公爹已竟落了殘廢一樣，婆婆是那樣無能，小姑子全是沒出嫁的女孩子，他們雖然年歲已大，但有許多事依然不能向他們講，自己兒女小，甚麼事更不能指望，在這蔣家，自己成了孤立無倚，連個拿主意的人全沒有，「逆來順受」四個字，我屠耐貞絕不甘心，我難道眼目受死麼？已到了這般地步，我情知再沒有我的生路，可是我屠耐貞就把命交給他們，也得全看清楚。當時屠耐貞算是把心一橫，索性把這件事攔下，不再想他，眼前有這一雙兒女牽纏，自己若是急的病

倒了，風霞年歲略大一點，這可以叫他兩個姑姑照應，桂兒這一點年紀，又把他交付何人，屠耐貞想到眼前這些事，索性梳洗完了，照樣出去操作。

過了六七天光景，這天已到了晚間，家中早早吃過飯，屠耐貞跟慧珠妹妹洗滌碗盥，收拾一切之際，外面忽有人聲叫門，正是蔣鵬飛的聲音，屠耐貞趕緊出去開門，見蔣鵬飛提着許多酒肉菜蔬，後面還跟着兩人，正是那前次來過一個姓杜的，一個姓張的，屠耐貞閃在一旁，蔣鵬飛把手中所提的東西完全遞給屠耐貞，叫他拿到廚房，屠耐貞就知自己脫難來了，他才進門自己那好和他爭執，只好低着頭把所有東西接過來，奔向廚房，小姑子慧珠尙在廚房中收拾着見哥哥回來，自己不敢出來看，只從門縫中偷視，見蔣鵬飛領進兩個人來，嫂嫂提着酒肉菜蔬走進廚房。慧珠道：「他又是帶着人來的，這時沒吃晚飯」。慧珠心事十分忿怒，嘆息着向嫂嫂說道：「他是越鬧越厲害，越怕他交往生人，他是越發的變本加利，嫂嫂都不必再顧忌什麼，遇到了機會只可和他翻臉說一下子，我們這種人家，不能儘自招待這種客人」。屠耐貞嘆息一聲說：「事到如今，再爭執也沒用了，我們要看他終歸鬧到什麼地步，妹妹你幫着我給他們預備吧」！慧珠見嫂嫂這麼說着，也不肯再說什麼，姑嫂二人在廚房中忙着給他們預備酒飯，蔣鵬飛與高彩烈在客屋中陪着那兩個客家談話，屠耐貞和慧珠妹妹把酒飯預備齊整，自己怎好到客屋中伺候去，站在院中

招呼蔣鵬飛出來，告訴他全預備好，請他自己去照料扶侍客人，蔣鵬飛把臉沉着，跟隨來到廚房中，慧珠看見他，招呼了聲：「哥哥，你回來了？」蔣鵬飛只從鼻孔中哼了聲，並沒答話，却扭頭來向屠耐貞道：

「大奶奶，到了什麼地步，你還攔的那一門架子，伸手忙合忙合，那算不了什麼，杜四爺張五爺全是咱們飯東，一家老少指着人家生活，連我全這癡想法子巴結人家，我在外邊做完了回到家來，你們還看着我一個人掙命，居心何忍，跟着到客屋照料照料去，這不是丟人現眼的事，聽見了沒有？」

屠耐貞眉峯緊皺，耐着性說道：「我們一個女人家，做不慣的事，你何必強自逼迫？」蔣鵬飛道：「住口，你又是什麼大官大官人家的千金小姐，一個吃江湖飯的女兒，你什麼陣勢沒見過，別和我姓蔣的裝糊塗，你若誠心和我為難，我當着人一樣給你個沒面子。」屠耐貞對於他這種情形，本不能忍耐的，只是事情沒到了最後關頭上，還要忍耐一步，倒要看清楚了他的心意，和來人的舉動，真到了不得已時，自己和他們落個同歸於盡，也就是了！屠耐貞拿定主意，只好低頭忍受，向他說道：「我們做女人的一個錢不值，由着你辦吧！你頭裏走，把桌椅安置好，我這就去。」蔣鵬飛這才把怒氣略消，點頭說道：「你能明白些我們全家生活，全不至於再困難了，實告訴你，大官大貴沒有，豐衣足食準可以保住了。」屠耐貞低着頭收拾杯筷菜肴，對於他的話只當耳旁風，那還敢細聽。蔣鵬飛走出廚房，慧珠姑娘抬起頭來，看了看

嫂嫂憤然說道：「嫂嫂，我哥哥所說的全是什麼話，難道你就這麼忍受下去麼？」屠耐貞心裏一陣難過，顧自把眼淚忍住，慘然說道：「妹妹你不叫我忍受又該怎樣，遇到這種男人我算認命了。」慧珠姑娘冷笑一聲道：「很好！只要嫂嫂你認命就行，飯菜全弄好」這裏不用我了，說罷氣恨恨走出廚房，屠耐貞望着慧珠的後影慘然落下淚來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妹妹你也恨我了，嫂嫂的心總會讓你看得明白。」這時蔣鵬飛已經在客屋門口招呼催促屠耐貞趕緊把酒菜送過去，屠耐貞答應着，把酒菜等全放在木盤內，送進客屋中，蔣鵬飛將桌椅已經擺好，三人是「品」字式坐下，那個姓杜的坐在上首，那姓張的坐在左邊，蔣鵬飛在右邊陪着，自己端着木盤進來，蔣鵬飛是連接也不接，屠耐貞萬分無奈，來至桌案前，向這兩個東家，略打招呼，把杯筷全放到各人面前，酒菜等全放好，酒壺放在桌邊上，蔣鵬飛瞪了屠耐貞一眼，屠耐貞是神色自然，轉身退了出來，屋中的三人哈哈一笑，屠耐貞也不知是否在笑自己，仍然回到廚房，伺候着他們添菜添飯。

這時客屋中已然暢飲起來，可是蔣鵬飛不時的呼喚屠耐貞，要酒要菜，屠耐貞只好照樣給送進去，但是第二次那個姓張的却把屠耐貞招呼住道：「嫂嫂你別走，我們幾次到你府上招擾，這麼麻煩你，叫我們於心不安，小弟我敬嫂嫂你一杯。」屠耐貞把氣沉住，向這姓張的東家說道：「謝謝張五爺，我歷來不會



飲酒，我們這一家，蒙東家們格外的照顧，我們是萬分感激，款待不週，請杜四爺張五爺原諒！」說着話轉身就走，從眼角中看到蔣鵬飛腿邊微帶着笑容，並現着很得意的神色，屠耐貞走到客屋門，那個姓張的却笑着說道：「嫂嫂你別走，我還有一點事領教？」屠耐貞把身形半轉，偏着臉說道：「五爺還有什麼事？灶上還做着菜，我得去看看呢！」那張五爺却像已經有了幾分酒意，嘻嘻的笑說道：「菜燒壞了不要緊，我的話不說不成，我聽說嫂嫂也很好的功夫，你原來是名鏢師屠金榜之女，實不相瞞，我們弟兄好歹全練過三年五載，怎跟嫂嫂你領教領教！也叫我們學學高招。」屠耐貞只好把身軀轉過來說道：「你說的一些不差，我老爹是保鏢的遠官，吃那行飯已經好幾十年了，我雖然也練過三年五載，不過一個女流練不出什麼來，張五爺的美意，我可實在不敢從命，我從在娘家，還沒和男人動過手呢！現在在蔣家作兒媳婦，那敢那麼隨便。」說到這兒，向蔣鵬飛瞪了一眼，見他手捺着酒盃，兩眼看着杯中連頭也不抬，眼皮不撩。正面那坐着的杜四爺，却發話道：「五弟你今夜可算栽了，嫂嫂是一點面子沒給你，你還有臉在這兒坐着。」那張五爺却說道：「嫂嫂你聽見了？你這麼不賞我一點臉面，叫我太難堪了！我向嫂嫂所求的兩樣，反正你得答應一樣，咱們較量功夫，或是你乾我一杯酒，這兩樣你要全推辭了，叫我怎樣再出這個門呢，來個省事的，我敬嫂嫂一杯吧。」他說着把自己的一杯酒，端起來趕到門口，向屠耐貞面前一遞，神色

上十分輕薄，屠耐貞此時是忍無可忍，一抬手把酒杯打翻在地上，杯中的酒，潑了這張五爺一身，屠耐貞柳眉緊蹙，面色鐵青，厲聲說道：「請你放尊重一些，我們是良善人家的兒女，你把我屠耐貞看作何如人？莫以爲是我們的東家，衣食供養出在你們身上，我全家老小任憑擺治，我們是憑人賺錢，憑本領賺錢，不能把妻女全搭上，你要認清楚了！萬勝鏢局屠金榜的女兒，不是那下流無恥的女人可比，我寧願餓死也不能把道路走錯，你們這樣對付我，難道把我這箇女人看成一錢不值，我丈夫雖然在你們手底下，你們就絲毫不肯爲他稍留臉面麼？」

屠耐貞這番話說完，闖出屋來，把客屋門碎的一碎，緊往後跑來，可是聽得他們竟一陣狂笑，屠耐貞此時已氣炸了肺，跑到自己屋中，想到自己和這惡徒翻臉的時候，那下流丈夫，他竟自連眼皮也不撩，也不看也不管，真想不到他無恥到這般地步，真不知世上會有這種事，這種人。屠耐貞忿怒之下，竟自伸手把牆上的一口劍拔出鞘來，仰天嘆息道：「老爹爹，你把女兒撫養這麼大，自己無兒，想給我找個好丈夫，你到了不能動做時，有這女兒女婿也好做個倚靠，爹爹你害了女兒，害了你自己，你心性太直，信任人太過，不給我打聽明白了，親手把女兒送在火坑裏，如今可完了，竹籃打水，你落了一場空，我可顧不得你了。」屠耐貞是絕不想活着，橫劍就要自刎，但是身後哇的一聲哭了起來：桂兒已然醒轉，他爬了起來

，看着孃拿着寶劍哭着自言自語，小孩子不懂什麼事，把他臂後一摸，哭了起來，在這骨肉連心之下，任憑屠耐貞怎樣心腸狠，也不忍捨然姣兒一死了，把寶劍往地下一扔，一轉身，把桂兒摟在懷中，坐在坑邊上痛哭起來，他正在哭着，風門一開，蔣鵬飛走進屋來，倒竊着手，怒目相視，厲聲喝斥道：「你號喪什麼，你有什麼委屈？」屠耐貞一聽，立刻把桂兒一推，霍然站起，把眼淚拭了拭，咬牙答道：「蔣鵬飛，你是堂堂男子漢，我屠耐貞與你已做了十年恩愛夫妻，我從進了你蔣家門，我自問沒做過錯事，家業好時，跟你們吃兩碗安靜飯，家業不好時，我安貧認命，沒有一字怨言，燒茶做飯，扶侍兒女，伺候公婆，對待小姑子，我有不對的地方，你也只算說。蔣鵬飛，你已養成下流習慣，在外面胡做非爲，我這做妻子的只有良言相勸，絕不敢學那潑婦行爲，我給你生兒養女，做女人的事我沒有比誰走在後頭過，我自問沒有絲毫對不起你，怎麼我們夫妻變成了冤家，你勾引這種狂徒來到家中，當着你面前竟敢這麼侮辱我，蔣鵬飛你可是男子漢，我不明白你安的什麼心腸？難道你打算把你結髮之妻來換飯吃麼？你拍拍良心想一想，不覺慚心麼。」

蔣鵬飛鐵青的面色，厲聲說道：「住口吧，像你這種女人，我又那裏去找，真得給你掛節烈牌，你不用述功，有好處有懷處叫別人說，自己講這些個有何意味，我只問你，客廳中張五爺把你怎樣了，你竟敢

翻臉不認人，閉口罵人，我很知道你這女人跟別的女人不同，你有一身本領，你爹爹是保鏢達官，張五爺敬你一杯酒，那有什麼丟人現眼，你想做貞潔烈女，爲什麼不叫你爹爹養你一輩子，嫁的那門子人，你們這做女人的不思前想後，絲毫不爲我留面子，閉口相罵，你還守婦道？我看我蔣鵬飛一個打點不好，你還許謀害親夫呢，張五爺已然走了，我的飯東是你給得罪的，我算遇的賢良女人，我這來特意謝謝你。這般成全我之意，咱們夫妻恩斷義絕，這個家你就看着辦吧。」屠耐貞不容他說完，咬牙說道：「好蔣鵬飛，你竟說出這樣虧心話來，你有三分人性，不能不知羞恥，當時的情形，你裝瞎看不見，你不嫌虧心麼？那若是把我屠耐貞看做下流女人，蔣鵬飛，我恐怕你落不了好結果。」蔣鵬飛道：「我早看清楚了，我遇到你這種女人，我不會得好，我沒有事做時，你講今比古，擠對做男人的出去找事做，我一心立志，不叫女人看輕了，好容易巴結得倚靠這麼個飯東，你給攪散了，叫我挨了餓，才叫趁心如願，到那時大約你另有打算，我看不必等那時了，現在也是一樣。」屠耐貞道：「你真是喪心病狂，你還要講些什麼，我是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，你發財致富，我們娘兒三個跟你沾光，你混糟了，屠耐貞跟你去要飯，我認了命，可是你得行正道，做人事，你這種行爲，人容天也不容，你在外倒是幹的什麼事，今夜你得給我講個明白？」

蔣鵬飛道：「做什麼事也要養家肥己，管你們吃，管你們喝，殺人放火，我一個人去頂着，連累不上

姓屠的姑奶奶，你管得着我麼。」屠耐貞道：「我們不能吃賊食，餓死認命。」蔣鵬飛冷笑一聲道：「我沒有那麼些費話和你講，咱們就頂這，恩斷義絕，這個家我算不要了。蔣鵬飛有命有本事混個樣兒回來給你，挨了刀，要了飯，絕不連累你，蔣大爺走了。」屠耐貞一縱身，竄到門口，臂胸一拉，把他抓住說道：「蔣鵬飛，你好狠心腸，我屠耐貞和你恩斷義絕，桂兒，鳳霞，你把他交給誰？是不是你的骨血？」蔣鵬飛道：「你趕快撒手，別找難看，我如今死活還不定，我還管的了他們麼。」屠耐貞厲聲道：「這個話你跟我講不行，你跟我後面去見爹娘，說清楚了任憑你走。」蔣鵬飛雙眉一挑，瞪眼說道：「蔣大爺的事，誰也管不了，你鬆不鬆手？」屠耐貞道：「我想今夜叫我把我交待個地方。」蔣鵬飛道：「好兇的女人，你撒手吧。」他此時竟絲毫不再顧及夫妻之情，一拳正搗在屠耐貞的胸口上。屠耐貞哎喲一聲，往後倒去。那蔣鵬飛冷笑一聲道：「你等着我的，早晚叫你認識蔣大爺。」桂兒在坑上吓的一個勁兒哭，這蔣鵬飛不知是怎麼鬼使神差，他的性情心腸到今日今時更變毀了，從前他不行正道，胡做非為，他對於妻子面前還知道慚愧，對於屠耐貞尚還知道好言安慰，說些假話來哄騙他，對於桂兒，鳳霞兩個孩子，他十分疼愛，所以屠耐貞看到那樣情形，認為他天性並未完全消滅，總想着他有敗子回頭之日，所以任憑慧珠慧娥兩個小姑子，怎樣譏諷自己，總不肯和他翻臉。今夜蔣鵬飛把屠耐貞打倒地上，各人的愛子那們哭，叫他的心連動也不動，一直走出大門，揚長

而去，那慧娥慧珠姊妹兩個，雖然不肯出來，但是對於前院的事，那就放心得下，在後院屏門前，不住的張望，偷聽，一切情形聽了個清清楚楚，見哥哥已走，客屋裏那兩個惡徒，是早已走去了，聽不見嫂嫂聲音，小侄子桂兒哭的全差了聲，姊妹兩個再不能忍下去，還不敢驚動了已竟睡下了的爹娘，輕輕把門開了，姊妹兩個慌慌張張趕到嫂嫂屋中，屠耐貞因為急怒過度，胸口被他打傷，這半晌的工夫，依然沒有醒轉，慧娥趕緊過去把桂兒抱起來，慧珠連連呼喚嫂嫂醒來，叫了一陣，屠耐貞哎喲了聲，哭出聲來，慧娥把嫂嫂扶起來，屠耐貞睜眼看了看，招呼了一聲：「妹妹」險些兒又暈了過去，慧娥摸着嫂嫂哭着說道：「嫂嫂你要明白，無論怎樣，你得看在桂兒，鳳霞身上，不要儘自難過，你不是懦弱無能的女人，你是能阻當事的，嫂嫂你別難過了，吓着桂兒不更糟了麼？」屠耐貞嘆息一聲，扶了慧娥一把，站了起來，坐到坑邊，慧娥也坐下，屠耐貞道：「二位妹妹，我到現在一切全明白了，可是一切全完了，過去我這癡心妄想，他有心回心轉意之時，妹妹咱們怎樣再活下去，他算毀了，任憑神仙出來，也把他心變不過來了。」慧娥道：「家門無德，該着丟人現眼，」屠耐貞搖搖頭道：「我看不儘丟人現眼，只怕還有一場橫禍。」慧珠道：「那也只好聽天由命，叫我們姊妹們又有什麼辦法，嫂嫂他不是走了麼，他走了很好，我們也不願意他再有這個家了，他變了狼心狗肺，什麼不要臉事全能做出來，他能逼你做下流事，還會拿我們當人麼？但盼他

從此把我們忘掉，嫂嫂你爲這兩個孩子，只好活下去，你活着沒有意味了，你身上掉下的肉，交給誰？嫂嫂你緩兩天，帶着桂兒，鳳霞，到你娘家住些時，老鏢頭總算還能養活的了你們，後面有他們兩位老人家，我們姊妹兩個只好豁出給人家做些針線活，把那幾畝荒地賣出去，多換些糧食，我們低頭忍受，二位老人家，一個是已竟殘廢，一個是軟弱無能，日月再不好，也不會長久活下去，他既養了我們兩個女兒，我們把他打發的埋到土裏，就算是做女兒的心盡到，姓蔣的無德，我們姊妹兩個命苦，自己知道命該如此，往後的事也就不用了，那就全好辦了。事到如今，嫂嫂你想不這樣辦，還有什麼辦法，你疼了我們一場，現在你可別害我們，你若起別的念頭，你可知我們兩人全是姑娘，兩個孩子我們怎能撫養，嫂嫂你是明白人，還用多說麼？」屠耐貞此時真是肝腸寸斷，拉住慧珠的手，把桂兒攬在懷中，哄着向兩個妹妹說道：「我現在還能講些什麼，我有萬語千言，也無法出口了，妹妹們不用囑咐我，論情形，我是一時不能活，按妹妹說的話，我看那一面也不能死，只好忝顏活下去吧。妹妹你想，我們雖然精明強幹，終是女流，往後的日月只怕不易過下去了。」慧娥道：「先不用憂慮那麼長，只管眼前，咱們活一時算一時好不好？」屠耐貞點點頭，長嘆一聲道：「咱們混到那兒算那兒了。」這蔣鵬飛家中，父母兄妹，妻子，好好的一个人家，爲他一人甘心下流，走入歧途，執迷不悟，竟把這家門中籠罩起一層愁雲慘霧，更像那狂風暴雨已

在眼前一般，這一家眼看着要遭到人世間最慘慘的境地，現在這種淒涼景況，還算不得什麼呢。

屠耐貞被兩位妹妹勸着，自己那肯聽他們的話，帶着兒女回轉娘家，拋下他們不管，於心何忍！只好強打着精神，來維持這破碎家庭，雖然是家中沒有多少錢了，但是過着鄉下日月，粗茶淡飯，暫時尙還能將就着過活，一恍的工夫，又是半月光景，這時正是個暑熱天氣，這天晚間，後面蔣守義老夫婦早早睡下，桂兒鳳霞也全睡着了，天氣熱，屠耐貞心裏煩燥，睡不着，在院中納涼，慧珠也湊了過來，和嫂嫂做伴兒，說着家常事，慧娥是跟在女鳳霞也歇息了，慧珠向嫂嫂屠耐貞道：「你看今夜星斗多麼密，大約明天又該熱了。」屠耐貞抬頭望着天空，口中答應着，看到銀河耿耿，雙星燦燦，屠耐貞想到自己遇人明算，蔣鵬飛一怒走後，再也不肯回來，自己真是忍辱偷生，爲了這兩個冤家，只好是甘受折磨，今生今世不是沒有出頭之日了，想到自己的事，如同熱油澆心，再也忍耐不下去，「咳！」的嘆息一聲，站了起來，扭轉頭去，裝着找扇子，把眼角淚痕拭去，那聰明伶俐的慧珠姑娘，雖沒看見嫂嫂落淚，聽到他嘆息之聲，已知道又勾起嫂嫂之傷心，忙的招呼道：「嫂嫂你看這些日子涼快多了，你不要胡思亂想的，個人好好的拉扯這兩個孩子，他們長大了，你不就得了麼？」屠耐貞道：「妹妹，我現在全想開了，給他倆活一時算一時，自己勸着自己，儘往窄處想，一天也不能活下去。」慧珠道：「你爲兩個孩子，爲我們姊兩



個，及兩位老父母身上，咱們好歹的先過活下去，那時實在支持不了，那也就沒法子了，嫂嫂你看我的面上吧，不必難過才是。」屠耐貞方要答話，忽然衙門拍拍連響了兩聲，這姊兩個全是一驚！他們可全認爲是蔣鵬飛又回來了，屠耐貞此時簡直是沒有主意了，自己也不知是給他開門好，是不再理他好？慧珠姑娘心疼嫂嫂遭遇的過分難堪，自己不得不給他們夫婦兩人把這個僵局打開，遂站了起來，向屠耐貞說道：「他還有家，他還有臉回來，嫂嫂你不用理他，倒要看他拿什麼話見我們，我給他開門去。」

這種情形，各懷着一個心腸，慧珠姑娘認爲這個下流哥哥無情無義，不念父母養育之恩，不念夫婦之情，不念兄妹之義，自己也不願意答理他。所以只管往大門那裏走，也沒出聲問。外面叫門的也是只拍門，不發話，慧珠姑娘一肚子怒氣，把大門開了，轉身就往裏走，外面的人已然走進來，回身把門關上，慧珠姑娘想着，自己一個女孩子家，不參與家中事，任憑他夫妻去吵鬧，反正這不成材的哥哥，他既肯又回來，他定然還有懷念他老婆孩子之意，遂低頭緊走，奔後院屏門。這時這院中可十分黑暗，忽聽得背後這人說道：「原來是蔣大妹妹，讓你受累了，我鵬飛兄弟呢？」慧珠姑娘聽得說話聲音，原本是很熱的天氣，給哥哥開門，心裏忿怒的身上全見了汗，此時如同一桶冷水從頭頂澆到腳跟，吓的轉身說道：「是誰？」屠耐貞原本坐在小凳兒上，想着丈夫回來的情形，自己也不便理他，正低頭落着淚，也驚得站了起

來，說話的是那蕩蕩狂狂姓張的，他此時忽然醒來，真叫人不知是怎樣好了，屠耐貞就知道情形不好，咬牙切齒迎上前來，厲聲說道：「姓張的，蔣鵬飛不在家中，你黑夜闖來有什麼事？你要找他外邊去找，我們這個家裏算沒有這麼個人了，他也親自說出，不再管我們了，你趕緊請，這家中不便招待。」這個張五爺聽了屠耐貞這番嚴詞峻拒的話，竟自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嫂嫂你這是怎麼說話，我是一番好意，前來給你們夫婦來解合，張五爺是成人之美，我那天酒後無德，醉言醉語的得罪了嫂嫂，更叫你們恩愛夫妻變臉吵架，做朋友的事怎麼想怎麼對不住你們，我們哥幾個一處湊合，如同親弟兄一樣，我們費了萬語千言，才把鵬飛勸的同心轉意，他頭裏回來的，我在路上遇見別的朋友，多說了兩句話，叫他先回來的，怎麼我叫門他竟不給我開門，嫂嫂你又說出這種話來，把我們這片心血，全埋沒了。我知道那天晚上的事，還是放不過去，得了，嫂嫂我給你賠禮，這總可以了吧？嫂嫂你放心，今夜我準保交你一個順情順理的丈夫，那時你就知道我是好人了。」

屠耐貞惡狠狠的一口向他唾去道：「姓張的，你把屠耐貞看成何許人？我丈夫在家時，你敢當着他欺負我，如今他棄家遠走，你還敢找上門來，你真是把我們看成綿羊一般，你趁早給我滾！敢在我面前再多說一句話，我若不敢把你剝了，我就不是屠金榜的女兒了。」那惡徒依然是嘻嘻冷笑道：「嫂嫂你也吃醉

了，你怎麼這麼不給我姓張的稍留臉面，別胡鬧了，官還不打送禮的，我給你夫婦合好來的，你怎麼這樣對待我，大熱的天，爲你嫂嫂跑了我一身汗，你快給我沏一壺茶，我等他一會兒，他定要回來的，嫂嫂和你說的全是好話，你不要冤枉好人了。」他說着就往前湊，伸手就要拉地上放的矮凳，屠耐貞喝聲：「禽獸，你欺人太甚！」伏身把那矮凳抓起，照着這張五砸去。張五一斜身，肩頭上被這矮凳腿掃了一下，摔在地上，矮凳已然摔散了，這張五哈哈一笑道：「莫怪鵬飛說你是個難纏的女人，趕情你仗着手底下練過三年五載的工夫，竟敢任意動手傷人，嫂嫂你這麼辦，可要自我吃虧，張五爺吃軟不吃硬的，你越是這樣，我倒要看看嫂嫂你究竟有多大本領，敢這麼任意動手傷人，嫂嫂你大概不知張五爺是怎麼個來頭吧？趁早坐在那，好好的跟張五爺講話，沒有你的虧吃，你不要把我看輕了，我有叫你生叫你死之力，你好好對付五爺，我能叫你丈夫跟你合好如初，我能叫嫂嫂你插金帶玉，穿綢緞，吃好的，穿好的，享人間福，不受人間罪，你這樣對待我，我能叫你全家全死在五爺手心裏，難倒你不信麼？」屠耐貞聽到這番話，那還能再容忍，怒叱了聲：「你真是衣冠禽獸，可惜這張人皮叫你披來。」屠耐貞猛然往前一縱身，撲打過去，持掌就打，那張五冷笑一聲，腕子往下一翻，向屠耐貞的脈上便劈，這時屠耐貞赤手空拳，已顧不得一切，手腕往回下一撤，立刻左掌翻出，向張五的右脅上便打，張五往右一甩肩頭，他的左腳順地上一

滑，往屋耐貞變腿上掃來。屋耐貞縱身閃避，那張五身形隨轉，身手上還是十分矯捷，他竟猛撲過來，左腳一點地，右足飛起，向屋耐貞的背上踹來，可是後院屏的那邊，有人大喊了聲，「有賊」跟着這喊聲，一隻小木凳從暗影中飛過來，正奔他右腿膝蓋上過來，張五爺沒想到，他家中竟還有人敢暗中動手，他忙的身形往後一撤，被這小木凳又把膝上掃了一下，憤怒之餘，一縱身竄上房，向下招呼道：「嫂嫂，你等着吧，到現在你還不知道張五爺是何如人？我姓張名璧，人稱飛天虎，剛中五弟兄有我五爺這一號，慢說你這麼個女人，連你家中這兩個丫頭，以及江湖上成名的人物，張五爺要想動他，也不會叫他逃出手去，你敢跟張五爺這麼無情無義，惹得我性起，我叫你全家老小雞犬不留，蔣鵬飛也是我們好弟兄，他不知道替我們効力，我不忍還下毒手，我再讓你這一次，叫你也思索思索，回心轉意，是你們的福田，嫂嫂就憑手底下那兩下子，我就認爲你不成，五爺走了，咱們過兩天見。屋耐貞已經闖進屋中，把寶劍抓出來，但桂兒已醒了，他不住哭，屋耐貞本想和這惡徒以死相拚，可是既知他已經退向房上，自己因慧珠妹妹之嘆中這一木凳，觸怒了匪徒，恐怕他也遭了毒手，略一遲疑，這飛天虎張璧，已經暗影中退去，慧珠這一嘆後面的慧娥妹妹和鳳霞女兒，全已驚醒，蔣守義老夫婦有年歲的人，睡覺全輕，蔣守義是不能行動的人，陳氏也只是隔着屋中招呼慧珠，不敢出來，慧娥更是駭怕，摟着鳳霞一個勁兒的哆嗦，這時屋耐貞聽到後

面的呼聲，趕緊跑到屏門前，見慧珠伏在屏門上只是哭。屠耐貞把他拉出屏門外，低聲說道：「妹妹你先不要胡鬧，事情還不定怎麼樣，何必自行先鬧得馬仰人翻，對於事情上一點利益沒有，你還是趕緊的把老太太安慰住了，就告訴他，貓在房上，把瓦登下來，疑惑有了賊人，故而喊嚷是賊，慧珠點點頭，屠耐貞告訴他，你把他們安慰住了，你還是趕緊出來，我有話和你商量。」慧珠道：「嫂嫂你快把衙門關好，我這就來。」屠耐貞把衙門關好之後，趕緊回到屋中，把寶劍放在桌上，哄着桂兒，叫他仍行睡下，工夫不大，慧珠又從裏邊出來，來到屋中，屠耐貞向他擺擺手，叫他到院中等候，別看慧珠已經這麼大的姑娘，但是他那見過這種事，此時已是玉容慘淡，面上連血色全沒有，他那還敢到院中去，不佳的用衣衫拭着淚，屠耐貞着心性把桂兒哄睡着了，這才站起來，拉着慧珠的手，來到院中，慧娥也從後院出來，看這姑嫂的情形，十分可疑，湊到近前說道：「嫂嫂倒是怎麼回事，可是真有了賊人了麼，屠耐貞道：「妹妹你找個凳子坐下，聽我告訴你。」慧娥聽到嫂嫂的話，知道這其中定有緣故，遂也找了個矮凳，坐在一旁。屠耐貞說道：「慧娥妹妹，咱們的禍事到了，這次也就是我姐妹出頭之日，這其中說不定就是你那無義哥哥他換了狼心狗肺，把匪徒打發到家中，想要作那傷天害理的事，現在我前後思索了一番，我實不能再含糊的話下去，這是天不叫我活這條命，我也只好認了命吧，不過我嫂嫂已經是半老的婦人，我和我老爹爹練過三

年五歲，我是安心跟他們拚了，死活我只這一條命，我不顧惜了，嫁夫如此，我自己的命就算到家了，桂兒這一點年歲，我多咎才能把他巴結大了，我想開了，人世上沒有不散的筵席，終歸是脫不過一個死去，我何必再留下去，妹妹們，你們尙是閨門少女，不必跟着牽連這些事，我遇上這種禽獸丈夫，好在他下手只是想毀我一人，我索性叫他趁心如願，這匪徒已經報出姓名，他叫飛天虎張璧，妹妹你們是個規矩買賣人家的姑娘，耳朵裏聽不到這些事情，那關中五弟兄，我可有個耳聞，因為我爹爹是幹鏢行的，和這一類人頗爲接近，這飛天虎張璧我還沒聽到過有這麼個名字，可是這關中五惡，人所盡知，是這一帶的江洋大盜，並且成羣結幫，明搶暗奪，他們是無惡不作。我厝耐貞不幸，遇到這種下流的男人，他更投身在匪幫中，更想把妻子出賣，我逃不出他們手去了，可是妹妹你們放心，嫂嫂出身不是什麼官宦大家的小姐，我不過是一個江湖保鏢的女兒，可是我爹爹是一個硬錚錚的漢子，在鏢行吃了一生，遍地全是朋友，老頭子一生沒掙到別的，就是到處受人敬仰，只生了我這麼一個女兒，雖說他老人家自己作了錯事，把我嫁了這樣個丈夫，可是我也不能養老送終，盡了我作女兒的心，如今遇到這種非常事，妹妹你們的去處，我自有一番打算，我一身的事，只要解決了，往後不論如何，也不至再有禍事了。妹妹你們也得認命，二位老人家，只好由妹妹們支持着，把他們養老送終，可是你們姐兒兩個也得明白，他們老夫婦也不會再多活下去，一

個已經是半死的人，婆母他更是懦弱無能，兒子走了，兒媳婦身遭慘禍，剩下一門孤弱，他們還會活下去麼？事情逼迫到這兒，妹妹們只好往開處想，你們千萬別和我作一樣的打算，你們還是閨中少女，此不得我這半老婦人，你們要匪徒動了一手指，再死也不乾淨了，我打算叫你們明天一早把我這兩個冤家帶着投奔殷家集，暫時倚靠殷志謙老伯，也不必跟他們說這種丟人現眼，連姓蔣的祖宗臉面全喪盡的事，只告訴殷老伯，因為父親病體纏綿，過於苦惱，現在由我送他們到長安去醫治，只剩下你們姐妹倆沒人照應，所以投奔到殷老伯來，暫時在他那裏住些日，我想這麼說，殷老伯和父親是多年世交，總不會不好好收留你們，現在只有這麼辦，妹妹你們想，你們若是不走，留在家中，眼前這場大禍，把你們姐兒倆個的命饒上，不也是於事無濟麼？」慧珠和慧娥聽了這番話，慘然說道：「嫂嫂你把事情也不可看滯了，依我們說，要走大家一同走，我爹爹雖沒有多少朋友，可是像長安一帶，所有的行商，差不多都和爹爹有交情，索性咱們全家離開中郎驛，把這場大禍脫過去，將來再回來，嫂嫂你爲我們姐倆個還是忍耐一些吧！」屠耐貞慘然說道：「傻妹妹你們這種想法，實不能那麼辦了。現在我這萬惡的丈夫，他安心把我賣掉，我走到那裏不易逃出他手去，那個匪徒已經親口說出，他們是關中五惡，他們在這一帶，擾亂多年，官家全奈何他們不得，他們既具這種惡念，何況今夜我已經和他翻了臉，他定要把你這苦命嫂嫂得到手中，才肯甘心

，真若是能走的話，我很可以投奔我爹爹那裏，他老人家是可以保護我，只是妹妹們想，我爹爹偌大年紀，我這作女兒的出嫁到中郎驛，不能盡一點孝心，如今自信命苦，遇到這種不良的丈夫，我再把這傷心事，擺到老爹面前，我於心何忍，現在我已經鐵了心，任憑賊人把我怎樣，我自己的罪孽，我自己去受，我不能連累我爹爹了，妹妹們，依着嫂嫂的辦法，天亮後趕緊的走吧。」慧珠拉着了屠耐貞的手，悵悵說道：「嫂嫂你不必爲難，我也看出來了，這是姓蔣的家門無德，出了這種敗壞家風的子弟，鬧到現在這種情形，我算看透了，我們這一家人到這時算完，嫂嫂你是外姓人，遇到這種丈夫，自己認命，不肯說一句怨言，我們姐兒倆個，跟他是一奶同胞的兄妹，臨到我們頭上，跟着遭了橫禍，我們是命裏該當，不過本身遭到這種事，嫂嫂你這些年也看出來，我們姐妹兩個雖稱不起是千金小姐，不過我們准能守女兒的本分，多一步不敢走，多一句不敢說，我沒念過書，沒看過烈女傳，我們只知道守女兒家的規矩，我們從小長起來，敢說是沒作過一點悖情悖理的事，現在家中居然發生這種人倫慘變，我們認爲這是前生的事，現在是死生各聽天命，我們姐兒倆個死在姓蔣的門中，一家全毀在匪人手中，那算命裏該當，我們那兒亦不去了。」說完了這話，還姐兒兩個竟哭起來，屠耐貞的心意，實想着把這兩個傷心愛的小姑子，把他們救出去，保全她們清白的女兒身，自己心中如同刀絞，本不能再解勸人，不過個人打算好，要作出平常女子



不能作的事，竭力的抑制自己的悲憤，軟語溫言，百般勸慰，只是這兩個小姑子，亦是天生烈性，傷心胞兄蔣鵬飛不念父母養育之恩，不念夫妻恩愛之情，不顧父子天倫之愛，不念同胞兄妹之義，一個良家子弟，變成了禽獸的心腸，遇到這種哥哥，再活下去還有什麼意味，所以也鐵了心，不肯離開家中。這姑嫂三人，哭一陣，說一陣，四處的鷄聲報曉，天也就快亮了，露水沾衣，身上全是潮溼的，滿不覺得了。屋中的桂兒醒來，他哭起來，找他娘。屠耐貞長嘆一聲，站了起來，向兩個小姑子說道：「妹妹們這樣不體諒嫂嫂的心，叫我可沒有法子了，禍已臨頭，我只有一身兩手，叫我顧的了誰，妹妹們，回到屋中，還是自己想想，能保全還是躲避爲是。」慧娥說道：「嫂嫂你得原諒妹妹們，我們的心對得起你，咱們任什麼不必說了。」桂兒哭得厲害，屠耐貞只好走進屋中，慧珠慧娥亦回轉後面。屠耐貞哄着桂兒，略憩息片刻，反倒強打着精神，照樣的起來，梳洗收拾，好似把夜間的事全忘掉，到後面看了看翁姑，見公爹還是喜喜歡歡的問長問短，婆母也和自己商量這開門七件事，屠耐貞痛心到極點，見公婆這樣越發的難過，心想作父母的盡兒一場，他不圖上進，不行正道，胡作非爲，總還有敗子回頭之日，他只要回心轉意，作老人家的，總可以落個好收緣結果，這真是姓蔣的無德，兒子變成這樣，無法挽救，只怕你們這老夫婦死無葬身之地了。像這老夫婦，一生沒作過惡事，怎樣會落到這個結果，這真把人恨死，這真是問天天不語，喚地地

無聲，大數臨頭，我這作兒媳的雖有心保全你們老夫婦，但是我自身全不能保，我可顧不你們了！屠耐貞心中一轉念這些事，再不能和公婆說那些家常事了。假說自己頭痛，趕緊退出屋來，又到慧珠慧娥屋中，兩個妹妹每天起的最早，今天頂現在竟自沒出屋，門也沒關，屠耐貞進得屋來，見鳳霞女兒自己正在穿衣服，可是眼毛上拭著淚珠，慧珠慧娥全是原身的衣服，躺在那兒，面朝着牆，好似睡着，可是肩頭一動一動的，鳳霞抬起頭招呼道：「娘！姑姑全哭呢！娘快勸勸她們吧！」屠耐貞啞了一聲道：「他們心裏不痛快，叫她們多哭一會兒就好了，下地跟我走，我給你梳洗收拾去。」鳳霞莫明其妙，趕緊下了地，屠耐貞領着他回到自己屋中，今天反倒很仔細的，給鳳霞梳完了兩個歪辮兒，鮮紅的頭繩兒，襯着黑頭髮，分外的好看，鳳霞已經十一歲，正是小女孩子鮮豔的時候，這一梳洗完畢，細白的兩頰，天然的紅潤，兩隻大眼睛，襯着長睫毛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如同一泓秋水，唇若丹朱，腮邊兩個小酒渦兒，越顯得秀麗可愛，梳洗完了，屠耐貞把鳳霞的臉兒，撥的仰起來道：「娘看看你。」屠耐貞看到愛女，這種鮮豔，天真，自傲心腸不是錢的，那還忍的住，痛淚直流，把個鳳霞吓的忙問：「娘你爲什麼又哭。」屠耐貞那邊說的出話來，把鳳霞摟在懷中，哭了起來，這一來桂兒在炕上亦大哭起來。這一家被愁雲慘霧籠罩着，只有那蔣守義老夫婦尚在夢中，那又知道一場慘禍已在目前。

屠耐貞哭了一陣，念到單捨不得愛子愛女，又該如何？自己趕緊立斂悲哀，把鳳霞桂兒全哄好了，自己更親自到小姑子屋中，把兩個妹妹招呼起來道：「妹妹們幫着我做早飯，該着什麼辦什麼，現在哭死也沒用，咱們想開些吧！」慧珠慧娥全坐起來，看了看嫂嫂，恨聲說道：「嫂嫂你好狠的心腸。」屠耐貞道：「事到臨頭，我不強掙扎着，難道坐在屋裏等死麼？」慧珠慧娥冷笑了一聲道：「好，咱就這麼辦。」這姐兒倆個，略事收拾，跟着嫂嫂到廚房，把早飯做得，打點着二位老人家合兩個孩子吃過飯之後，這姑嫂三人，誰還嚙得下去，在午後沒事的時候，慧珠慧娥在自己屋中，反倒高高興興的把身上的衣服滿換了乾淨的，並且把中衣合上身的小衣裳，特別的紮縛緊湊，不施脂粉，把頭臉都收拾乾淨，屠耐貞倒時時提防她們姐妹倆人一個想不開，行了短見，不時的到她們屋中去察看，見她姐妹倆個收拾的這麼俐落，自己故意的向她們倆人問道：「你們姐兒倆個，倒還有這麼些閒心，收拾的倒這麼乾淨啊！」慧珠冷笑一聲道：「我們心是清白的，人是清白的，乾乾淨淨來的，我們預備着乾乾淨淨走不好麼？」屠耐貞慘然答道：「很好，這才對呢，我願意妹妹們事事全明白，可是你們把心放穩了，事情不到臨頭，可不准你倆人早作別的打算。」慧娥答道：「嫂嫂你放心，我倒要看看我這親胞兄，他把我們毀到怎樣地步，不看明白了，我們死不瞑目。」屠耐貞點點頭道：「妹妹可要口應心，咱就這樣吧，我歷來作事謹慎，我跟我老爹爹好

交練了十年的武功，不過我不敢自信，更兼對頭人又是綠林中出名的人物，我所以不敢保準怎麼樣，編纂倘若發作，妹妹們千萬不要慌張，這個嫂嫂還要憑我一身的本領，和他們作最後的一拚，萬一蒼天見憐，我們或者亦許保全了一家的性命，實在不成了，那可沒有法子，我拿我這條命報答我那好丈夫，你們姐兒倆個死後冤魂不散，去找你那喪心病狂的哥哥，問問他一家人跟他有何冤何仇，害得全家毀在他一人之手，妹妹們想，應該這麼辦吧？」慧珠慧娥全點點頭，屠耐貞把倆個小姑子安撫着了，這才回到前院，自己亦收拾了一番，把個人不願意叫人看的，完全用火焚化，把自己僅有的一點積蓄，裹了一個很小的包兒，帶在身上，寶劍預備在手下，但是自己看到這把劍，不禁有些自餒，這並不是屠耐貞沒有勇氣，任憑手底下有些功夫，終歸是個女流，何況關中五惡，若果然傾巢而出，自己狐掌難鳴，就是拚命的和他們動手，恐怕也難逃出這般惡魔之手了。屠耐貞把一切收拾好了，一個人沒有不惜命的，何況他還有老父和子女牽連着，天色晚一時，他心裏加重一分難過，但是到了這種情況下，也就無可如何了。趕到晚飯之後，屠耐貞雖然說能担當事，但是遇到這種生死關頭，也不由的一陣陣心慌意亂，到後面看了看老夫婦，也早早的歇息下，慧珠慧娥兩個妹妹，全在後面，也全是愁眉不展，不知這場大禍是否就在今夜降臨，可是直到了二更過後，沒有一點動靜，屠耐貞想着，或許能脫過這步劫難，倘能少緩時日，或者能容自己另謀對付之

策，那就是我屠耐貞之福了，遂又到後面囑咐兩個妹妹，和鳳霞，好好歇息，大略今夜不致有什麼事了，既或有什麼動靜，你們一個姑娘人家，不找到頭上，千萬不必多管。慧珠慧娥答應着，屠耐貞出來，慧娥把門掩閉，收拾歇息，天氣熱，那好就睡着了，門雖然關了，在這種外鎮鄉下的地方，房屋的裝修，大多數沒有城市那種設備，天氣熱的時候，並沒有紗窗，只把紙窗支起，爲得屋中稍微涼爽，慧珠大兩歲，心裏盤算着過去和未來，那裏睡的着，慧娥也就是剛一迷離，鳳霞已經睡着了，耳中突聽得房上有了響聲，姐妹兩個心裏全招着事，霍然驚醒，全起身坐起，忽然院中有腳步的聲音，慧珠慧娥全是合衣而臥，心驚胆戰的把鞋穿上，慧娥跑到屋門口，從門縫張望，慧珠却到了窗前，隔着紙窗就往外張望，立刻吓得幾乎堆在那兒。

### 第三章 屠耐貞殺女全血胤

慧珠姑娘在張望時從房上已經跳下兩個匪徒來，全是短衣襟的打扮，背後續着兵刃，這兩入內中就有一個到這裏來過，就是那姓聾的，哥哥會招呼他作聾七爺，那一個年紀有三十多歲，相貌長的非常凶狠，這兩個匪徒，在院中略一張望，一個奔走爹孃那屋中，一個奔窗前去，慧珠一看這可完了，把我們堵在

屋中，那還會不瞑目受死麼！這沒有幾點惡毒的功夫，因為紙窗往裏支起，那匪徒竟用腿大已梯，一縱身已登到窗台上，手攀着窗口，忽然開他往裏一探身，手中似乎拿出一件什麼東西來，就見他往窗口裏一幌，一片火星子，立刻把一個火摺子幌着，慧珠咬牙切齒，想到再遲延片刻，他只要進屋，我們姐妹非落在他手中不可，慧珠在情急之下，身旁正有一個銅臉盆，一個人在拚死的時候，能够生出平日沒有的力量來，這就跟俗語說「一人拚命，萬夫難當。」慧珠是一個閨中少女，叫他怎樣拚命，可絕沒有那樣本領，但是他這猛然一臉盆砸去，那匪徒是關中五惡劍子手鄧倫，他一來是已知道蔣鵬飛家中，除了屠耐貞手底下會些功夫，其餘的全是老弱無能，他就沒把他們放在心中，更兼從黑暗中火摺子乍一晃着了，眼前也是看不真切，慧珠這一臉盆，竟把他砸下窗台去，摔在院中，鼻破血出，連門牙也脫掉了一個，這支銅臉盆摔在院中，聲音很大，旁邊屋中老母陳氏也怪喊起來，不住招呼：「姑娘是什麼事？這時這鄧倫雖然臉面被砸上，可是決不是致命的重傷，怪叫着坐了起來，同他到後院來的，名叫韓天放，見鄧倫受傷，他卻縱身過來喝問：「鄧二哥，怎麼樣？難道他這裏有預備嗎？」鄧倫一邊抹着臉上的血跡，一邊恨聲說道：「好個大胆的丫頭，他敢勸鄧二爺，三弟你不用管，我收拾她，他說話間已經站起來，一抬手，把背後的鬼頭刀撤下來。匪黨們在院中這一發話，蔣守義夫婦聽見這情形不好，這分明是有匪人要來打搶自己家中，竟自

高喊起來，一疊連聲的嚷着有賊，那韓天放怒罵了聲，老狗們，連一時全等不了，任你賊破喉嚨，看有誰來管你，他把背上的刀也撤下來，一縱身到了屋門口，門是關着，一抬腿喀噠一聲，把板門踹倒，一手提刀，一手晃着火摺子，闖進屋去，那陳氏老太太她兒匪人竟闖進屋來，更是連喊救命，他們所住這種地方，是火石橋東，也無居隣，任憑你怎樣喊，那有人來救授你，那韓天放把刀往這位老婆婆的面前一晃。喝道：「老狗你趁早住聲，老老實實的呆着，還叫你們多活幾時，三太爺要你命沒有用，你只要順情順理，你兒媳跟你兩個女兒嫁了老子們，我們還養老送終呢，和你好說好講，敢不聽從，立時要了你的命。」這蔣守義是個極固執的商人，現在病廢在床頭，人雖然不能行動，但是他天性不會改了，聽到匪徒說出這種穢語污言，他那還聽的下去，再說他已經纏綿久病，那還把死放在心上，立刻破口罵道：「賊子，你說這種傷天害理的話，你不怕遭報麼！姓蔣的閨女甯可嫁給要飯的，也不能嫁給你這臭賊。」這句話把韓天放惹惱，喊了聲：「不識抬舉的老狗，叫你先嘗嘗臭賊的刀快不快。」他往前一探身，一刀扎在蔣守義的胸膛上，蔣守義慘號了一聲，立時倒在坑上，這位陳四老太太，見賊人竟逞凶殺死了蔣守義，哭號着嚷道：「我這老命也給你肥！」手底下沒有別的東西可抓，在坑前的矮檯上放着個便盆，這位老婆婆此時把平日那種懦弱無能的情形一變，抓起這個便盆來，也不管是頭是身上，向韓天放猛砸了去，韓天放一閃身，雖

則沒被砸上，但是便盆裏半盆子髒水，潑了他一臉一身。他手中的火摺子也被澆滅。韓天放罵聲：「好喪氣。」這位老婆婆她在這黑暗中，手底下是抓到什麼算什麼，他在坑上，旁的東西撈不到手中，只有作針線用的篋籠，隨手抓到，剪刀木尺滿飛起來，火摺子雖滅，但是韓天放他是積盜，火一攔眼光。往門旁先閃了閃，躲開了他飛礮過來的幾件東西，屋中這種聲勢十分驚人，桌上的陳設砸碎的聲音，響成一片，韓天放咬牙說道：「老狗，就叫你們一塊兒併骨吧。」他手底下越發的陰損毒辣了，因為這位陳老婆婆這便盆碰的，犯了綠林人的忌諱，他反倒不肯叫這老婆婆一刀斃命，連着扎了三四刀，這位老婆婆呼號慘叫，翻騰躲閃，掙扎了半晌，這才斃命在血泊中，同時在院中已經是一片撲擊動手的聲音，韓天放把門簾掀下來，把臉上身上的髒水擦拭了一下，提刀闖出屋中。趕着院中屠耐貞已然和從前進去的飛天虎張雙動上手，那劊子手鄧倫，不知如何二次受傷，却坐在了慧珠慧娥的門旁，手按着肩頭，往外直冒血，可是在門左邊一個姑娘，已經碰死在窗台下。這就是兩下的事無法同時的敘出，在韓天放動手殺戮蔣守義老夫婦時，劊子手鄧倫在受傷羞憤之下，更是對慧珠慧娥不肯放手了，他咬牙切齒的撲奔了屋門，一抱腿把兩扇門踢開，用刀開路往裏就闖。已動了手，知道姐兩個已到了臨死的關頭，那瘋霞已然吓的爬起來招呼姑姑，慧娥猛撲到炕邊，說了聲：「好孩子別言語。」她把早預備好了的鋒利剪刀抓在手中，猛撲到門旁，也正是



劊子手鄧倫往裏闖進來，慧娥安着死的心腸，把害怕畏死之心，全沒有了，他用着力的把剪刀向鄧倫的胸頭刺去，這鄧倫猝不及防，只覺出一個黑影撲來，他微一偏身，這剪刀正扎入他肩頭旁，這慧娥力量使用的猛，連身形兒一塊兒隨着撲過來的，若不然當時也得死在鄧倫的刀下，這鄧倫噫呀一聲，向門外倒去，慧娥也闖出門外，那鄧倫痛得怪叫了一聲，還恐掙扎着，起來用刀去砍慧娥，可是慧娥此時也隄防着沒把他扎死，落在他手中，在地下連滾了兩個過兒，那鄧倫將他的把刀抓起來，攢慧娥猛然一頭向牆上撞去，立時血花飛濺，慘死在門旁，那慧珠却在慧娥剪刀扎傷了鄧倫之時，他立刻跑到床邊，向鳳霞招呼了聲：「好孩子千萬別言語」，他伸手把鳳霞抱起，這時也正是慧娥已經向牆上撞去，那劊子手鄧倫向地上抓他的刀，慧娥就在這時闖出門外，矮着身軀，從牆下黑影處跑到屏門前，竟闖出屏門來，這時若是前面的匪黨，尚在院中，慧珠也就走不脫了，正巧是那飛天虎張璧，他和屠耐貞已經動上手，他們所來的是弟兄四人，關中五惡的四爺杜飛龍也在房上巡風，兩下裏堵着，這時慧珠闖出來，他們房上動手的聲音很大，慧珠又從黑影中往外逃，屠耐貞跟匪黨動着手，心裏還擔着兩個妹妹，和後面的公婆，他遂往後面追來，這倒給慧珠逃出匪黨手下的機會，這時一個深閨弱女，他只有想帶着姪女逃出惡魔之手，他可是什麼也顧不了，再也想不起其他的人，眨眼的已經奔到大門的牆角，猛然耳中聽得嫂嫂屋中發出哭聲，不住的喊娘

，慧珠一聽見這種聲音，暗罵自己該死，這個家已經完了，妹妹已死，老爹老娘大約也遭了毒手，我怎麼只把這女孩子拚命的救出來，現放着接續蔣家後代香燭的桂兒不管，好糊塗，立刻折身轉回來，撲奔了屋中，照個深閨弱女，存這種強徒逞兇之下，要爲蔣氏宗祧保全一脈。

慧珠姑娘驚悸亡魂之下闖進屋中，裏面又沒有燈火，又怕匪黨聽見，不敢出聲答應，好在是自己走熟了的屋子，湊到炕前，低聲招呼桂兒：「好孩子不要哭，姑姑來看你。」從黑暗中摸到了桂兒，把他抱了起來，但是他一個姑娘那有多大力氣，鳳霞在背上撐着，他雖然大一點，總是一個小女孩子，早已把他吓得癱軟了一樣，叫他下來走，那還走得了，攆着個，攆着個，真難爲了慧珠，那桂兒太小，他只有四歲，任什麼不懂，屋中又黑，他還是哭着找娘，慧珠銀牙緊咬，低聲說道：「桂兒有命沒命，全在你了，把匪人哭得趕下來，只有一塊兒死吧！」乖乖的跑出屋來，在那時這婦女最是怕遇到這非常事，全是纏足，平日是輕移緩步的慣了，這時叫她攆着兩個孩子，她那爲禁受的了，可憐她偷偷的逃出門，這桂兒看到姑姑把她抱出來，竟往這黑暗處走，不抱他去找娘，他更是不依不饒，恨得慧珠只好把他挾在左肋下，把他臉兒按到自己的胸口下，貼着牆根，往前緊跑，可是這桂兒的哭聲，可把那巡風的匪徒杜飛龍驚動了，往前面追尋查看，那屠耐貞已經落到後面院中，看到窗下躺着那具屍，也沒看出是慧珠慧娥來，只知道遭

了他們的毒手，從後面闖出來的韓天放，他已經闖入這姐倆個屋中搜尋慧珠，見屋中人，已經走脫，趕緊翻騰屋中招呼道：「五弟這屋中的雞兒可走了一個，你的事你自己辦，我們得把他撈回來」，房上巡風的杜飛龍却答應了聲：「三弟說的不錯，咱們露了空，前面有小孩子的哭聲，大約要逃出手去，他說完了，頭一個翻出了後院，韓天放也飛身竄上房去，屠耐貞此時不顧生死拚命的和飛天虎張壁力戰，那飛天虎張壁手底下十分厲害，祇爲他安心要得着這個女人，他絕不肯下毒手，所以屠耐貞能够和他們拚鬥多時，這時聽到匪黨們的招呼，知道是小姑子有一個逃出手去，大約是把兩個孩子全帶出去了，只是妹妹們懦弱不能，被匪一發覺再難逃出他們手去，在韓天放往房上一竄，屠耐貞掌中的青鋼劍，猛力的往飛天虎張壁的刀上一擦，把他的刀擋開，跟着一矮身盤旋着用掌中劍，「秋風掃落葉」斬張壁的雙腳，張壁一躡身閃避，給屠耐貞緩開勢，往旁一撤身，袖箭已扣到掌中，舉步擰腰飛縱上房坡，那韓天放也就是剛越到二道門的牆頭，屠耐貞看準了背後，手揚處，咯吧一響，雙筒袖箭打出一隻去這般匪黨他們到蔣家來，已經打算好了，伸手把這姑嫂三人架走，絕不會費事，就因爲深知他們家中的情形，兩個姑娘懦弱無能，屠耐貞總有些本領，憑着弟兄兩人那個伸手也能够把他收拾下來，就沒把這一家人放在心上，這就是驕敵者必敗，這韓天放手黑心狠，想不到屠耐貞這隻袖箭打來，他聽得袖箭的機簧響聲，再想躲閃已經是來不及了。竟

自努力的閃身，也正穿在他左肋上，整個兒的從房上栽下去，那前面杜飛龍他認爲是那蔣家姑娘逃到屠耐真屋中藏躲，他進屋去亮火搵子搜尋，不止於沒有姑娘，原知道他家中有兩個孩子，也是一個不見，才從屋裏闖出來，韓天放已經被打下房來，拜兄受傷，他趕過來救護，可是這時韓天放已經是暈絕過去，他查看傷痕不能再離開，這時屠耐真卻得抽身逃奔前面，那飛天虎張璧，那肯讓屠耐真逃出手去，他跟蹤趕了出來，屠耐真發覺這一袖箭，居然把那匪徒打下房去，減去了一個敵人，更有那個羽黨，尚在救護他的受傷同黨，只有那飛天虎張璧一人不捨，自己明知不是他的對手，可是一個人總存着萬一的希望，此時倒也想暫逃開他手下，死不足惜，先免得受他凌辱，屠耐真飛縱出後院，翻到了前面客屋的屋頂上，耳中卻聽得在房屋的東牆後，似乎有桂兒的哭聲，這種聲音，在這時候，最是刺耳驚心，心頭肉生死關頭，那就容易割捨的下，只是張璧緊緊追趕了來。自己要是向那愛子的哭聲處逃去，豈不要全落在匪徒手中？遂向大石橋這邊飛逃下來，那張璧在後面狂笑着招呼道：「嫂子，我看你不用癡心枉想，今夜你就跑到天邊上張五爺也要把你追回來，你趁早跟五爺走。」屠耐真頭也不同，如飛的撲上大石橋，只是到這裏又遲疑了，只要一過這橋，就是中郎驛的鎮店，自己往鎮店裏逃，隱身的地方，固然較多，可是驛鎮上野犬太多，只要一驚動了這街頭巷尾的野犬，吠聲一起，更別想脫出匪徒的手去，翻過大石橋，這座橋是弓背形，當中

高起三四尺來，他已經到了橋那邊，驀然暗中祝告，我這還有一隻袖箭，若能够叫我得手，也許保得我屠耐貞一命，下得橋來，往橋側一轉，正隱身在石橋欄杆旁，那飛天虎張璧也跟蹤趕過橋來，屠耐貞容他越過大石橋，往前追過十幾步去，一抬手這隻袖箭打出去，那知道飛天虎張璧追過橋來，不見屠耐貞的蹤跡，心中一動，趕忙往兩下裏查看他能隱身的地方，正在一斜身，屠耐貞的袖箭已然打出，也是奔他的背後，他這一轉身，袖箭穿着他的右路臂下面打過去，皮肉受傷，張璧一個痛疼，刀甩出手，屠耐貞見沒把他打死，往起努力一縱身，竄上石橋，反往回下裏逃了回來，那張璧雖不是致命處，但是他這條右臂下皮肉完全被穿透，刀又出手，急劇間血往外湧着，遂看見屠耐貞逃過橋去，他得把傷口先纏上，免得血流過多，把包頭擡下來，慌忙的纏在傷口上，這時那杜飛龍因為韓天放已死，飛天虎張璧又離開蔣家，他也跟蹤追下來，他追到大石橋前，聽得橋旁邊的荒草響了一下，並沒有理會，飛身竄上橋當中，想在高處張望一下，張璧已經看到他，高喊着：「橋上可是杜四哥麼？」杜飛龍答道：「是我！五弟你怎麼樣？」張璧道：「我掛了彩，四哥你趕緊趕追！她才翻過橋去，沒走遠。」杜飛龍道：「好厲害的女人，敢連傷我們弟兄，五弟他逃不出我們手去。」這杜飛龍翻身追趕下來，屠耐貞從大石橋逃過來，自己就提防着家中還有匪黨沒追出來，一逃過大石橋就竄向路旁草叢中，還算萬幸，杜飛龍正在這時趕到，屠耐貞已把身形隱起

容他翻上橋去，遂尋着方才聽到愛子桂兒哭聲的所在，房後的東牆一帶，尋找過來。只是到了東牆下，並沒有小姑子的蹤跡，他們房後就是一片荒涼的莊稼地，跟許多處坎地，一片片樹木叢雜，自己矮下身軀仔細打量，準知道小姑子是跑不遠，她弄着兩個孩子，那裏能走出多遠路去，果然又聽到桂兒的哭聲，不過只是一聲，再也聽不見一些聲響，辨別了一會兒，明白他們是就在不遠，那何家坎地樹林子一帶，可是這裏離着大石橋並沒多遠，杜飛龍和張璧發話的聲音隱隱可以聽到，屠耐貞遂飛身撲奔何家坎塋，來到近前，穿進圍着坎地的樹木，依然着不見他們的蹤跡，提着劍只得低聲招呼：「妹妹你在那兒了？嫂嫂來了，快快答應。」這時在一個大坎堆面，發出聲音來，答道：「嫂嫂你快來吧！可急死我了。」屠耐貞一聽，原來是慧珠妹妹，這才知道家中死的是慧娥了。屠耐貞趕忙轉到坎後，見慧珠妹妹坐在地上，鳳霞藏在慧珠的背後，桂兒樓在她懷中，慧珠妹妹更把他的臉，緊按在胸口上，屠耐貞此時心似刀扎，看到小姑子和自己兒女這種情形，自己真是淚如雨下，慧珠忍不住悲痛哭出聲來，鳳霞看到娘來了，從姑姑身後跑了過來，撲到屠耐貞身上，委屈得放起聲來，那桂兒也從姑姑的懷中掙扎的抬起頭來，不住的喊着娘，屠耐貞一手抓住了慧珠的肩頭，一手把女兒鳳霞胳膊和她的臉，按在自己身上，低聲招呼道：「妹妹不要哭，匪人可追下來了，你們還得快快逃命！」慧珠強忍住悲聲，向嫂嫂說道：「嫂嫂我見着你，我不想逃命

了，只求你把這兩個孩子趕緊帶着逃走罷，我那裏有那麼大力氣帶着兩個孩子逃出匪黨之手，與其同歸於盡，何若保全這兩條性命，也爲我蔣家留一條後，別落個斷子絕孫。」屠耐貞一邊喝着鳳霞，不叫她哭，告訴她匪人已將趕到，只要再哭，匪人來了，一個也跑不脫，只是那桂兒年歲大小，任憑你怎樣說，他滿不懂，只知道一個勁的找娘，屠耐貞把寶劍插在地上，伸手把桂兒抱起來道：「要命的冤家，全快死淨了，你還哭呢！」可是屠耐貞說這話時，痛心欲死，一個天真爛漫無識無知的孩子，他遇到這自甘下流的爹爹害得他這點年歲，就嘗到死走逃亡之苦，太以叫人痛心了。桂兒被他娘抱起來，立刻也止住哭聲，屠耐貞向慧珠妹妹說道：「你既是存心要保蔣家這條後代，你就帶着她們走吧！不要指望着我還能逃出手去，你不是賊子們心目中人，他們定能放過你去，好妹妹！事情緊急，不要耽誤，快快去吧！」慧珠悲聲說道：「不行，要走一同走，要死一同死，嫂嫂你知道我是個無能的妹妹，你叫我逃奔那裏？」這時遠遠的連響呼哨，聽那聲音還是奔這邊撲來，屠耐貞厲聲說道：「胡塗的妹妹！你還不趕緊走。」說着話已經把桂兒送在她懷中，那慧珠姑娘一把抓住了嫂嫂的衣服不肯撒手，哀聲說道：「嫂嫂你有拚命的能爲，爲什麼不幫着妹妹逃出手去。」屠耐貞道：「你還癡心妄想，賊子們按心要我一人，我不落到他們手中，他們焉肯甘心，我和他們一死相拚，你們倒許能脫出惡魔之手，還有一線命的希望。」慧珠道：「你就忍心這

兩個孩子不管，自己把命送到他們手中，爹娘，妹妹，全遭慘死，只有留着妳，還能設法爲我全家報仇，也好找我那禽獸不如的哥哥，我們見着他，死也甘心了。」這時離着幾丈外，那蘆葦邊一陣響，有人發話：「五爺你聽，大約許在坎圈子那邊。」這時屠耐貞把劍從地上抓起來，厲聲說道：「妹妹你聽賊人已到，你快快撒手，我迎上前去，你們也好逃生，你再若和我廝纏，我可用劍砍你了，鳳霞尙在抓着屠耐貞不放手，屠耐貞却自一把把愛女的手奪開，用掌中劍向慧珠的面前一幌，慧珠一躲閃，鳳霞也被屠耐貞推在她身上，屠耐貞一轉身，嗖嗖的連着兩個縱身，已經從北邊竄出了坎圈子，反倒往東北撲向一片有蘆葦的地方，故意的用掌中劍嘯嘯的連砍了兩劍，響聲很大，這時果然已經被匪黨聽見，那關中五惡的杜飛龍，和飛天虎張璧，打招呼，撲了過來，屠耐貞見那頭一個來的正是那杜飛龍，自己猛然往外縱身，人隨劍一同往下落，向杜飛龍斜肩帶背劈去，這杜飛龍聽得蘆葦一作響，趕忙一撤身，屠耐貞的劍到，虧他用掌中刀一斜身往外一掛，一扁腕子，刀尖子反向屠耐貞的右臂削來，飛天虎張璧已然趕到，厲聲喝叱道：「我看你這女人，還往那裏走？」他竟輪刀趕過來動手，他們是安心想活活的，雖是兩下夾攻，可是不肯往致命處下手，屠耐貞是安心和這兩個惡魔作拚死之鬥，她把全身的力量完全施展出來，也就仗着杜飛龍和張璧是不安心要她的命，所以才容得屠耐貞保全一時，倖免於死，只是功夫一大，她依然是不行了，無論武



功如何，究屬一個女流，氣力總有些遮不上去，所以漸漸的劍法散亂，屠耐貞見不能再往下拚了，在這種情形下，要想把兩個賊子親手誅戮，是不容易，最後只有自己橫劍自刎，就在這時，耳中忽然又聽得那桂兒的哭聲，母子連心，屠耐貞不由一驚，暗自着急，怎麼慧珠妹妹這時還沒逃開這裏，難道真個全送到他們手中麼？這時精神一振，掌劍無形中加緊的幾分力氣，耳中所聽到的聲音，是正北一帶，屠耐貞在最後掙扎之下，依然想着，無論如何也把這男孩子逃得活命，自己雖遭慘死，也還落個有燒銀化紙之人，她心中打定了這種主意，立刻把劍招盡力的運用，奔騰疾刺，「腕底翻雲」連着運用了「連環四式」的劈，刺，點，扎，把杜飛龍，張璧用劍鋒迫得後退了兩步，好像是要逃奔到她家中，飛天虎張屠，哈哈一笑道：「蔣嫂嫂！你是脂油蒙着心，還妄想逃出五爺之手？我看你，算了吧！憑你有多大的本領，在五爺面前你也施展不出來，五爺若是安心要你死，那不是易如反掌嗎，不過五爺太愛你了，所以願意擒個活的，五爺不過逗着你看你舞劍呢，五爺亦沒和你動真的，請你歇息會兒吧，若不然，恐怕今夜就把你累死了。」說着話立時和杜飛龍從後面追來，屠耐貞努力往前奔馳着，已經打量好了隱身之所，已經堪堪的到了大石橋附近，猛然的脚下用力連着幾個縱身，已經撲向一片樹林前，那張璧和杜飛龍也怕她穿林逃走，猛喊了聲：「四哥趕緊追！」那杜飛龍脚下尤其快，他已經頭裏猛撲下來，一揚手就是一鏢，往屠耐貞的跨上打來，屠耐貞猛

然往右半斜身，左腿往右一撤，掌中劍已經交到左手，在方才逃奔攻擊時，已把雙筒袖箭又裝好，此時把他這一鏢閃過，手揚處袖箭打出，那杜飛龍鏢破之後，更往前一縱身撲過來，這一箭正穿在他左臂下，皮肉全破，痛得他怪叫了一聲，連刀全扔在地上，屠耐貞一擦身，竟自竄向樹林中，那張靈雖是跟蹤追趕，但是見杜飛龍受傷，不知他傷痕輕重，只好停身查看，屠耐貞竟在這時繞出樹林，從荒草蘆葦中奔相反的方向，向北折轉來，奔那桂兒哭聲的所在撲去，她這正是用聲東擊西之法，穿着一重重荒草，耳中還注意的聽着，驀然又是一聲哭，急得屠耐貞身上更出了燥汗，心說冤家們！這如何再逃得出匪黨之手？屠耐貞此時那還管脚下的道路，是土坑，是葦塘，她拚命是的闊一步是一步了。相隔沒有多遠，不過一箭地，這時已經聽到慧珠妹妹低聲喝叱桂兒，屠耐貞脚下加緊，來到一片蘆葦地中，見她們三人，正坐在地上，那慧姑把桂兒抱得緊緊的，鳳霞却把雙臂擋着臉，爬在她姑姑肩頭上，不敢出聲，還在哭着，屠耐貞一看這種情形，小姑子慧珠想弄着姪男姪女逃走，是不容易了，自己來到近前，低聲招呼道：「妹妹，怎麼你們還沒離開此地？嫂嫂我可沒法子再保全你們了。」慧珠抬起頭來，已經說不出話來，屠耐貞借着星月光，看到妹妹的臉上，慘白如紙，氣喘吁吁，那桂兒還在掙扎着，不肯好好的叫她抱着，屠耐貞心如刀攪，慧珠哽咽着招呼了聲：「嫂嫂！我可實在沒有力量逃走了，嫂嫂你要幫着我救這兩個孩子，鳳霞把腿擦

傷，我抱着桂兒，已經是力盡筋疲，叫我怎樣再把鳳霞抱着走，嫂嫂你快跟我一塊兒逃吧！」這時鳳霞從她姑姑的肩頭上抬起身來，撲到屠耐貞身上，哭着說道：「娘！我腿痛的跑不動了。」屠耐貞厲聲喝道：「不准哭，不准高聲。」那桂兒聽到他娘的聲音，更不肯叫他姑姑按着他，掙扎着要奔屠耐貞，屠耐貞此時牙咬得發出響聲來，恨聲說道：「冤家們！前世造了什麼孽？遇到了你這個爹爹，這全是一堆冤家湊在一處了。」慧珠厲聲說道：「嫂嫂……」跟着兩聲呼哨，一聲從東面發出，一聲是從南邊接的聲，慧珠不由的一哆嗦，慘然向屠耐貞道：「嫂嫂！我們逃不出手去，不如死在一處吧！這種罪，我也不願意受了。」屠耐貞一聲冷笑道：「妹妹！現在我把心腸變了，我不叫你死，嫂嫂我也不想死呢！妹妹你無論如何，掙扎着抱着桂兒逃開這裏，這個苦命丫頭，不要管她了。」慧珠睜着眼說道：「嫂嫂！你這是什麼話？你一人應付匪人，已經不知怎樣了，你把鳳霞留在身邊，你們一同死麼？那還不如一塊兒死呢！」這時呼哨聲漸逼漸近，情形越發緊急，屠耐貞厲聲說道：「妹妹！你不是安心爲姪孫的留一條後麼？不必多說，快走！」那鳳霞只倚在屠耐貞的腿上，腿摔傷又痛又害怕，這時忽然在離開她們停身處不遠，剎啦的蘆葦一響，是那杜飛龍的聲音，他喊道：「五弟，往這邊圍，大約在這裏了。」屠耐貞猛然把女兒鳳霞的肩頭抓住，往地上一摔，咬緊了牙關，掄起劍來，一劍劈去，這個可憐的孩子，慘呼了一聲，已經死在自己的

親娘的劍下，那慧珠噯啣一聲，身軀往前一俯，竟自暈死過去，屠耐貞輕撥着蘆葦，斜往西南穿出兩三丈去，這才往起縱身，故意的叫他們看見自己的形蹤，果然這杜飛龍和飛天虎張璧已經全看見了，屠耐貞逃走的蹤跡，立時追趕過來，屠耐貞誘着他們，仍撲奔大石橋這一帶，此時她已經在力盡筋疲之下，那還逃的開，這兩個匪徒，漸漸追近，屠耐貞且戰且走，已經到了大石橋旁，屠耐貞也實在不能支持了，遂一停身，把掌中劍往飛天虎張璧的身上擲去，張璧微一閃身，把屠耐貞的寶劍打落地上，屠耐貞厲聲罵道：「萬惡狂徒！我一家慘死在你手中，我到陰曹地府也要告你一狀。」翻身却向橋欄跑去，已經撲到石欄上，腳底下似乎一滑，身軀一栽，再掙扎着想要投河，飛天虎張璧已經一縱撲到，一把將屠耐貞的肩頭抓住，給拉了回來，屠耐貞坐在地上，嗚啞痛哭起來，那張璧和杜飛龍全站在身旁，飛天虎張璧冷笑着說道：「嫂嫂！你不必再這麼固執，想不開，現在你既已逃不出五爺手去，順情順理跟我一走，我張璧絕不會錯待了你，你要知我連性命不顧，捨死忘生爲的是什麼？不過全爲得嫂嫂你一人，你能發點慈悲之心，我叫你享一輩子人間福，你現在若是再不肯回心，也不過是多找點難堪，我張璧命全不要了，焉肯放手。」他這麼說着，那杜飛龍也在一旁不住的勸着，他們現在是什麼好聽說什麼，什麼願心大許什麼，這屠耐貞哭了一陣，抬起頭來，向張璧看了看，恨聲說道：「我屠耐貞這是前生孽重，落在你這狂徒之手，現在任憑你擺

置好了。」飛天虎張璧哈哈一笑說道：「嫂嫂！你這才算明白呢！」飛天虎張璧向杜飛龍道：「四哥！你再辛苦一番吧！鄧二哥尙在她宅中，我立時集合四外下卡子弟兄，找車輛來，把他們弄回山上去，再搜尋一下，還有那個逃走的姑娘，和她兩個孩子，爲什麼不見。」屠耐貞猛然站起向飛天虎張璧道：「張璧你不是爲我這個人來的麼？我現在已然認命，兩個小姑子一個死在院中，那個已經帶着小冤家們投河而死，你還有什麼不甘心。」張璧忙改口道：「嫂嫂！你不要誤會，現在你已是我的人，我要想安置她們了。」屠耐貞道：「用不着你費心。」飛天虎張璧說了聲：「好！嫂嫂！咱們走吧！」那杜飛龍轉身勾奔屠耐貞家中，可是他連連的響着呼哨，飛天虎張璧監視着屠耐貞，過了大石橋，不向中郎驛的鎮甸裏走，反向鎮甸後走來，他也把兩個手指往唇邊一按，吱吱的連打了三聲呼哨，微微一停，又繼續了三聲，那驛鎮後的黑影中竄過來三個匪黨，各提着兵刃，到了張璧面前招呼了聲：「五爺，收拾完了麼？」張璧道：「把那車輛趕緊帶過來，李雄你去告訴胡老四，把驛鎮口一帶的卡子滿撤下來，二爺和三爺一死一傷，趁着天沒亮，用車輛接應着，四爺離中郎驛，趕緊去照辦。」內中一個身量高大的匪黨，答應了聲，立刻如飛而去，這裏兩個匪徒，却從鎮甸後樹林中，把他們預先安置好了的車輛趕過來，張璧向屠耐貞道：「嫂嫂！你請上車吧！」屠耐貞此時絲毫不再抗拒，順情順理的上了轎車，趕車的也是這關中五惡的手下弟兄，像貌。

十分兇惡，張肇跨在外轅上，這個趕車的把鞭子一搖，趕着這車輛從驛鎮的南邊，一片荒郊野地裏，向西走下來，那兩個匪徒，却在車後緊緊跟隨，在這黑夜中，他們好似輕車熟路，一些不費事，在黎民時，已經離開中郎驛四五里，只是這種地方，雖也是官路，可是這一帶荒僻異常，前文已經說過，凡是客商走這條路的，全得結伴而行，人少了，車輛少了，全不敢走，道路上是時常出事，他們這輛車，一個車把式，三個匪徒，形跡上這麼扎眼，就沒人來管他們，走到中午過後，這輛車在一個山坡前竟自停住，張肇和那兩個匪徒監視着屠耐貞下了車，順着山坡走上山去，這段山道，並沒有多少人家，偶然的有幾處種山田和打獵的住在這裏，像他們這種情形，誰敢來過問，盤旋曲折走進過山的深處，越是沒有人跡的地方，反倒不斷的有人把守着，隔着一個山灣或者是一個嶺頭，就有匪徒們在那裏按卡子，張肇和這兩個手下黨羽，屠耐貞凡是經過匪黨們把守地方，他們全身出來，向張肇很恭謹的打招呼，屠耐貞看到這種情形，越發知道這關中五惡，實在是力量不弱了，看他這種佈置的情形，官家那會抄捕的着，他們在山裏一路走，幾乎把方向全認不出，約摸是有三四里盤旋的山道，眼前是一道很長的山溝，這裏把守的人漸漸多了，飛天虎張肇在他們敬禮時，只微微點點頭，監視着屠耐貞走進這道山溝，屠耐貞一路上低着頭，只用眼角注意着兩邊，見這一帶的情形，自己越發心冷了，很寬的山溝沿着兩邊山壁下，除了很深的荒草，就是一人多高

的不成行列樹林，每走出十幾步去，從那亂草中或是山洞中，就轉出兩人，全是背着刀，提着弩弓，跨着箭囊，把守的這份森嚴，生人想出入就不大容易吧，兩邊全是壁立的高峯，有功夫的雖則不至於不能上下，可是山溝裏對面全有人在監視着，你有什麼本領也就不容易施展了。知道一入此地，自己也算是把這條命交與了他們，可是以後是真打算死，我屠耐貞又何必非來到這裏，我忍辱偷生有我的打算，無論如何我要爲全家報仇雪恨，自己走得也是雙足疼痛。緊咬牙關，這一段山溝，就有二里多地長，把這山溝走盡，外面是一段斜山坡，並不甚高，只比這山溝高起有五六丈，在這山坡上人多了，上面聚集着二三十名，全是凶悍暴戾的漢子，三個一堆五個一伙，在山坡那裏有坐有立，在閒談着，張璧這一到來，紛紛的退向兩旁，屠耐貞走上山坡，見上面靈靈落落的有十幾間小房子，決不像什麼傳說的開山立寨，有什麼威風形勢，若不是聚集這麼些人，這情形很像種山田，靠着樵梓爲生的窮苦人住的地方，用木板土石搭蓋起來的房子，僅能避風雨，也沒有什麼柵牆石牆遮蔽，到山坡上仍然是往裏走，越過這十幾間房去，往後走出不遠來，靠一個山峯下，一排房屋，比較整齊，分出段落，迎面是五間長兩邊却不是方正的形勢，形成斜八字式，一邊也有五間，這上面有許多數百年的老樹，有的正擋在道當中，有的錯向一旁不整齊不成行列，倒是把這片房子前遮蔽的濃蔭滿地，往前走去，已經有一隊弟兄，全是短衣襟小打扮，各提着明亮亮的鬼頭

刀，向前接迎着飛天虎張璧，張璧却向內中一人問了聲：「大爺可在麼？」那名匪徒答道：「從昨天得着信息，橫山崗子那裏落住一水買賣，油水很肥，大爺早就要去動手，因為不知道五爺的事怎麼樣，直到一個時辰前，才聽得弟兄們報告，已經得手，這才帶了八名弟兄，從後山趕了去。」這個頭目說完了話，兩眼死釘着屠耐貞，張璧道：「這回事，弄得我騎虎難下，想不到把我韓三哥竟自毀在陣上，我真對不起朋友了。」那名頭目一聽臉色一變，可是飛天虎張璧也同時把臉色一沉，那頭目趕緊換了面色，向張璧道：「五當家的你也够辛苦了，趕緊到後面歇息歇息去吧！」飛天虎張璧這才督叱着手下弟兄，押解着屠耐貞，從迎面這五間高大的房子轉了過去，後面全是沿着這翻山根底下高矮不一樣有三間的，有兩間的，蓋着六七處，可也是誰也不靠着誰，每一座房子，相隔至少有十幾丈遠，靠那山嶺上不時有刀光幌動，知道那上面也是有人，屠耐貞被押解着奔了靠西邊三間房子內走來，門前却站着兩個身量高大的匪徒，向張璧招呼着迎接，更有一個扭頭向屋中招呼道：「崔婆子還不趕緊出來，五爺把人接來了。」門開後，從裏面走出來一個五十多歲的鄉下婦人，臉上的神色十分難看，站在一旁，不言不語，屠耐貞走進屋中，張璧却向門外招呼道：「崔婆子我請你到這地方，作什麼來的，在五太爺面前，若是弄這種討厭的情形，我先賞你一刀。」那個崔婆子慌不迭聲答道：「五爺你別見怪，我不是伺候着麼。」他趕緊走進來，張璧向他喝叱道：



「把這女人領進裏間，她走的太累了，叫他歇息一會，你趕緊伺候他茶水，梳洗，我到前邊看看去。」崔婆子連連答應，屠耐貞進得屋來，一看裏面的情形，和外貌上相差天地，屋裏收拾的非常乾淨，這裏間搭着一付板鋪，上面的衾枕被褥，完全是絲棉綢緞，大家富室所用的東西，不過看到一切是不倫不類陳設的東西，價值千金，可是一張白木瘡的桌子，再配着兩個樹墩，當作凳子，更顯得那富麗的東西難看，此時屠耐貞精神疲憊不堪，坐在那頭頂着牆，閉着眼，喘息不止，腳底下也是疼痛十分，那個崔婆子螞蟻蚤蚤的湊到近前，問道：「奶奶你不口渴麼？我給你倒盃茶來。」屠耐貞倦眼睜開，看了看她，並不答言，婆子轉身出去，才出門，門外那匪徒已經吡道：「幹什麼去胡鬧。」崔婆子道：「給這位奶奶弄些水喝，五爺不是還叫她梳洗麼？」那匪徒才答道：「你要命口頭可要謹慎，只要多說一句話，咱是準三刀，這可是當家的命令。」崔婆子答道：「我沒有那個胆量，在我自己家中，就沒有那麼些話說，」那匪徒吡道：「少說廢話，小廚房中，已經燒好了一鍋水，快去快來。」崔婆子慌張走去，工夫不大，他從房後一間小木板房中，提着一壺燒好了的水，進得屋來，她先泡了一小壺茶，又把面盆裏倒上水，全送到屋中，給屠耐貞斟了一盃茶，放在桌上，那崔婆子只說了聲：「奶奶你喝茶，歇一歇，你洗臉吧！」並且話說得聲音復大，故意的爲得叫外面人聽見，屠耐貞一邊歇息着，一邊留神他們的舉動，知道匪徒監視的非常嚴厲，在自

已面前的人，他們全不准隨便開口，自己喉嚨中也是乾渴十分，把那碗茶端起來，在鼻尖嗅了嗅，用舌尖先嘗了嘗，沒有別的氣味，這才把這盃茶喝下去，煩渴略減，那崔婆子又催了兩遍，只有「奶奶洗臉吧」五個字，屠耐貞也不去理他，崔婆子却不離左右，外面那兩個匪黨，還不時的進來，有時在外間轉一週，更有時用刀尖子把門簾挑起，向裏查看，屠耐貞暗暗搖頭，在第三次催着洗臉時，屠耐貞賭氣站起來，把盆中的手巾撈起，把水絞乾，把臉上的汗跡，手上的泥土，完全擦淨，仍然坐在那裏，工夫不大，那飛天虎張璧，從外面進來，却帶着兩名匪黨，搭着一個箱子，放在了裏間，兩個匪徒退去，飛天虎張璧却大大方方的坐在屠耐貞的對面。崔婆子退到外間，張璧臉上的神色可十分難看，帶着忿怒。彼此一點無言的坐了半晌，張璧「咳！」了一聲道：「我張璧是個鐵錚錚漢子，不論他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人物，我也沒把他放在心中，在我面前誰也不敢說半句閑話。如今爲了你，把我竟自矮了半截，嫂嫂，你要放明白些，你若再有三心二意，和我張璧動什麼心機，你就空害了自己，你已竟到了我手中，教我趁心如願，我爲了你，害了我拜兄，傷了弟兄的義氣，我全不顧了，你敢再生惡意，我教你作鬼也落不了乾淨。」屠耐貞抬起頭來，看了看張璧，點點頭道：「張璧，你到現在，不用再拿這些威脅話來吓嚇我，你也應該看清了，姓屠的姑奶奶不是那怕死惜命的人，我只要跟你姓張的走出中郎驛，我跳到黃河裏也洗不清了，我若安心想死，

張璧，你還擋不住我，不過我死的不值了，我那萬惡的丈夫，他把我害苦了，我們是冤家，不是夫婦，不能再爲這種下流東西守貞節，保家聲了，張璧，你只得答應我一件事，你得教我見見他，我要落個謀殺親夫的淫毒婦，我要看看他的心是什麼顏色，我爲的沒見着他，我也不能死，張璧，你要認清了，屠耐貞不是平常婦女，我不能作那愚蠢的事，任憑你對我一家手段多辣，我不恨你，我只恨那蔣鵬飛，他怎竟變成禽獸的心腸，把父母妻子全不要了，我和他恩斷義絕，張璧，你只管放心，我對你絕不生惡意，我就是臨到不能活時，我也不願教你再恨我，連死後的屍骨全不能保全了，張璧，那禽獸在那裏，把他叫來，你也教我稍解一肚子的冤憤。」飛天虎張璧道：「嫂嫂，你先沉住了氣，咱們是事經好裏講，我定不叫你過分難過，蔣鵬飛和你已經恩斷義絕，你已經累得力盡筋疲之下，見了他還有好麼，相罵無好口，相打無好手，嫂嫂你這份玉潔冰清，別看你拿我張璧當仇人，這麼和我拚死，我現在倒不願意你再見那人面獸心的人了，可是不叫你見他，你不甘心，他現在也沒在山中，三兩日就可回來，總有讓你吐這口冤氣之時，我現在不忍說他那種下流的情形，恐怕我完全說出來，叫嫂嫂你越發傷心，我張璧爲嫂嫂你九死一生，你只要看明白了這種情形，我結拜金蘭之好，勢同生死的弟兄，爲你死在中郎驛，我對不住他了，我們受傷的，我只有好好的在他們面前陪禮認罪，我爲的是什麼，現在你只要不致於叫我張璧落個竹籃打水，我決

不錯待了你，現在你只要放的明白，到了我們老巢之內，你再按別的心腸，不過給你個人多加幾分苦子，我焉能讓你趁心如願，你不惜命的死，我也叫你死不乾淨。」

屠耐貞冷笑一聲，向張璧道：「現在你不必和我講這些話了，你既然看出我不是平常女流，我要作不平常女流的事，現在我已經落到這般地步，任憑你擺佈，我決不再抗拒，你還和我講那些個作甚，張璧我告訴你，任憑你按什麼毒惡的心腸，那還情有可原，誰叫我屠耐貞長了這付美貌，反遇到這種無恥下流的丈夫，他把我毀了，他把他生身的父母，同胞的妹妹，骨肉相連的子女，完全一手斷送，我不能再留他，我不欲落個謀殺丈夫之名，我也要把他頭髮散開，數着他的頭髮，叫他承認罪狀，張璧，你不答應我這些事，我活人脫不出你手去，作鬼我也一樣要你的命。」張璧哈哈一笑道：「嫂嫂，我服器你了，咱就那麼辦，可是你是幹鏢行的女兒，你總應該知道江湖上的事，他奉瓢把子之命，出去擄辦買賣，不能定準三五日準那時回來，你要趁早給我個明白答覆，咱們的事，你可不要把張璧臍得無情無理。」屠耐貞反到微笑道：「張璧，我看你也是綠林道成名的英雄，只要是男子漢大丈夫，說話豈能反覆無常，我現在若是刁難你，我是徒自取辱，屠耐貞就是不能這麼死，張璧，任憑你怎樣辦，我是一概依從。」張璧道：「罷了，你還有這種爽快話。」說着話隨手把那方才搭進來衣箱打開，這裏面是他摩年所得，分到他的名下

，這一箱子連衣服帶金珠首飾，價值巨萬，屠耐貞看着好似沒看見一樣，可是也沒有什麼怒容，也沒有什麼喜意，張嬖遂招呼崔婆子，叫她伺候屠氏沐浴更衣，從此時起，守門的兩個匪黨得了張嬖的吩咐，不再進來，屠耐貞自知道張嬖埋伏下天羅地網，莫說是自己現在已經如負傷之獸，再也敵不過他，就是想走決不會走脫，死倒是容易，一頭就可碰死，自己不願那樣的死法，萬惡的蔣鵬飛，不看到他決不肯甘心了，個人按定了這種心腸，任憑把家門的清白，父親的威名，完全扔掉，也要見到這禽獸一般的丈夫，我和他要在臨死前分個青紅皂白，就是你受到威脅利誘，不能顧夫妻之情，愛若掌珠的子女你全不顧，世上有像這鐵心的人麼！我刀扎在他心上，我再一死我才甘心。她打定了心腸，定要為全家慘死人報仇。

#### 第四章 老鏢頭夜探五文嶺

屠耐貞此時倒反把愁懷盡斂，怒意全消，竟自指使這崔婆子給他收拾一切，到了晚間。可是事情更顯得十分驚心，隱隱的聽得前面一陣陣暴躁之聲，似乎有人在怒叱口角，更聽到把守屋門的兩個匪徒，他們竟自在那門外一言半語的，全帶着憤怒嘆息，屠耐貞默查他們這種情形，這關中五惡，似乎要生內亂，定要演成同室操戈，自己倒要盼上天保佑，他們能够這樣也倒是給我個極好的機會，我也好乘機刺探他們虛

實，這樣當夜可是闖不過去，這張璧應該是早早的進來，可是他雖則打發人送進了一桌酒席，但是却等到天黑了之後，他從外面進來，分明是一臉怒色，直到在屋中坐定，臉上才緩和過來，屠耐貞不即不離，不太矜持，也不顯放肆，只陪着張璧這種索然寡歡，飲起這種合歡酒，吃着這種傷心宴，可是屠耐貞見張璧頗爲狡詐，他的酒是略略沾唇，找尋些閑話，和屠耐貞答詢，屠耐貞知道他在十分防範自己，或還有殺害他之意，就這樣，屠耐貞就在當夜，被張璧霸佔了，自己有些俯首聽命之意。那飛天虎張璧，並且也好像有什麼心事，這樣直過了三天，在第四天晚上，張璧忽然慌慌張張進來，把細軟的東西打點了一個箱子，向屠耐貞道：「你要好好等候着，聽前面的信息，因爲飄把子有命令，什麼時候叫我們走時，一刻不許停留，把你零星物件收拾起來，臨時不要誤事，實告訴你，山規可太嚴，那時他的命令一到，誰若跟着他走慢了，那就別想活了。」當時屠耐貞看出這種情形，大約他們這種形勢不穩，這五丈嶺一帶，或許站不住脚，就得逃開此地，也未可知。張璧吩咐完，跟着走去，屠耐貞在這裏已經三四天的工夫，監視的雖嚴，可是她的行動很隨便，是張璧告訴她能到的地方，她全可以隨便遊戲，可是離不開兩個弟兄監看之下，這時忽然她所住的屋子附近，竟自多加了四名弟兄。全是各着拿兵刃暗器，在這房子四週來回梭巡，這種形勢發的形勢不穩，到了三更左右，隱隱聽得遠處一聲胡哨連鳴，前面的聲音也十分雜亂。這種情形，明

明是官兵已在剽山，屠耐貞心如刀攪，心說我這可是命該如此了，我的大事未成，官兵倘若剽進來，定落個玉石俱焚，同歸於盡，豈不是前功盡棄，我的志願未酬，那我作鬼也不能見我死去的愛女，和養我的親娘了，到了後半夜，他再想到外面查看，在外面防守的弟兄，却阻止他不叫再出去了。屠耐貞自從落到張璧手中，反正他屋裏找不到一點鐵器來，不過憑自己的本領，尙還不致於從匪黨中奪不過一口刀來，可是等到四更左右，竟自形勢緩和，胡哨的聲音，也漸漸的少了，直到天色大亮，飛天虎張璧才從前面回來，屠耐貞看他面色灰敗，似乎身上受了傷痕，他進得屋中，坐在那裏，屠耐貞問道：「五爺，怎麼樣，你這種情形敢是生了事麼？」屠耐貞在問話時，已經發覺他右肩頭的衣服內，分明是紮裹着傷痕，飛天虎張璧噤的嘆息一聲道：「還算萬幸，居然這一夜間竟自闖過來了！」立刻間招呼那崔婆子，給他泡茶來，屠耐貞道：「可是有人已經淌進來要動你這裏麼？」張璧却搖搖頭道：「不必問了，事情轉危爲安，我們這裏錯非有洩機賣底之人，他是不易就淌進來，所以昨夜間三百多名官兵，整整折騰了一夜，被我們把他引出二十里地去，傻小子們，整夜的奔馳，不只於不能邀功受賞，恐怕他們全沒法子回去交待了。」屠耐貞也不細問他，這樣又安然過了三四天光景，只是不着確實信息，也不知那蔣鵬飛是隱匿在別處，不肯和自己見面？還是已經被他們殺害了？越是這樣，屠耐貞越發的行爲謹慎，不敢稍有疏忽大意，落在他們眼中

，自己頗顯得安心認命，不再作一點別的念頭，那飛天虎張靈，看頭上所受的傷痕，還是十分重，將整了四五天的工夫，這才漸漸的右臂能够動作，可也不如平常那麼俐落，趕到又過了兩天，他漸漸的有時候整天整夜出去了，屠耐貞這些日來，把附近的院形已然查看的明明白白，知道不只於門戶守護的匪黨，遠處不時還有監視之人，屠耐貞遂在他兩三次不回來的和平時一樣，反倒十分謹慎起來，多一句話不向崔婆子說，多一步不向外邊走，這種情形，張靈知道的清清楚楚，漸漸的對於屠耐貞有些放鬆了，不像先前監視的那麼嚴厲，這天張靈直到晚間，並沒回來，並且在暗中聽得把守門外的兩個匪黨，口中流露出來，他們今夜要作一水很好的買賣，只要這次順利的把買賣檢下去，山裏的弟兄，三兩月中不用出去，全足夠挑費，可是這回事主十分扎手，這看弟兄的運氣了，屠耐貞知道他們今夜全已下山去剪買賣，要趁這個機會，一查這匪集中的虛實，和蔣鵬飛是否還在人世，兩個匪黨把守在屋門前，他們不離這裏，這是很危險，雖則有後窗可以出入，但是稍一有了聲息，自己就算毀了屠耐貞仍然按着每夜的時候歇息下，自己是欲行又止，拿不定主意，可是外面依然一陣陣風刮到窗上，只聽他兩人道：「你看天氣變的多快，天夕時太陽還那麼晴朗朗的，忽然把天氣變了，非有雨不可了，趕緊把雨衣雨帽拿來，別等着雨真下起來，想抓什麼抓不着了，」那個匪黨竟答應着往前走，屠耐貞自己一咬銀牙，鐵了心腸，要趁這個機會闖出去看看，



倒是把這五丈嶺的匪巢看個明白，更打聽自己那喪心病狂的丈夫下落，外面雨已經下起來，風一陣陣往窗上打，屠耐貞輕輕把後窗掀起，這個時候真好，雖則稍有聲息，也不至於就被外面把守的匪黨聽見，屠耐貞可是手無寸鐵，明知道飛天虎張嬖只要一回來，自己是非死在他手中不可，輕輕翻出窗外，認定了今夜也就是個人拚命的時候到了，就讓是不被山中匪黨撞見，身上全淋溼了，張嬖回來，定也要看出破綻，事已至此，顧不得許多，遂在窗下略一停身，攏了攏目光，隱蔽着身軀，從暗影中轉向前面，這時裏面黑沉沉，有的地方，雖有燈籠，被雨淋風吹早已熄滅，越過這片空地去，自己就這幾日觀察，大致的已經認出，他這裏的形勢，順着一條小道，直奔前面，越過一道山坡，這裏正是這關中五惡聚議作惡之所，也就俗傳所說盜窟中大寨的所在，這裏所有房子裏，全有燈光透露，可是外面也是一片漆黑，平時也有匪黨們在外梭巡把守，在這種雨夜裏，他們也不肯下這種辛苦，全各自溜進木板房中避雨歇息，他們所謂歇息，不過是飲酒賭博，屠耐貞見這排木板房前，孤零有一處兩間房子的地方，裏面時時發出笑聲，這時屠耐貞先要一查他們的動靜，躡足輕步，來到了這木板房子近前，這種建築極為粗劣，用不着找門窗地方，往裏張望查看，板牆上全有自行暴裂開的裂縫，往裏面窺查，十分容易，屠耐貞仔細看時，這屋中一共有五個人，全是年輕力壯，粗暴獷厲的匪黨，內中就有那個把守自己住房才到前面取雨衣雨帽的匪徒，他們這五個

人，三個在那裏賭錢，兩個坐在那裏喝酒，只聽一個說道：「老韓你跑到這裏擾合什麼？五爺派你把守後面，看着那個雞兒，你可提防着，眞要是把那個女人跑了，張五爺可不是好惹的，他把你皮搗了還未必饒了的你，」屠耐貞這才知道，取雨具來的這個匪徒，名叫老韓，他把一個酒瓶子送到口邊，咕嚕咕嚕一氣兒喝了有小半瓶，哈的一聲喘了口氣，把盤中大塊的牛肉，用筷子插起一塊來送到嘴中，一陣亂嚼，順着嘴角流着油，却聽對面那人說道：「你這小子眞不够朋友，老韓這才喝你半瓶子酒，你就給我添堵心，要不然全管你叫臭子，一點不差，說出話來，奸損刻薄，還總顯着你是好意，小子別不放心，老韓明天白天下山準買五瓶好酒送你，到那時臭子應該說，五當家的念其老韓，替他守着這個娘兒們，勞苦功高，定要賞，別屈心，準是這樣吧！」那個對面的醉眼乜斜，把酒瓶子往老韓面前一推道：「鼠肚雞腸，臟心爛肺，你這一輩子就在人手下當一個小卒吧！你露不了臉子，二爺歷來大仁大義，喝他一瓶子酒，算的了什麼？跟當家的們出去得點油水來，把老韓你拿灣泡起來，全用不盡，現在可別想着了，你小子整天是胡吃悶睡，什麼事看不出來，咱們這個垛子壘，眼看着就要完，關中五義在這一帶，是多大的「萬兒」，自從五爺惦記上這個女人，弄了個落花流水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把三爺煙消火滅的毀在中郎驛，二當家的，四當家的，掛了那麼重的彩回來，總瓢把子和張五爺關了意見，現在就算離心離德，這幾天的情形，你看

不出來麼？在牆倒一齊推，破鼓亂人捶，前幾天險些個被人把這裏挑了，張五爺更無心作買賣，總想把子更負了氣，單人獨騎連着擇了這幾案，風聲很緊，聽說官家已經要用整份的力量，非把咱這個老槽翻翻個兒不算罷手，只爲今天總瓢把子下山作買賣，跟五爺險些沒說翻了，張五爺自知理虧，這才趕去接應，這場事不定怎麼樣，你小子懂得什麼，做開兒樂吧！別在于二爺面前裝不錯的了，哥兒們說是說，笑是笑，酒也足了，菜也吃盡了，我明天賣禪子去，你不用管，趕緊去看守那個女人，爲什麼爲這些閒找樂兒的事，在當家的面前落了不是，還有咱們的好麼？」那個老韓幌裏幌當，這才站起，口中却在罵着，「你是一嘴仁義道德，一肚子男盜女娼，說了八個不在乎，臨末了告訴老韓你明天得賣禪子，」小子咱們明天見。」那個姓子的匪徒不住的笑道：「這可是你說的，明天見，你請客。」那老韓已經抓着雨衣雨帽，他都不穿，不戴，脚步踉蹌撞出門去，屢耐貞聽到這種情形，關中五惡分明是自己人先生猜忌，物必先腐而後虫生，這正是他自取滅亡之兆，可是不管他怎樣，我那萬惡的丈夫，究竟落到那裏呢！自己方要離開這裏，往那迎面木板房中再探查一番，聽得裏面聚賭的人，一陣唾笑，這種粗暴的匪徒，他們不開口則已，開口就先罵上兩句，聽得有聲音很尖銳的說道：「臭子你別攪我，我六兩銀子，七吊錢，完全輸盡，還受了一肚子窩囊氣。」跟着一個聲音粗暴的哈哈笑道：「李五，你要是真能受窩囊氣，輸六七兩銀子算得了什麼？

「這我看還是蔣驕飛那小子才鬼呢！」屠耐貞心內一驚，趕緊把身形撤回，仍然貼近木板牆偷窺，只見一個身形瘦小的匪徒，腦袋上的筋全跳起來，瞪着眼道：「劉四你說話可乾淨盡，李五爺是好朋友，蔣驕飛他是什麼東西，他雖是好人家子弟，但是他行爲下流，一個堂堂男兒漢，那麼沒有骨頭，只爲巴結張五爺，爲是在關中五義手下當一名紅人，不惜把他的老婆出賣，更連他父子女全不顧了，我們吃這盤江湖飯的，有見這種不要臉的人麼？小子也太冤點了，他想着從此可以在關中五義保護下，他在這一帶也可以亮了『萬兒』，報報字號，在咱們同道中，充幾天好朋友，想不到這小子現世現報，他已經蕩到官家手中，這場官司，憑他那點骨頭，逃出活命來，也休想再吃這盤飯了，這種死烏龜，好朋友場中還有這一號。誰要再和我這麼玩笑，我跟他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，有死有活。」他這麼大鬧中，把個屠耐貞聽得如同冷水澆頭，裏面所罵的話，比刀子還快，句句的扎在自己的心上，聽到最後丈夫竟自落在官家手內，難免落個身首異處，他是自作自受，死有餘辜，他對不起生身父母，對不起同胞的妹妹，對不起結髮之妻，對不起親身子女，只是我屠耐貞忍辱含垢，活到今天，我是想見他一面而死，才算甘心，他一被官家捉去，我又逃不出五丈嶺，怎能再見這個無義丈夫，我屠耐貞可是死不甘心了，自己心急如焚之下，竟忘了身上已經被雨淋溼，忽然開眉頭被人拍了一下，屠耐貞一回頭，此人已經寬出丈餘外，却耐自己一招手，屠

耐貞心說，怪事！此人若是這關中五惡的弟兄，已經偷襲到我身後，他早就動手了，難道他們匪黨中趁着飛天虎張璧不在山中，見我偷偷來到這裏，要乘機要挾再生惡念麼？只是心裏難往不好處想，可是不能斷定準是怎麼個來路！反正今夜也就是個人最後的關頭，我還有什麼可怕，立時聳身一縱，竟自追了過來，此人竟往那離開匪黨住窟之地逃來，屠耐貞心裏未嘗不担驚，只是事已至此，無可如何，也只好走一步，算一步了，緊緊追趕前面的人，看情形對於道路上並不甚熟，連翻過兩個山坡，離開這盜窟盤踞的地方，出來已遠，前面道人竟自站在一片樹林前，回身招呼道：「孩子可毀了你了，難道還沒看出我是誰。」此人這一發話，屠耐貞是肝腸寸斷，猛撲了過來，招呼了聲：「老爹爹，難道女兒在夢中，我今生今世還有見着老爹爹的時候？這是真的麼？」這來者正是那位長安老鏢頭，八卦刀，屠金榜是也，看見女兒這老英雄不由也滴下英雄淚，哭出聲來，不過這位老鏢頭屠金榜，知道離匪巢太近，事態危險，強忍着悲哀，拍着女兒的肩頭招呼道：「貞兒！老爹爹捨死忘生闖進匪巢，盼望的是能够見我這苦命的孩子！神佛保佑，祖師的加惠，既然竟見着你，你是個有氣節的女子，不要儘自啼哭，有話快快講，這些天可把我急死了。屠耐貞這才略止住哭聲，仍然抓着老爹爹不放手，哀聲說道：「爹爹！你白養了我這個女兒了！可惜你老人家一輩子是鐵錚錚漢子，竟自被我這不成材的女兒斷送了！爹爹你不要把我看作女兒吧！我也不敢再叫你

爹爹了，我已失身匪人，我全家慘死，我還活着見你老人家，太叫你傷心了！」八卦刀屠金榜厲聲說道：

「貞兒，不准你講這些話，老爹爹是深知你的爲人，我把你從幾歲拉扯着長成人，你是怎樣個女子，作爹爹的看的清，知道的透澈，任憑你現在落到如何地步，我只問你，你一家人死在誰的手中？你落在誰的手內？」屠耐貞趕快把眼淚擦乾，恨聲說道：「爹爹！女兒的事，到今日今時我不肯就死，我是有我的誓願，我不見着我那絕情絕義，不孝不慈，割恩斷愛的蔣鵬飛，我死不閉眼，爹爹！你既然來了，我沒有別的，我現在已經被那飛天虎張璧霸佔住了，我無法脫身，爹爹！你要趕緊訪查你不肖的子婿他的下落，他若是死了，我得見他的死尸，他活着我要見他一面，不然我的冤沉海底，萬世不能靜身，爹爹，我有疼女兒之心，你務必把這點事辦到了，我今生沒報爹爹你的恩，反害了你，我願意再生再世作你的孝順兒女，爹爹，我沒有別的話了。你快快去罷！」這時細雨還在下着，老鏢頭屠金榜把臉上的淚水雨水擦了一下，慘烈向屠耐貞說道：「好孩子！你不要立時叫你老爹爹死了，我眼巴巴從長安跑到這裏，是父女關心，是惦着我這孤苦無倚的孩子，不想來到中郎驛，找到你家，全家遇禍，房屋被燒，我盡力的打聽，可憐你這一家死的死，傷的傷，竟自一個人也再找不到，還是在中郎驛驛甸裏遇到了舊日子長安的客人，才略知你家的情形，貞兒！我過去只知道蔣守義是個忠厚商人，蔣鵬飛定是個好子弟，爹爹算害了你，我把你一

手推入火坑，斷送了你的終身，可憐你這些年來，仍然不肯叫我傷心，這種下流的蔣鵬飛，我若知道，我老頭子早對付他了！焉有今日這場大禍，可是說這些話的人，仍然是不肯盡吐實情，我知道這其中定有不可告人之事，但是老爹準知道我屠金榜之女，不會對不起姓蔣的，我見不着你的面，和知道你的詳細情形，我還回長安去作什麼？我七十多歲的人了，我不打算活下去，好在我給孩子你帶來的錢很多，我知道你家中日月不好，現在爲得訪尋你的下落，官私兩面，我盡力的用錢買通，還算是不錯，竟得着你那下流的丈夫蔣鵬飛的下落。」唐耐貞聽到老爹這句話立時疾聲問道：「爹爹！你見着他了麼？他在那裏？」屠金榜忙說道：「他已落到官家手內，盜案牽連，並且有贓有證，可是爹爹我要盡其所有的力量，還許能把他救出來，那知我到監獄中去探望他，他竟自對我不肯吐露一字，你想無論他怎麼不好，總是我老頭子的子婿還有對他幾分憐惜之心，我極力的安慰他，勸解他，只不知他有什麼隱情，只有對不過我幾個字，再無別的話了，我問到他，和中郎驛家中被盜賊洗殺之後，只有我尋出三具屍體，據當時在場的人說，全是死後被燒，可是女兒你的下落不明，還有我那外孫兒桂兒，和鳳霞也不知去向，這不真把我老頭子急死了！我一盡力的追問他，他不肯對我了露一字，連他本身因何被盜案牽連，全不肯對我說一字，如今我找到這五丈嶺，還是我自己跟尋出來，說是蔣鵬飛他在遭事前，已然入了夥，落在綠林道中，女兒你生死不

明，蔣鵬飛究竟是何居心，我不弄明白了，我焉能再回長安，我入五丈嶺整整五天工夫，才找尋到這裏，這件事的始末根由，何苦再不肯和我細講，我只有石頭撞死了。」屠耐貞痛淚直流，傷心老父對自己不顧生死的深入盜窟中，飲意見着自己的女兒，如今已然落到匪人手內，我太對不住老人家了，一邊痛哭中，一邊把自己這些手段所經過的情形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番，講到關中五惡飛天虎張鏗率衆殺家，深夜逃亡，莊家中逼迫的自己劍斬親生女，放走了小姑子蔣慧珠和四歲的桂兒，屠耐貞已經哭不成聲，老鏗頭屠金榜牙咬得咯吱吱作響，不住的攢拳痛恨，憤不欲生，直到屠耐貞把經過的事講完，這位老鏗頭屠金榜冷笑一聲道：「好糊塗的孩子！這是你對得起爹爹，對得起丈夫，對得起你一家人，我只恨那蔣鵬飛他長出什麼心腸來？甘心把一家推入地獄中，他還要作那假意悲哀，向我痛哭，早知如此。我老頭子不如落個劫牢犯獄，我親手操他一百刀，好解恨，好孩子！你快快隨我走吧！我既能進來，你怎會逃不出去。」屠耐貞此時反倒悲聲盡斂，向屠金榜道：「爹爹你叫我現在離開五丈嶺，恕女兒不能從命了。」屠金榜道：「這是怎麼講，你甘心從賊麼？」屠耐貞道：「爹爹，你把女兒看作何如人？我忍辱偷生，只等待的一件事，飛天虎張鏗他已經死無葬身之地，不過早晚之間，我要的是蔣鵬飛，你是我爹，趕緊把他救出牢獄，帶進五丈嶺，女兒生生世世不忘爹爹女兒的恩情，爹爹你能趕到這裏，對於女兒本身比養育之恩還重，這也正可



以叫老爹看看女兒的心，究竟是怎麼樣，老爹你快快去罷！」老鏢頭屠金榜，拭着淚說道：「苦命的孩子，你就這麼固執麼？」屠耐貞道：「若以爹爹疼女兒的心腸，我不應該叫你傷心，不過我現在已經擠到這般地步，含着滿腹冤屈，只有求老爹你原諒女兒雖然不得已之情，你老已經這麼大年紀了，不孝女兒雖然不能養老送終，我也不能叫你含恨而死，你把那喪心病狂的蔣鵬飛設法給我帶進五丈嶺，女兒今生報不了你的大恩，來生來世定要重投生在老爹跟前，還我前世債。」這時那前山一帶呼哨連連的響着，屠耐貞道：「老爹你快快去吧！恐怕他們已經回山，我此時若露了形跡，把女兒就算斷送到萬劫不復了。」老鏢頭屠金榜在萬分悲痛下，也要把此事的真象大白，並且自己在江湖道上跑了一生，沒有折在江湖路上，到老來自己的女兒倒落在綠林人之手，個人的臉面何存，生不如死，可是女兒耐貞從老妻去世，自己親手把她撫養大了，知道她最清楚，她是一個天性最孝的女兒，他不是那種無廉恥怕死貪生，甘心從賊的下流，現在擠得到了這般地步，我屠金榜要不給女兒掙這口氣，我就白活到七十歲了，遂向屠耐貞道：「好孩子！你既心疼老爹，你可知道現在的情形，比把我擱在地獄里還苦，我這麼大年歲的人，沒想再活下去，我也願意看看你最後的一步，我在江湖道上掙了四十年，掌中一口刀，盡辦的是英雄露臉的事，臨到自己頭上，你是我親生的女兒，你不會害我，作鬼也見不得人，咱們爺兒兩個，一言為定，你等待我

，我定要把不如禽獸蔣鵬飛，弄進五丈嶺，我要親手把這一般匪黨斬盡殺絕，我也不想再活下去，我也沒臉再活下去，只要你能够把自己的心路表白出來，老爹爹那時定能含笑九泉，我走了，說完轉身毫無留戀，屠耐貞心似刀割，這麼大年歲的老爹爹，爲自己這個不成材的女兒，害得他闖進五丈嶺，在雨地里淋得遍身全濕，老鏢頭屠金榜已經走出好幾步去，屠耐貞一縱身趕到近前，伸手把老爹爹抓住道：「爹爹，今夜是鬼使神差，使父女巧遇，又趕上陰雨的時候，防守略疏，你再入五丈嶺可知道那里去找我。」老鏢頭把脚尖停住，自己咳了一聲道：「我痛心過甚，已經不能再顧及什麼，那里還想到這些事，你究竟住在那裏？」屠耐貞用手一指道：「爹爹從這里往西南，靠一片山崗前，那所房子就是，老爹爹你要記住了，那三間屋子，有兩個後窗，就容易尋找了，不過那裏整天有匪黨守着，爹爹可千萬要小心。」屠金榜答應着，這時聽得前面一陣人聲零亂，屠耐貞爲了顧全未了的事，倒十分惜命了，竟自催促老鏢頭屠金榜趕緊走，個人也忍痛含淚，逃回了自己的屋中，幸虧是這場雨和張璧未來山中，算是給了屠耐貞這個極好機會，看起來天道還是最公，身臨絕地，落在惡魔之手，依然冥冥中要給他個循環報應，屠耐貞回到屋中，趕緊把身上的衣服完全脫掉，更換了一身乾淨的衣服，自己穩定了心神，等待着張璧回來，可是直到天亮，飛天虎張璧竟沒有回來，屠耐貞暗謝神靈的天佑，這總不至於露了破綻了，又過了一天，張璧才在半夜中趕回

來，可是他回來已經不是一個好好的強梁武勇的匪首了，身上是一處刀傷，正在左腿上，一隻袖箭在右肩頭下，面色鐵青，傷痕雖然是經過了治療，那份狼狽的情形，足見他這次出去作案，算是死里逃生，屠耐貞反倒提着全付精神應付他，殷勤服侍，顯得屠耐貞是一片真誠，那飛天虎張璧是多麼狡詐多疑的狂徒，受傷回來，他時時提防着屠耐貞或有不良之意，守衛他們旁的匪黨，在他回來後更多添了兩個親信弟兄，那個崔婆子全不許到他面前去，外面的四名匪黨，輪流着進來查看，直到兩天之後，屠耐貞也用盡了心思，個人這心中把前後的事一齊拋開，用起十二分心思來體察着張璧的心情，從一切事上買他的歡心，屠耐貞原本是好家的兒女，她這種行動舉止上，按心是在張璧面前作出個樣兒來，既沒有疏遠，更沒有過分的輕狂，不即不離，體貼入微，飛天虎張璧他已經是四十餘歲，從二十多歲流落到綠林中，在五丈嶺雖則盤據了不過數年光景，可是以前在江湖中，已經有十幾年功夫，他那眼睛裏非常厲害，心思細，手段辣，不過到這時他也看不出屠耐貞還懷着一些惡念，人前背後，有時閉着眼假作睡眠，暗中偵查屠耐貞的舉動，可是越是這樣越叫他發覺了屠耐貞是真心，與他廝守再沒有別的念頭，有時愁眉苦臉，坐在自己身旁，一熬就是多半夜，換藥裹傷，從她那一切動作上流露出來一片真情，這飛天虎張璧只這短短的兩日間，竟被屠耐貞把他的心買動，在第三夜晚間，屠耐貞給他紮裹傷痕，張璧的精神也略緩過來，看着屠耐貞不禁點

頭嘆息道：「想不到我張璧現在竟落了這個結果，這五丈嶺不是我們久居之地了，我覺得很對不住你，我本想把你得到手中，叫你在這五丈嶺享些年福，得些真正的快樂，我們弟兄五人，雖然是我年紀最小，可是手下數百名弟兄，完全聽憑我的命令，雖然說有我盟兄執掌着總瓢把子的座位，可是張五爺權柄絕不少差，只是近些日來，屢屢出事，我們這五弟兄中已經有兩個形同消滅，我盟兄對我張璧起了猜忌之心，四弟杜飛龍前幾天隨着大哥下山，又險些折在陣上，我于大哥屢生怨言，認爲我們三拜兄韓天放，完全爲我個人的私事，斷送了他的性命，所以我們弟兄間已經有些隔膜了，前兩天有探盤弟兄，跟綴上一撥買賣，油水很大，可是事主非常扎手，並且有護鏢的人，論起來這種值得下手的買賣，弟兄們就該好好計議一番，不想我于大哥竟自不肯向我再打招呼，他那分明是要作出來有福大家享，有罪一人受，他竟親自帶領着八十一名弟兄，到離開這五丈嶺北嶺下，侯家寨前去動手。你想自從我們弟兄結拜以來，絕沒有這種情形，現在我把你弄進山來，他們立刻對於我再沒有一點弟兄的義氣，我張璧若真是醉生夢死之徒，還許就那麼忍受下去，可是張五爺自從入江湖道以來，那一時也沒有走在別人後頭，關中五弟兄伸手作買賣，上陣賣命，我就沒有含乎過，所以在我們五弟兄中，從來四位盟兄，沒有肯輕看我一眼，背後談論過我一句，就是到什麼時候也要顧全着弟兄們的義氣，我沒有對不住他們的地方，于大哥如今對我這麼無情無義，把我過去的

好處，一筆勾銷，只把眼前我這一步作錯了的事，不肯原諒起來，他們也太對不起當年結拜的一爐香了，不過張五爺始終不肯栽這個，我立刻帶着二十名親信弟兄，趕下山去，到了侯家寨，想不到已然動了手，他所帶的八十人，被人家打了個落花流水，于大哥身帶鏢傷，我到那時依然念着結拜之情，把他救了回來，我却和護鏢的人以及事主拚上，這種事到現在想起來，真叫人恨死，如今你是我自己的人了，什麼事不妨向你說，我們弟兄五人能够在這五丈嶺盤據多年，這就仗着我們步步的謹慎，時時隄防，只這五丈嶺百餘里內，全有我們部下散佈着，各處的情形，我們全能够清清楚楚，這就是官兵的致命傷，官家那里少有舉動，還沒等他施展，我們這里已然隄防，這些年來，屢次的有官兵進山挑我們這梁子窰，可是始終也沒叫他們得了手法，我們下手檢買賣，更是加着十二分謹慎，採盤的弟兄，全是多年熟手，只是油水多的買賣，不摸清了底，絕不肯動手，就是關中五弟兄，只要照顧到誰，就叫他們逃不出手法，那知道這次爲了弟兄們有了誤會，彼此也不願意事事商量，採盤子伙計，只探聽出這水買賣有護鏢的人，竟沒把事主是怎麼個來頭，護鏢的又全是江湖上如何的人物，這一來我們竟毀在了這一疏忽大意上，侯家寨這一動上手，不止於護鏢的扎手，本主兒也是很難鬪的人物，我在這一陣上，最後落了個單人獨騎，但倒還傷了他十幾個，只是個人勢孤，終於我也受了重傷，算是沒落個死在陣頭上，這還算便宜，不過經這場事，更叫我飛天虎

張璧意冷心灰，知道我們弟兄們，從此就算義斷情疏，把結拜之情，完全扔掉，這五丈嶺也不容易再保全着了，眼看着就要瓦解冰消，可是到現在我張璧絕不虧心，是飄把子自取滅亡，我張璧自問沒有對不住弟兄們之處，他們竟這樣對付我，太對不起我了，還不算，這些日來，我看到你待我情形，頗有情義，我張璧把這條命賣了，倒還值得，你要把身邊細軟之物，檢那值得拿的打好了點，這里是不想呆了，再過幾天，我的傷痕全好，我要帶着你遠走高飛，離開五丈嶺，我在江湖道上重立一番事業，這可不是我對不起當年兄弟結拜的一爐香，實在是他們擠得我，你只要真心實意的跟姓張的活下去，走到什麼地方決不會委屈了你，你若心中還存着懷疑之意，或者另打別的算盤，誰沒把誰的心掏出來看看，那也只好各憑手段，我張璧現在對於你是死心塌地，不再想別的道兒你敢再生異心，不過是毀了你自己，張五爺還落不到你手中，這個話你可信麼？」屠耐貞把頭低下，帶着滿面羞慚的說道：「五爺，你這個話，可屈死我的心，你看不出來麼？我如今已經是認了命，任什麼不用講，我始終也沒改過口，我不怨你，只恨我那對頭冤家禽獸不如的丈夫，他一人害了我，我還敢再怨別人麼？只要你不再疑心我，我一定認了命，跟隨你過下去，找我个人後半世的快樂，我若不想活着，也不會和你遇到今日，你雖是綠林道中人，但是你不是無名小卒，你也應該知道我是一個良家婦女，我若想死那還能等到今日，我早就該把這條命送掉，免得給我娘家爹爹丟

人現眼，我既然把貞操交與你，我還會不死心場地的和你過下去麼？任憑你走到那裏，我隨到那裏，等跟你張五爺時日一多，把我一扔，那時咱們再分死活，我也落個值得的話，我只能和你這樣講，信不信也只有你了。」飛天虎張璧聽到屠耐貞這番話，一陣心花怒放，看着屠耐貞含笑說道：「罷了，總算我張璧兩眼不空，我沒白爲了你，把命全破出去不要，如今換出你這樣真心實意的待我，我張璧就是毀在你手裏，也算值得了。」屠耐貞含嗔帶怒的說道：「你這是什麼話？趁着現在五丈嶺還在你勢力之中，你趁早把我料理了，免生後患，你若對我還存着一份疑心，我隨你走到那裏也不會好了。」飛天虎張璧道：「我話雖說得不大順耳，不過你可要聽明白了，我張璧是甘爲情死，情願意死在你手中，難道這種話你還不明白麼？」屠耐貞點點頭道：「你的心意，我已明白，這才不枉我失身一場，可是現在你們弟兄中的事，難道就任憑他毀下去麼？養成這點勢力，實不是容易事，若是弟兄們爲了一點嫌怨，就把這些年堆積這麼好的根基弄毀了，豈不可惜！我雖是婦人，也略明白些江湖上的事，依我看你還要顧全弟兄們的義氣，聚合在一處，可以保全極大的力量，不致於就毀於一旦，弟兄們一散夥各自東西，那一來憑各人的本領，重闢江山，決不是容易事吧！」飛天虎張璧道：「我何嘗不那麼想，只是弟兄們已離心離德，弄得手下弟兄也各成一派，各抱一枝，這樣下去，自己本身先行破裂起來，將來這裏危險更多，現在我不妨告訴你，就是我

們弟兄不起隔膜，只怕這裏也不易再保全了。只是這半月來，官家屢次派人探查我們盤據的所在，可是決不像從前那麼輕舉妄動的動手，足見官家不把這裏探查明白了，不肯妄動，不過只要那時一動手剿山，必要用極厲害的手段，與其那時同歸於盡，倒不如早早的散了夥，各自逃生，所以我已經決意的再休養些日，傷痕略好後，他們走不走我不管，我定要先行離開五丈嶺，這是我真心實意話，你不要當作耳旁風，並且還得隄防着萬一有意外事發生，說不定隨時就得離開此處，所以我叫你早早的預備着。」屠耐貞點點頭道：「好吧！我願意聽憑你的吩咐，只要你那時想走，我立時可以起身，你要知道我不是平常的女子，還不致給你添多少麻煩。」張璧點頭道：「好！」屠耐貞服侍他睡下，自己也躺在身旁，熄燈而睡，今夜聽到張璧說出真心實意，屠耐貞可有些提心吊胆，把老爹爹打發到關中去找那蔣鵬飛設法把他用錢買出來，或是用手段弄到五丈嶺，不過這種事，決不是伸手就可以辦到，也得容老爹爹有下手的工夫，倘若在這時官兵進來剿山，可把我屠耐貞害苦了，我一切事全成了畫餅，我失了貞操，殺了親生女，坑了老爹爹，落個不清不白，我可真害了自己，那可不如隨我全家一同死在大石橋，還可以落個好名聲，這可要把自己毀到底了，反覆思索，這一夜闌，就未曾合眼，第二日起來，飛天虎張璧對於屠耐貞的情形，越發好了，他竟放心大胆對於屠耐貞不再隄防，他自己也正忙着個人脫身之計，把自己親近的弟兄，全一個個調進來



，到自己身旁說私話，就是告訴明白他們腿上傷痕只要能夠動作如常，不管這裏局勢如何，那時定要跟飄把子說明，個人走個人，來明去白，凡是自己親信弟兄，要帶着走，離開五丈嶺，決不會洗手不幹，我個人要挑着一般弟兄，在關中一帶，我要闖關「萬」兒，獨當一面的自立門戶，囑咐這般親信弟兄，把個人全預備好了，只要一離五丈嶺，立時要改變行裝，各自散開，按着所指定的地方，一路再集合起來，所有的親信弟兄們，平日就很佩服張璧的本領出衆，胆量過人，誰還不願意跟他走，這般弟兄被他吩咐之後，各自照着他的話去辦，他所住的這裏，只留下一個弟兄，聽他的呼喚差遣，對於屠耐貞他已經示意弟兄們，不用再存監視之意，這一來屠耐貞見防守一鬆，對於本身有了極大的利益，暗暗的欣幸，不過神色上越發的對於張璧的事關心留意，更時時的一旁勸解着他放寬的心腸，好好的休養傷痕，露出一片情真意摯，張璧那變一個狡詐多疑的綠林道，此時被屠耐貞攔制了個服服貼貼，死心塌地，不過屠耐貞被困在五丈嶺中，敷衍着飛天虎張璧，倒還能攔制他，最坦心的的是老爹參事情辦的不能那麼順手，官家兵是已得着匪巢一切的情形，此時動手剿出，自己可就沒法應付了，雖是憂鬱愁煩，還是忍在心中，不敢帶出神色來，飛天虎張璧只要一起疑心，也一樣的前功盡棄，屠耐貞對於老爹參真是望眼欲穿，所幸飛天虎張璧傷痕未能完全好，算是就攔了六七天的工夫，就這樣，屠耐貞已經形容憔悴，每到夜間，只要山裏有一些風吹草動

，屢耐貞就吓得驚懼亡魂，她並不是怕死惜命，她就怕老爹爹不能來，自己前功盡棄，他又那知道老鏢頭屠金榜，爲了這個苦命女兒，含冤莫白，忍辱偷生，老英雄實在不顧一切了。

## 第五章 賄禁卒犯獄救惡婿

自從夜雨中父女分別，老英雄從五丈嶺退出去回轉中郎驛，更把蔣鵬飛家中，過去這些年的情形，詳細打聽了一番，這才知道完全是自己一手把女兒屢耐貞推進火坑，這蔣鵬飛歪生了份好相貌，有那個好爹爹，他却是衣冠禽獸，不可救藥的一個下流，過去在未娶自己女兒時，就已經聲名狼籍，可恨自己老糊塗，只看他父親蔣守義老誠持重，非禮不取，想着他不會有不好的子弟，那又知道全錯了，叫女兒遇上這麼個萬惡的丈夫，造成了這種無邊罪孽，現在他別說還沒有甘心從賊之心，就是他真個不顧一切，情甘願意作了飛天虎張璧的壓寨夫人，我屠金榜再分有父女之情，知道自己毀的女兒這樣，我寧可自殺，也不能忍心再怨恨她一字，五丈嶺父女相會，分明是已經對我說明忍辱偷生，不肯甘心，必須要見着禽獸不如萬惡丈夫的一面，我既然已害了他，落到這般地步，他最後的要求，我若不能給他作到，我還有什麼臉面再見女兒，只是這種事可難了，關中五惡，在五丈嶺盤踞多年，官面上屢次剿捕，屢次失利，蔣鵬飛打上這種

盜匪羽黨的罪名，我有什麼力量能够把他買出來，何況這些日風聲又緊，官家也正要把五丈嶺一鼓肅清，永除後患，蔣鵬飛那會罪名輕了，自己反覆思索，整整的盤算了一天一夜，老頭子可豁出死去，不再顧忌一切了，拿定了主意，趕奔大散關，這裏有一家鏢局子，字號是長勝，鏢頭雙刀將陳子夷，也是十幾年前的老朋友了，有時陳老鏢頭走鏢到長安一帶，老弟兄必要聚會一番，屠金榜想起他來，只好找這位老朋友助自己一臂之力，因為自己在這一帶人地生疏，尤其是衙門口不熟，並且這件事不能請別人幫忙，只有自己來辦，所以必須借着朋友的人情，買通了衙門口一般差人吏役，屠金榜來到長勝鏢局，正赶上陳老鏢頭在鏢局子裏，老弟兄會面之下，互敘寒溫，這位陳老鏢頭向屠金榜問起：「怎會這樣清閑來到這裏，可是這邊有大票的鏢貨，你親自來了來麼？」屠金榜看了看屋中無人，嘆息一聲說道：「老朋友，我如今已經是把一世英名完全毀掉，現在走頭無路之下，只有來求老朋友幫忙了。」這位陳老鏢頭也是一驚，認爲他鏢局子出事，在路上栽了大跟頭，鏢要不回來，這才請朋友幫忙，遂趕緊說道：「老朋友不必爲難，我們論交情，論同行的義氣，就得急難相助，禍福利害全談不到，咱們弟兄過的多，有什麼爲難事，只管說出來，兄弟有多大力量使多大力量，決不會含糊了，你們在那裏決了事？」屠金榜搖搖頭答道：「不是那麼回事！我是有難言之痛，錯非是老朋友面前，我實在沒臉講了，現在我只問你，我們的交情如何？」

陳老鏢頭道：「你是豪爽人，別說話不用繞彎子，有什麼事擺在那兒，把事情辦出來，再看交情的厚薄，這時說了沒用，我要說是跟你過命，我不是現在還活着麼？」屠金榜苦笑了一聲道：「不錯！我糊塗了，不過我求你一件事，這種細情，不願意說，你也不必細問，我所託你的事，就爲得你人傑地靈，這裏縣衙門中，我有個被難的親戚，我想用些手眼，設法把他救出來，可是這件事我決不假手別人，給別人接了意外的麻煩，你在本地人傑地靈，想法子給我託個人情，把衙門口所有的差人，和監牢裏而獄丁獄卒，給我買通了，只要叫我去着不受阻擋，能够便利的和我那親戚多見兩次面，我決沒有別的請求，不過你可得想法轉轉煩人，把你本身和你這長勝鏢局子全撇開了，無論有了什麼事，不能和你牽連，你能够給我辦到，我屠金榜就感恩不盡了。」這位陳老鏢頭也是久走江湖的人，什麼事他不明白，論起屠金榜所說這點小事，可以說無關重要，可是聽他的話風，分明他是另有圖謀，只是多少年的老交情，深知道屠金榜的爲人，是武林中最重義氣的朋友，遂含笑答道：「這是最好辦的事，你容我想想，我定能給你找出個引線之人，不過你這親戚，究竟是何如人，你也得說出他姓名來，也好煩人去辦。」屠金榜喝了一聲道：「此人姓蔣名鵬飛，家住在中郎驛，他也是好人家子弟，流落爲匪，現在已經遭了官司，是被盜案牽連，他沒有別圖，給他幫忙，我跟他既然是有戚屬的關係，不能再袖手旁觀，現在想用錢來給他活動活動，沒有別的企

鬪，只叫他在獄中少受些罪，也就是了。陳老鏢頭一聽說道：「原來是蔣鵬飛這件事，本處全哄嚷動了，因為他是一個舊家子弟，如今竟作了關中五惡的黨羽，所以真這這一喧揚開，差不多本處人全知道了，老朋友你要想把這姓蔣的用錢買出來，那談何容易，不過你託我的事，我定然辦到，可是老朋友你可知道，這公門中是不好惹的，何況案情這麼重，想用錢把他買出來，事情無論作的到作不到，也得自己先打算好了，不要畫虎不成，弄個人財兩空才好。」屠金榜點點頭道：「這些情形，我早已想過，現在只好這麼辦，不能再走第二條道路了。」陳老鏢頭道：「我們說句戲言，老朋友你究竟是何居心，難道你這條老命不要了，想要劫牢犯獄麼？」屠金榜忙答道：「你看我像作那種事的人麼，你不要怕，你我無怨無仇，我何必來拉你一同跳坑，這次用錢買罪，走動衙門，我全是不願意叫你這裏出名，免得在地面上給你留下痕跡，你若懷疑之心，那求你幫忙的事，不妨過些時再說，我也想先回長安了。」陳老頭哈哈一笑道：「老朋友，你把我看作何如人，我從二十幾歲上，就置身江湖中，整在刀尖子上三十多年，我幾時怕過禍？如今你有這點小事，煩到我面前，難道我還會怕衙門口的牽連，和官人的囉哩麼，就是你真個要劫牢犯獄，姓陳的也不會含糊，你就放心吧。」屠金榜正色說道：「老朋友不要說笑話，真要是想辦那種不要命的事，我倒用不着瞞你了，只有我託你的事，你趕緊給我辦好，將來我的事情辦完，你也就知道我對你怎樣感

恩承情了。」這位陳老鏢頭決不再往下追問，屠金榜告辭回店。

第二日早早的，長勝鏢局就打發一名伙計，領來一人，和屠金榜相見，此人也是鏢行出身，不過在鏢局子中身份小，現在他是這天散關住開了多日，他和縣衙門中一位辦收錢的，是瓜葛之親，這兩天他正要離開本地，由陳老頭把他薦到山東濟南府振威鏢局去作事。屠金榜遂託付了他，這也是陳老鏢頭的用意，叫他屠金榜拉入公門，和衙門口裏全打通了，此人也就離開本地，任憑屠金榜辦出什麼事，與別人毫無牽連，當日把屠金榜介紹到衙門口中，老鏢頭現在是想開了，拿錢買路走，錢在頭裏，人在後頭，自然是容易辦，當日就領他和這蔣鵬飛去會面，現在蔣鵬飛案情雖沒定，沒判出他罪名來，可是他已經算是難逃法網，只要把關中五虎這伙悍匪獲得之後，蔣鵬飛也是難免一刀之苦，屠老鏢頭初到中郎驛，那時蔣鵬飛案情還在懸着，更沒招了實情，所以容容易易的花了幾個錢就和他見了一次面，現在錯非是人錢兩樣，力量全用足了，實不容易和這種犯人相見，班房的人把屠金榜領到獄中，牢頭獄卒接着大小份全見了錢，沒有什麼刁難，只是囑咐屠金榜見了面，揀要緊的話說，不要儘自耽擱，倘若被上邊知道了，可就將他們的差事全毀了，屠金榜也沒露出本來面目，只說是作買賣的，蔣鵬飛是他盟侄。領到獄裏邊，在一個囚牢的木桶門前，把蔣鵬飛叫出來，屠金榜見蔣鵬飛已經囚首垢面，那還有已往那種整潔的面貌，他一見屠金榜到

來，不覺驚異的却步，因為招呼他的獄卒，並沒告訴他來人的姓名，他被張壁所賣，他到現存還是絲毫不知，總認為個人的手段不高，露了馬脚，落在官人手中，他還癡心妄想的盼着飛天虎張壁弟兄們前來救他，直到前些日子，岳父屠金榜來探監，才知道家中全已經遇禍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自己的女人和一個妹妹生死不明，就知道事情糟了，所以他在那次見到屠金榜，一字不肯承認，只說是被朋友牽連，打上這場盜案的官司，他當時就願意這位老鏢頭早早離開這裏，所以他決不提一字託他這老岳父，以及接濟他錢財，到此時他已經知道自己本身和一家人完全是個人毀的，他雖是萬惡下流，但是見了老岳父也有天良發現之時，所以任什麼話問不出來，他很冷淡的把屠金榜打發走，今日忽然又見他前來，更在監牢中聽到了一切信息，自己這場官司無法擺脫，實沒有活的希望，所以對於這位老鏢頭，越發不願見了。屠金榜此時却手把着籠門，對蔣鵬飛招呼道：「老倌子，你過來，不用沒臉見人，誰也保不定遇上這種事，不必難過，我和你家中是兩三輩的交情，我一個買賣商人，雖則沒有別的力量，可是既叫我趕到這裏，知道了你這場事，我焉能再袖手旁觀，沒有別的，我來了其實也沒有用，我盼望着你的官司能够摘落出來，萬一不能洗刷你的冤枉，我也想叫你少受些罪，也算盡了我這個作長輩的情意，這你還有什麼見不得人，沒有什麼就攔，你過來，用什麼東西告訴我，你要知道，我進來一次不是容易事。」並且說着話時，屠金榜不往蔣鵬飛使

眼色。蔣鵬飛此時是全身刑具，手鐐子，腳鍊，全纏着。他聽到屠金榜故意的說這一片假話，分明是暗含着有救自己之心，並無惡意，並且絲毫不再追問自己家中事，蔣鵬飛何嘗沒有逃活命之心，老岳父是個本領的鏢頭，他來到這裏，絲毫不露惡意，我不要自己錯過這個機會去，嘩嘩嘩的敲着鈴子來到木籠門前，雙手也拉住了木籠的柱子，顫聲說道：「小姪實在沒臉再見親友了，老伯父你知道我是好人宗子弟，打上這種官司，就是再能逃出去，也沒臉見人了，老人家一片好心，我永遠感念你，請你不必爲這個不成材的姪子費事了。」屠金榜却用手指了指，地上放着兩個蒲包道：「我給你帶來些食物，你墊補着用吧，他們點驗明白了，回頭定然如數的給你，你安心所候着，災消案滿，就好了。」說話間屠金榜的手指一動，碰了蔣鵬飛一下，蔣鵬飛已然覺出他手指裏夾等一個字團，自己趕緊悄悄接過來，藏在手中，屠金榜向蔣鵬飛道：「這裏一般朋友們，很賞我這個老面子，我們也得顧全着人家的公事，咱們爺兒兩個，改天再見吧。」蔣鵬飛點點頭道：「我不謝你老了，我在這裏邊用不着什麼，老人家不必多費心了，」蔣鵬飛一揮手，回轉身來，向躲在一旁的一名班上的差人，一名獄丁，拱手道謝道：「叫二位這麼辛苦等候，但盼我們這個老姪子，把官司能够掙扎出來，我一定要好好的酬謝大家。」說着話，他從身邊摸出兩個小紙包來，一聲不響，悄悄的全遞到這兩人手中，獄丁和差人全微微一笑，互相說道：「老朋友，何必又破費，那



裏不交朋友呢。」屠金榜道：「不客氣，我指着諸位多多照應了。」那差人仍然領着屠金榜出了監獄，把他領到前面，屠金榜又盡力的託付一番，像屠金榜這種慷慨的性情，歷來就是視錢財如糞土，這回更是安心要拿錢買路走，盡力的託付一番，再隔了兩天，故意又買了些食物，自己可決不要求再進牢去看望蔣鵬飛，這次送這點東西，他更按着大小份兒，每人面前全有一點小意思，錢花得爽快，話說得動人，這一班幹公門中差事的，最喜歡外場朋友，這一來對於屠金榜十分敬重，他只這短短幾天中，把班房以及監牢裏全貫通得沒有一點阻攔，他隨時可以去看看蔣鵬飛，蔣鵬飛被押的囚籠，那一間小屋中就是七名犯人，屠金榜露出口風，把蔣鵬飛調動一下，給他換個清靜的監房，這種小事，更不用再打招呼，當天就把蔣鵬飛調到一個兩人同居的監房裏，屠金榜這種人情使用的處處到家，錢花的滿是地方，所以現在蔣鵬飛在囚牢中，也得着十分的照應，絲毫不受虐待，他雖然是愧對這位老岳父，他看到這種情形，認為屠耐貞定是已經脫離虎口，或者根本就逃開，屠金榜痛恨自己過去的行爲，不肯把眼前的實情說與我，他想要把我救出嚴加管束，叫我們夫妻團圓，真能那樣，我倒要痛改前非了，這天晚半天，屠金榜匆匆來到縣衙，給蔣鵬飛送來一盤子魚，一蒲包新蒸的麵食，到班房中向班頭們請求，跟蔣鵬飛見一面，有幾句話要當面說，班上的人遂把屠金榜領到監牢，現在他們見面時，旁邊監視的人更是躲得遠遠的，他們說話絲毫沒有人拘束着，

可是屠金榜處處的還是謹守着規矩，說話時，故意叫旁人全聽得見，只向蔣鵬飛說了幾句閑話，告訴他飲食一切要謹慎些才好，已經給他託了人情，雖然不能完全摘落靜了，可是總可以減輕了罪名，只在臨走時告訴蔣鵬飛，給他送來兩尾鮮魚，叫飯館子給烹的，不過你吃着要謹慎一些，臨說完，却仍從籠門用指尖遞進一個紙團兒，低低說了一句，魚要仔細吃，刺兒太多，說罷轉身出來，現在屠金榜所送進來的食物，牢頭們還是故意的給屠金榜一個十足面子，叫他知情，立刻把籠門挑開，原樣不動給蔣鵬飛送進去，這完全仗着人情面子，樣樣的到了，才肯這麼絲毫不疑心的給送進去，屠金榜走後，他這間監房中只有一個難友，案情也很重，是殺人嫌疑，官司已經打了一年，尚未落案，這人就是這大山關本地的土著，姓石名德，性情也很豪爽，在外面時是個游手好閑的漢子，他這場人命官司，完全是爲朋友幫忙，跟蔣鵬飛住到一處，雖是日子不多，蔣鵬飛現在有屠金榜多方接濟，飲食一切，全很豐富，這石德也跟着沾了不少光，兩人這幾天來，倒是情投意合，彼此的案情全够重的，誰也不再瞞誰，這石德告訴蔣鵬飛，他過了不下二十次熱堂，始終咬定了牙，所以案情直牽延了一年，不能定案，將來萬一實情全追究出來，雖沒有犯罪，三年五載也休想出得監牢，因爲他官司打了這麼久，原本就是孤身一人，有幾個朋友先前還不斷照應，日子一長了，誰也不肯上前了，蔣鵬飛反倒勸他既然遭了官司，一切認命，該着牢獄之災，差一尺不

會出去的，兩人彼此勸慰着、在監牢中倒減却許多愁苦，這時屠金榜給送進食物來，蔣鵬飛把他放到炕上，向石德道：「只可惜咱們沒有酒，我這老伯辛辛苦苦，大遠的送了這麼好菜來，咱們要是再能得着幾杯高粱燒，够多麼痛快。」一邊說着，蔣鵬飛看了看籠門外沒有人，他們那紙團打開，仔細看了看，趕緊把這紙團放在口中，嚼爛了吞在肚內，絲毫不留形跡，這兩尾魚全有一尺長，那石德看着也覺饞涎欲滴，蔣鵬飛轉身來，那石德見蔣鵬飛面色非常難看，遂說道：「蔣大哥，你怎麼的了？你臉上現在忽然這麼難看，趕是有什麼事麼？」蔣鵬飛搖搖頭道：「什麼事沒有，送進這點東西來，勾起我的傷心，我在家中，最喜歡吃這種鮮魚，每逢作出這種好菜來，父母妻子一家團聚，說說笑笑的那是何等快樂，想不到我交朋友不慎，打上這場官司，押在囚牢中，不知何時是我出頭之日，所以想起來十分傷心。石二弟咱們還是想法子弄些酒來，喝兩杯痛快痛快，有法子想，沒法想子？」石德道：「酒是容易弄進來，只是得用幾個錢，怎奈我一文錢也沒有了。」蔣鵬飛一笑道：「只要你能夠想法子買進來，我這裏還有些銀錢，可以使用。」蔣鵬飛遂從兜囊中取出四五錢碎銀，還有一串銅錢，石德接了過去，到了籠門前，隔着籠門，把看守監牢的監丁姜義喚到近來，隔着籠門低聲和他商量多半晌，那獄丁把錢接過去，却囑咐道：「偶爾的弄些酒喝，倒不算一件事，暗可說到頭裏，喝完盡別犯毛病，誰也別成心害誰。」石德笑道：「姜頭你放心，我們

不會那麼沒出息。」這獄丁拿着錢去給買酒，蔣鵬飛在石德跟獄丁說話的時候，他真快的用一雙竹箸把案中的魚翻轉過一隻來，從魚腹中夾出一件五寸長的東西，他趕緊藏入炕上舖的稻草中，更把魚仍然翻轉來放好，石德已經來到炕前，笑着向蔣鵬飛說：「還算不錯，居然那獄丁老姜給咱們設法弄酒進來，咱可是別給好朋友惹惱，人家十足的面子對待咱，喝了酒咱們在獄房中鬧出笑話來，可就糟了。」蔣鵬飛點點頭道：「你我焉敢那麼放肆，不大的工夫，獄丁姜義來到籠門前，從他懷中掏出一大瓶酒來，遞給石德道：「話中前言，你們哥兩個不給我惹事，趕到陰天下雨的，我還許請請你，喝完酒一撥酒瘋，可別說我老姜翻臉無情。」石德從籠門夾空中把酒瓶接過去，點點頭道：「我們自己不能找沒臉，姜頭有工夫我請你喝兩杯。」獄丁姜義道：「謝謝你吧！我們韓頭今天把得的一點彩頭，全拿出來請客，我們跟着也就喝上了。」說罷，轉身走去，這兩人坐在土炕上，也沒有酒杯，原瓶子喝了起來，這蔣鵬飛還是儘提些傷心難過的事，那石德被他勾起了心裏的煩惱，蔣鵬飛是一讓就喝，何況在監牢中飲食一切，全不方便，得着這麼好的下酒菜，這石德是借酒澆愁，蔣鵬飛是陪着他，酒瓶子口送到唇邊，他却暗中用舌尖把瓶口抵住，一些酒也流不往口中，這一瓶酒到差不多全滿敬了石德，石德已經醉得前仰後合，舌頭發硬，那蔣鵬飛扶着，倒在土炕上，石德還含糊糊的說：「你這可不够朋友，酒沒喝完，你叫我睡覺，我那肯甘心。」可

是他口中這麼說着，已經沉沉的睡去，蔣鵬飛却趕緊到了籠門，往外看着，院中並沒有人來往，監牢中是到了起更時，點名收封，有科房中進來和牢頭帶着獄丁，挨着監房的點名，查看完了之後，把牢門鎖好，鑰匙帶走，這時因爲天色尚沒太晚，獄丁們也正在他們屋中飲酒談笑，監房裏這些囚犯們，也在隨便的說着話，蔣鵬飛遂從土炕的稻草下，把方才藏在那裏的那件東西取出來，原來就是老鏢頭屠金榜在魚腹中給他放了一條五寸長的鋼錘，這條鋼錘雖然短小可非常快，蔣鵬飛坐在土炕上，眼望着籠門，把腳鍊上靠鐵拐子的鐵環，捏住了用這鋼錘只一二十下，把這鐵環已經錘得斷開一邊，又把另一邊錘得只連着幾分，套在腿腕上，鐵圈是無法動，他把兩邊近鐵拐子處全錘好，只要用力一崩，立時當中相連的四個鐵環，完全可以脫落，這手拐子上是一隻鐵鎖，連接自己無法動手，却把次鍊也如法炮製，只要到了時候，從鋼錘處用力一擰，這掛鐵鍊就可以退下來。不是湊到近前，仔細查看，決看不出一些形跡來，他動着腳鍊項鍊，雖有些聲息，在這種時候絲毫沒被別人察覺，他作好了手脚之後，把這條鋼錘藏在身上，菜盤酒瓶完全收在蒲包內，牆上釘着木釘掛到上面，自己躺出土炕上歇息，趕到起更時點名收封之後，這獄中獄丁們可就不斷的過來查看了，蔣鵬飛也裝作酒已喝多，有時候獄丁招呼他，故意裝作已經睡着，並不答聲，耗到了三更之後，絲毫不見動靜，蔣鵬飛可有些提心吊膽了，心想我這箇老岳父他許是臨時的改變了主意，

今夜如不救我出去，可就把我毀了，我這腳鍊已經鍊得只連着少許，錯過這夜間去，白天動作。腳下一不留神，鍊環子非被震開不可，那時是真難實犯，分明是有越獄脫逃之心，罪上加罪，你再宥天大本事，我也不易出去了，反倒許早早的把我命送了，這種情形，他越想越怕，反不如沒有這件事時，死心塌地認定了自己官司，算是不易打出來了，反倒心平氣和的在獄中等死，此時已經眼着着要脫身網羅，再生了變化，真比受一刀之苦還難受，他此時心裏如同油烹一樣，瞪着眼看着籠門，耳朵裏聽着外面的聲音，稍有一點聲息，立刻就是一驚，又怕那酒醉的難友石德再醒轉來，這時聽到外面已交三更，這很是動手的時候，可是依然沒有一些聲息，蔣鵬飛再也躺不住了，坐了起來，本可以招呼招呼石德，試試他酒醒了沒醒，可是蔣鵬飛此時再沒有胆量招呼他了，反倒一點聲響不敢帶，恐怕把他驚醒了，此時蔣鵬飛幾乎急的要瘋狂了，猛然聽得獄門外籠道中撲通一聲，一個人似乎要喊沒喊出口來，嚇得蔣鵬飛一哆嗦，自己趕緊倒在稻草上，籠門這裏突然有人低聲招呼道：「蔣鵬飛我到了，怎麼樣？」蔣鵬飛一翻身坐起，見籠門那裏正是老岳父屠金榜，自己扭頭看了看坑上躺的石德，趕忙輕輕下了地，只是越怕身上的刑具響，只要一抬脚，立刻嘩喇的響一下，蔣鵬飛的心已經提到嗓子眼兒，湊到籠門前聲音發顫的道：「全預備好，立時可以斷開。」外面屠金榜答了個「好」字，伸手把籠門上的鐵鎖握住，這位老英雄猛然一擰，籠門已開，屠金榜闖

進監牢，此時蔣鵬飛知道了自己生死關頭，再不顧什麼了，趕忙往牆上一踹，把下面的鐵環崩斷，雙臂一用力，手鐐子也崩開，不過那鐵圈子還連着，匆遽間無法把他弄下去，屠金榜把他向土炕上一推，叫蔣鵬飛坐在那兒，用蔣鵬飛一件舊衣服撕開，把他腿上鏢圈子紮裏上，這時蔣鵬飛却把手鐐子完全脫落，屠金榜抓住他一隻胳膊說道：「怎麼樣？還能走麼？」蔣鵬飛答了個「還行」。屠金榜帶着他闖出牢門，一名獄丁正倒在地上，被屠金榜搥了個結實，嘴裏堵上東西，不能出聲喊叫，屠金榜拉着蔣鵬飛轉到這監牢的西牆下，老鏢頭說了聲：「我先上去」。立刻一縱身，上了牆頭，騎在上面，跟着放下一條長繩，蔣鵬飛緊緊握住這條繩子的一端，老鏢頭盡力的往上提，把他提上牆頭，趁勢把他放到牆外的地上，老鏢頭飄身而下，帶着他從小巷中穿出，盡走些黑暗之處，繞到野地裏，穿着一片片的莊家地，繞着不敢停留，直到天明已經走出來十幾里，找了一片野樹林子，略微的歇息，蔣鵬飛却在自己愧悔之下，向老岳父屠金榜面前跪下，自己要述說過去失身爲匪，害了自己一身和一家被累的情形，可是屠金榜竟是攔住他，聲色俱厲的向蔣鵬飛道：「蔣鵬飛，現在還不是咱們爺兩個談這些事的時候現在還沒離開危險之地，你趕緊把腿上鏢環設法除掉，好好的跟我走，我領到你一個地方，咱們爺兩個再細說一切。」蔣鵬飛此時見老鏢頭這種情形，自己那敢再辯別多說，只好諾諾連聲的答應着，把身邊那副鏈子出來，把鏢環鏢斷，身上整理好

了之後，蔣鵬飛想着是找一個偏僻的地方，先給自己剃剃頭，洗洗澡，也好改變改變這獄囚的模樣，可是老鏢頭絲毫不作這種打算，竟自帶領着他儘找那荒僻的小道，飢渴時，只向那路旁小販買些粗劣的食物，略微充飢，這一天的工夫就沒有停留，蔣鵬飛見老鏢頭所帶自己走的道路，略略的辨別出來，竟奔了五丈嶺，自己心中好生疑惑，這條道路現在自己是決不想走，因為這條路上，短不了要遇上關中五惡的部下弟兄，沒有不認識自己，現在真不敢再投在他那裏了，可是每一開口想說話時，屠金榜立刻喝叱着，不叫他多說話，蔣鵬飛真想不到老鏢頭是何居心，可是想到他老人家這麼劫牢犯獄，把自己救出來，他已經犯着死罪，老人家這麼大年紀，既肯冒這樣險，把自己從獄中搭救出來，決不會再有害我之心，自己打定了主意，現在這條命算是從虎口中被他奪出來，只好任憑他處治了，趕到天黑了之後，屠金榜竟帶着他走上五丈嶺所走的道路，儘是這山裏極荒僻的小徑，蔣鵬飛在獄中已經受了多少罪，折磨的精神氣力和從前判如兩人，逃出獄來，一時沒有歇息，又這麼拚命的走了一天半夜，現在已經是力盡筋疲，實在有些支持不住了，他竟站在一個山坡上，喘吁吁的向屠金榜說道：「老岳父，我無論如何也要問問你老人家，這究竟是帶我逃到那裏？我實在走不動了，何況這一天的工夫，至少已經走出五六十里來，這裏又是荒山野地，沒有人跡的地方，無論我們事情如何危險，也可以在這裏歇息一時，叫我好緩緩氣，要這麼連夜走下去，



我不死在獄中，這條命也得送在這裏了！」屠金榜停身站住，在鼻孔中哼了一聲：「蔣鵬飛現在這點罪，你就受不了，你想到生不如死，你倒把這死生二字看得很輕，你可知我老頭子担着殺頭之罪，把你救出來，正是爲得叫你父母妻子一家團圓，我老頭子對不住你麼？蔣鵬飛咱們倆各憑天良，我忍着一肚子冤屈，不願再題過去的事，我勸你還是少勾我老頭子的心事吧！」蔣鵬飛聽到老鏢頭的話，驚得一身冷汗，坐在石頭上問道：「老人家你說什麼，我全家的人還在麼！他們在那裏！」屠金榜冷笑一聲道：「這所到的地方是什麼地面，你不要跟我裝糊塗了，這全是你走熟了的地方，你不認得麼！」蔣鵬飛遲遲疑疑的說道：「這裏大約是五丈嶺吧！」屠金榜道：「對呀！你們弟兄的巢穴，你焉能不認得，小伙子把氣稍緩一緩，提起精神來，趕緊的跟我走，你可知道正有人望眼欲穿等着你去呢！」蔣鵬飛道：「老人家你多恩典我，倒是告訴我實情，我全家遇禍難道全沒死，反逃到這裏麼？」屠金榜厲聲喝叱道：「蔣鵬飛我這老頭子就是這種脾氣，不是我口中願意說的，你還是趁早少問，只要儘自對我麻煩，我能够親自把你救出來，我還能親自把你送了命？老老實實隨我走，到了時候，你自會明白，你若沒有害我老頭子之心，我還能往死路上送你麼？」說到這兒，屠金榜轉身看後面，不再理蔣鵬飛，蔣鵬飛這時真是糊塗死了，只想不出這什麼道理，自己家中全家遭禍，這不是一個人講的，家中的房子，全被火燒掉，怎麼現在他老人家竟自這麼說

：我父母妻子全在等候我，這真是怪事了，老鏢頭的情形又這麼嚴厲的不准自己來多問，只是坐在那兒嘆息着，就這樣老鏢頭已經運催他兩次，蔣鵬飛只好咬牙站起，向屠金榜說道：「老人家不用着急，我跟你走還不成麼？」屠金榜遂帶着他翻山越嶺，又往前走了三四里的山道，這時日光也上來，倒可以辨別着路徑，蔣鵬飛越看所去的道路越不對，這分明是奔五弟兄的老巢，那山後一帶，這種地方別無路徑，更沒有人家，難道他帶着我要投奔關中五弟兄入伙麼？我寧死也不能再去見他們，尤其是那飛天虎張璧，我把女人全獻給他，他反來把我賣了，分明是我上了他的無邊大當。

弄得我活不能見人，死不能見鬼，我自己脚步完全走錯，雖則是螻蟻尚且貪生，可是眼前這種情形，老岳父把我救出來，更不說出心意，真是生不如死。自己心中起了懷疑之心，對於眼前的道路，更加仔細的注意，隨在屠金榜的身後，往前走一段路，辨認一下，果然是直奔關中五惡操子窰的後面，蔣鵬飛實在忍耐不住，遂招呼道：「岳父你究竟是我帶到那裏？這種地方，我已認識，這是他們五弟兄的巢穴所在，難道你老人家把我帶着投奔他們去麼？」老鏢頭屠金榜低聲喝叱道：「我不叫你問，你不必多和我廢話了，你放心，我難道還把你送到枉死城中麼？我有害你之心，在獄中一刀把你了結了，用不着這麼費事了，前面不遠，就是我要到的地方，到那裏會有人來見你，蔣鵬飛，我知道你如今已經後悔了，可是還有人

對你不肯甘心，不過我老頭子沒有親丁骨肉，祇剩下一個苦命閨女。和你這末個兒子，現在你一切事放心，我不會再奪你的。」蔣鵬飛雖然是萬感交集，可是無法再細問，任憑怎樣追詢，這老頭子只是吞吞吐吐，自己把心一橫，好在已經是華死在獄中的人了，既然從監牢逃了出來，我焉能够再有什麼怕死貪生之意，聽天由命，就是死在這兒，也比被國法處治了，身首異處強的多，自己想到這裏，索性低頭走，一句話不再多問，他又那知道已緊緊趨近死途，那忍辱含冤的結髮妻正在等待他，要和他了結今生的冤孽債。

蔣鵬飛跟着往前又出來有兩箭多地，老鏢頭屠金榜身形站住，仔細的打量了一番，遂把蔣鵬飛領到一片松林內，向蔣鵬飛說道：「我老頭子不顧一切的把你救出來，你若敢對我再生疑心，天地鬼神全不容你了。我現在告訴你，把你帶到這裏，正是爲得叫你夫妻團聚，你父母，胞妹及兒女全死在飛天虎張鑿之手，只有我那苦命女兒，尙還活在人間，可是也被困在山中，我帶你到這裏來，看我把你救妻出來，隨我一同逃奔長安，你若是天良發現，知道自己過去胡作非爲，害得一家落到這般地步，有愧悔之心，夫妻團聚，我們還可以好好的過活下去，我已經這般年歲，在這裏刼牢犯獄，雖則沒被人追下來，可是終歸要被衙門內發覺，我鏢脖子也不能幹了，帶着你們找個隱匿的地方一忍，你們夫婦能够抓把土埋了我老頭子，我也就算是沒白疼你們，蔣鵬飛現在你身上的棒傷未愈，不能隨我進去動手，我叫你在這裏等候，我把那苦命孩子救出

來，咱們是一同逃走，你只要敢私自離開這裏，蔣鵬飛你可算天良喪盡，禽獸不如了。」蔣鵬飛羞憤的不敢抬頭，忙說道：「老人家你肯這麼饒恕我，我焉能再對不住你老，現在別說還是叫我夫妻團聚，就是你叫我上山，跳油鍋，我也再不能含糊了，既然是賊黨們搜尋到這裏，我寧可叫他們料理了，也不能再挪地方，你老自管去吧！」屠金榜點點頭道：「你能這樣，還算尚有良心，好好在這裏等濟我，只要事情順手，大約沒有多大耽擱，既或我來的稍遲，你也不要到裏邊探望，咱們此時一失散開，可就不易再聚在一處，蔣鵬飛諾諾連聲的答應着，老鏢頭把身上收拾一番，立刻出了松林，撲奔前面，照着那夜女兒屠耐貞所指示的道路，隱蔽着身形，連翻過兩處山坡，遠遠的已經望見屠耐貞所住的那三間房屋，知道他這裏是有人把守，老鏢頭隱蔽着身形，往後牆下撲過來，幸喜這裏並沒有匪黨潛伏把守，老鏢頭繞着他的房子，往牆角轉過來，往門前一帶查看時，那日屠耐貞所說他所住的屋門前，終日守衛監視的匪黨，一個不見，屠金榜仍轉到後牆下東間後窗上，燈光隱約可見，老鏢頭輕輕往起一縱身，攔住後窗口把身形纏住，後窗向裏面高高支起，很容易的看到屋中情形，只見女兒屠耐貞正坐在東牆下一張八仙桌旁，左首有一名匪黨正是那飛天虎張璧，老英雄心如刀扎似的難過，自己英雄一世，把個有志氣有烈性的女兒落在賊黨手中，忍辱的從賊，自己鐵錚錚的漢子，那忍心看得下去，無奈我這時不敢冒昧的動手了，截着氣息，偏着臉，

聽他們講些什麼，見飛天虎張璧愁眉不展，向女兒屠耐貞道：「看現在這種情形，我們可不得不走了，風聲很緊，這五丈嶺一帶，今日連得弟兄的報告，有許多岔眼的事，雖沒查出實情來，事實上與我們十分不利，現在我們講不起什麼叫對不住朋友了，今夜一過，據我看還是趕緊的走吧，等到緊急時再走，怕走不脫，你把細軟的東西全打點好了，不要臨時誤事。」這時聽得屠耐貞答道：「我早打點好了，我看還不致於就弄到一敗塗地，你們這五丈嶺的垛子密，官家屢次的動手，全沒得着好去，只要這裏邊沒有吃裏扒外的弟兄們來賣你，就是官兵真來剿山，也不見得就被他全挑了。」飛天虎張璧才要答話，前面一陣腳步之聲，來人走得很疾，聽那腳步聲已到了門前站住，竟有人招呼道：「五爺請你趕緊到前面，大爺跟二爺有要緊事和你商量，請你立時就去。」飛天虎張璧在屋中答應道：「外面可是周玉麼？你進來！」來人跟着走進屋中，屠金榜見進來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匪黨，進得屋來，向飛天虎張璧行禮之後說道：「五爺有什麼吩咐？」飛天虎張璧問道：「前邊還有什麼事？這時非叫我前去。」這個叫周玉的答道：「傍晚時聽見踩盤子弟兄回山報告，大山關一帶，有軍隊移動，衙門裏的馬步快三班，也全出來，雖沒看出全奔五丈嶺，可是已經發現了二三十名可疑的人，往這邊淌下來，這情形只怕是不大穩了，方才東山頭一帶，更見着四個行路的客人，他們硬往卡子裏闖，險些動了手，被守卡子弟兄擋了回去，報告進來時，飄把子那裏連着又

派出四五撥弟兄，各處巡查，已經又發現了四十多名官兵，由兩個帶兵官統帶，竟自在這五文嶺下北道口立起營幕，看不出他們是何居心，所以請五爺到前面去商量。」飛天虎張璧聽了，皺了皺眉頭，向這周玉一擺手，叫他退了出去，張璧也跟着站起，却向屠耐貞道：「你聽見了？這個彀子窰算是不易保全，你不要睡下，聽候着信息，事情到緊急時，我們得立時脫身。」屠耐貞點點頭，飛天虎張璧跟着走出屋去，屠金榜看得他走遠了，用手指輕輕的敲着後窗口，屠耐貞在驚惶之下，也抬頭向後窗口這邊看，屠金榜低聲招呼道：「耐貞我來了。」屠耐貞一縱身，竄到後窗下，低聲問：「外面可是爹爹麼？」屠金榜忙答道：「是！這時你能出來麼？」屠耐貞答道：「爹爹可是把他已經帶進山來？」屠金榜道：「在松林等候」，屠耐貞答了個「好字！」他伸手從木坑旁一個短凳下，抽出一把刀子來，掖在了肋旁的腰帶子上，用一塊絹子把頭包紮上，却趕緊闖出屋來，屠金榜也落在牆下，耐貞從前面轉過來，老鏢頭問道：「你此時出來，倘若那張璧這時再從前面回來，豈不是事情破露。」耐貞道：「爹爹，現在我任什麼不怕了，你快快領我去！」屠金榜遂帶屠耐貞直奔一片松林而來。

## 第六章 刺淫賊貞魂歸離恨

可是這時聽得前山一帶胡哨連響，有的地方竟起了殺聲，屠金榜倒有些驚心動魄，屠耐貞依然從容不迫，一些也不驚慌，隨着老爹爹到了松林前，屠耐貞却問道：「爹爹，他在那裏？」此時老鏢頭聽得女兒的話聲，已有些發顫了，遂說道：「他就在這樹林裏面，你跟我來。」老鏢頭走進樹林低聲招呼道：「鵬飛鵬飛，你在那裏？快快出來！」連招呼了兩聲，那蔣鵬飛才從一株大樹後轉出來，他看到了屠耐貞，又是羞愧，又是難過，腳下踉蹌的撲過來，口中招呼道：「我太對不起你了，」蔣鵬飛他此時也有些天良發現，淚流滿面的，想拉住屠耐貞痛哭一場，可是屠耐貞自己往後退了幾步，厲聲說道：「蔣鵬飛你站住，用不着這樣假惺惺，男子漢大丈夫，哭有什麼用，咱們有話講，」蔣鵬飛只得站住，屠耐貞借着月色看了看他，見蔣鵬飛囚首垢面，蒼白的臉色，全沒有血色了，冷笑一聲道：「蔣鵬飛這可真委屈你蔣大爺了，拿着父母，妻子，來換你的快樂，你怎麼會也落到這樣？蔣大爺你太冤點了，爹娘全被人殺死，活了那麼大年歲，落個身首異處，同胞的妹妹，親生的兒女，全死在大石橋，你的女人也被張五爺霸佔着，生身的爹娘同胞的妹妹，親生的兒女，結髮的妻子，你全不要了，死的死，受辱的受辱，你應該拿這些人的性命換你的富貴威風，至不濟你也應該拿閻老小的血換個首領，作個瓢把子，你怎麼竟落成了乞丐一般？蔣大爺對得起自己麼？你也是好人家子弟，你爹爹是一個守分老實的商人，你母親是一個慈祥的老太太，怎麼你竟道

麼甘心下流？我屠耐貞自從嫁到你蔣家，我有什麼不盡婦道的地方？叫你這麼厭惡，甘心招引匪夷，自己情願敗壞家風，作那縮首的烏龜你自己同胞的妹妹全是清白的女兒，循規蹈矩，連一句話全不肯放肆，你竟忍心把匪人勾引到家中，想叫你結髮之妻，同胞的妹妹，作那種敗名喪節，沒廉恥的行爲，可惜蔣大爺你錯打了主意，我屠耐貞是屠金榜的女兒，我爹爹在江湖上闖蕩了一生，我這女兒不能孝順他，也得給他保全臉面，你那妹妹全是烈性的女子，你這禽獸不如的心腸，想拿我們換你的地位，買那匪首的歡心，我們焉能叫你稱心如願，這才惹惱了飛天虎張璧和那一般匪黨，殺戮全家，我屠耐貞不是怕死惜命的女人，我雖有一身的功夫，無奈不是匪黨的對手，我當時橫劍自刎，不過一舉手之間，我能保全了清白，只是我爲你蔣大爺這種禽獸不如的人，保貞節，瞑目就死，太不甘心了。我這才把我親生愛女，劈死在高梁地中，跟隨飛天虎張璧到五丈嶺，任憑他霸佔，只是算把我老爹爹的臉面丟盡了，我忍辱活下來，一來是爲全家報仇，二來我要看看你這禽獸的心，變了什麼顏色，我屠耐貞和你不過是夫妻，你看得不重也還罷了，死了一個屠耐貞你能再娶十個，我只問你，既披上人皮就得知三綱五常，孝悌忠信，總然你全不懂，你也知道烏鴉反哺，羊羔跪乳，禽獸他還懂得養育之恩，你父母只生你一子，他們老實忠厚不知怎樣竟會有你這樣逆子，養育之恩不報，已經是天理所難容，你更甘心墮落結交匪類，一個好人家子弟，甘心作起強盜來



，你是有家有業的人，落到綠林中，那全是隻身一人，亡命徒之流，你怎麼不想家中父母，妻子，一家人千斤重担，放在你一人肩頭上，你雖然年輕荒唐不務正，可是眼見得你老爹病廢在家中，支持門戶的只仗你一人，你把全家死活置於不問，那還能說是你被生活所迫，只爲贖養父母，妻子，鑄走了道路，情有可原，可是你把那飛天虎張璧竟自引誘到家中，你安的是什麼心腸，你把我屢耐貞看作了何如人，你是堂堂男子漢，竟自甘心作這種下流事，要把你妻子獻給賊人，可惜你家中不是那種人家，我屢耐貞更是江湖上成名露臉的屠老鏢頭之女，我焉能就那麼任憑你這禽獸來擺佈，這場大禍，完全由你造成，你的生身父母，活到那麼大年紀，落個身首異處，洞腹穿胸，同胞的妹妹一頭碰死，妻子女兒死的死，受辱了受辱，只把你蔣大爺一個人，若是作成了大碗酒肉大秤金銀，綠林道中抖起威風，裝的起好漢，也還值得，你把你家人性命全送掉，換來你一身刑具，落了個獄中待死之囚，蔣大爺你個人也拍拍良心，對得起你自己麼？屢耐貞是個好女子，我出嫁敢說是個賢良婦，我把貞操不要了，順從了飛天虎張璧，我作鬼全不能作個乾淨，我老爹爹只生了我這麼個女兒，把我撫養大了，竟嫁到你這個禽獸，我更這麼對不起他，在他找到五丈嶺，我本當見了我爹爹之後說明一切，立時死在他面前，但是我若是從賊之後再這麼作，依然是叫他老人家痛心死，生女如此，怕死貪生，不顧兩家臉面，失身在賊人的手裏，我死得晚些了，所以我忝顏的等

待下來，哭求我老爹爹無論如何念在父女之情，看在我早死親娘的份上，把你這禽獸設法找來，我要見你一面，你傷從頭上給我講，我們一家人那一點對不住你，你竟忍心這麼對付我們，你說出道理來，我屠耐貞立時死在你面前，算是我這作妻子的不能爲丈夫保貞操，不爲你蔣家顧臉面我叫你看着我死，不然你要給屠金榜屠耐貞一個好好交待，蔣大爺現在已經到了最後關頭，你可少跟我弄那麼無恥的行爲，哭涕哀告，我屠耐貞已經失節，我要辦到我最後的事，我不能再落到他們手中，你再跟我遲延我可就不等待了，咱們恩斷義絕，冤家對面，你還不對我講。」那蔣鵬飛被屠耐貞罵得他只有低頭聽着，再也還不出一句話來，聽到全家遇禍，更有屠耐貞說到自己拿一家人的血換來一個囚徒，這時屠耐貞用話逼迫叫他承認過去的一切行爲，究竟是何居心，蔣鵬飛忽然抬起頭來，蹣跚說道：「到此時你還叫我講什麼，我現在才真是活見不得人，死見不得鬼。」他跟着往地上一跪，向屠金榜磕了一個頭說道：「老岳父，我不是你的子婿，我是你前世的冤家。」更一翻身向屠耐貞磕了一個頭道：「我不是你的丈夫，我是你的要命鬼，我實在連禽獸不如，我後悔有什麼用，我改過有什麼用，死者不能復活，污辱不能洗刷，我蔣鵬飛算完了，我武功本領又不是人家對手，我只求老岳父你開一線之恩，把你女兒救出去，我別的事決不敢再求你了，我死之後，作鬼也得找張靈算賬，咱們爺兒們來世再見了，」他猛往起一站，全身力量用足了，往身旁牆上撞去

，屠耐貞絲毫不動，屠金榜倒是伸手抓他。可是蔣鵬飛的力用足了，哧的一聲只把她的衣服撕下一大片來，碎的一聲，血花四濺，把頭顱全撞碎了，死屍栽倒樹下，老鏢頭屠金榜抓着一片撕碎的衣裳，兩手亂顫，急得咬牙，屠耐貞只哼了一聲，也不知自己是悲是憤，倒坐在地上銀牙緊咬，看着蔣鵬飛的尸身，一句話沒有，一個眼淚不掉，還是屠金榜把那片衣裳扔在地上，到了女兒面前，低頭招呼道：「耐貞這可怎用好？我老頭子可沒注意了，」屠耐貞漸漸的抬起頭來，看了看老爹爹，這才流下淚來，伸手把老鏢頭的胳膊抓住，站了起來，顫聲說道：「爹爹，不用着急，你還算是疼了女兒了，很好，他死的好，不叫我再落個殺害丈夫的惡名，我很感謝他，爹爹你聽這四下的聲音，分明是有官兵已然要攻進上來，爹爹你還是在暗中隱身，不必露面，現在已經不必懼怕他們，這關中五惡，早生離段之心，現在飛天虎張璧安心逃走，我不能再叫他逃開了。老爹爹你只在暗中看着我，倘若我依然不能收拾了那惡賊，我再現身助我一臂之力，爹爹你隨我來。」老鏢頭屠金榜招呼道：「耐貞你先不要忙，他這尸身難道就這麼在這裏現着麼？」屠耐貞點着頭說道：「爹爹這深夜之間，這裏是輕易沒有人來往，好在我們也許等不到就可回來。」這時隱隱聽得前山一帶，胡哨聲越發緊，屠耐貞說聲：「不好」便匆忙的招呼了聲：「爹爹，你到後窗那裏伏身等候，不到不得已時，千萬不必出頭。」說完了這話，也不等屠金榜答他，緊縱身形，如飛而去，老鏢頭

屠金榜只得隱蔽着身形，撲奔他們所住的房子後面。且說屠耐貞心思意亂，他聽得前山情形不對，飛天虎張璧更安心脫離開五丈嶺，恐怕他這時翻回來看見自己不在屋中，那可就要前功盡棄了，所以自己匆匆的翻了回來，還算是萬幸，自己剛剛到了門首，從前面如飛的跑來一名匪黨，屠耐貞趕緊發話喝問：「什麼人亂闖？」那來人猛然把脚步停住，在黑影中看出是屠耐貞，立刻說道：「奉五爺之命，叫告訴你老趕緊收拾，官兵已在剿山，大約這裏不易守了。」屠耐貞道：「去趕緊告訴當家的，叫他有工夫趕緊進來一趙，我有要緊話和他說。」這個匪徒答應了聲：「是！」翻身向外面跑去，屠耐貞這時心裏是騰騰亂跳，心說好險哪！晚回來一步，事情可就敗露了。自己轉身進了屋中，把裏外間的燈全點亮了，在裏間把張璧所叫收拾的包裹打點好了，暗暗的把眼前礙手脚的收拾開，悄悄的把一柄匕首掖在了身上，來到外間，把推門開，向外張望着，工夫不大，那飛天虎張璧已帶着一個弟兄進來，見屠耐貞站在門口，遂問：「你在這裏作什麼。」屠耐貞道：「大約前邊的情勢不好吧？我聽得四下聲音不對，很着急的盼你早早進來，好作打算。」張璧是氣喘吁吁的道：「完了，這五丈嶺眼見得就是一敗塗地，我張璧算栽了，這裏實在沒法再停留，只好對不起我們大哥。」屠耐貞沒容他往底下說，遂回眼來那名弟兄說：「你在外面等等。」隨手把風門帶好，拉着張璧奔裏間屋，小聲說道：「跟你來的這個弟兄靠得住麼？」張璧說：「不用你

就心，這是我親信人，叫他進來，我們兩人分着抗這兩個包裹，不能再耽擱了，官兵一到了裏面，或是弟兄們一逃奔，這裏我們可就走不脫了。」張璧這就要向外面招呼，屠耐貞道：「別忙，我問你箱子裏還有銀兩不要了麼？」張璧嘆了一聲道：「那種笨重的東西，帶着他太誤事，你不要小氣，五爹走到什麼地方，全短不了金銀財寶，只要有五爺這條命在，咱們趕緊走吧！」屠耐貞答了個「好」了，猛然身軀往後略撤，已把匕首刀抽出來，照定了張璧的右肋下，啜哧一聲扎了進去，張璧嗷喲一聲才嚷得一個「好」字，屠耐貞一抬腿把飛天虎張璧踹得倒在了床鋪下，匕首刀撤出來，却喊着門外那匪徒，你快來，這時屠耐貞一掀帘子闖出來，門外那名匪黨也聽到張璧的喊聲，在倉促之間，他那能辨別出是怎麼一件事，答應着，一拉風門闖了進來，他往屋中一進，屠耐貞已到，一抬手，這一匕首刀正扎入這匪徒的胸膛內，往起把刀尖子一揚，已經把這匪徒胸膛挑開，死屍倒栽出門去，屠耐貞招呼了聲：「爹爹你快來！我得手了」，老鏢頭屠金榜在從窗外看得清清楚楚，從後屋面翻過來，闖進屋中，這屠耐貞是一身血跡，也要橫刀自刎，一進屋就伸手把她腕子抓住道：「好孩子，大仇已報，官兵已然剿山，你還不跟老爹走麼？」屠耐貞淚流滿面的道：「爹爹你不用就心，我一定要跟爹爹回去的。」說到這句，驚詫的哦了一聲道：「爹爹你聽，淫賊的氣還沒斷，好！我正要他別這麼痛快死了，太便宜他了。」老鏢頭屠金榜道：「耐貞，算

了吧，他不會活了，事已緊急，在此就擱下去，我們爺兒兩個可就走不脫了，事到今日，我們若落在官人手內，只怕是百口難辯，既或是把我們洗刷出來，好孩子，難道你不爲老爹爹稍留臉面麼。」屠耐貞此時面色鐵青，見老爹爹也面色慘白，明白他的心意，他不願意把這件事張揚在外人的面前，把他一生的臉面完全斷送在這個現世的女兒之手，何況他爲了女兒還攢着個刦牢犯獄的罪名，自己也太對不起他了，不過事情逼迫到這步田地，也實沒有兩全的辦法，唯有狠着心腸不顧一切，咬牙切齒的說道：「爹爹，你放心，咱們走的了，你容我再和他說幾句話，說到這兒，不顧一切，轉身進了屋中，只見那飛天虎張鑾，竟自倒在血泊中，不住的呻吟着，屠耐貞把桌上的贖台端起，到了張鑾的面前，用燈影向他臉上幌了一下，却連連招呼：「張鑾，張鑾。」這時飛天虎張鑾真個倦眼微睜，他已看到了屠耐貞，口角一咧，似乎還要說話，可是已經沒有那種氣力了，屠耐貞却厲聲說道：「張鑾，你這淫徒，不顧傷天害理，爲了你一人的獸慾，竟忍心殺害我全家，把我霸佔在你手中，你也是綠林道一個成名的好漢，你也懂得天理的循環報應，你這麼殘毒忍惡，你就忘了有今日了，我屠耐貞忍辱偷生，瞎了你的狗眼，真把我當作水性楊花的婦人，甘心順從你這萬惡淫賊，你可知屠耐貞出身善良人家的女兒，我爹爹屠金榜，是鏢行中成名的人物，我焉能就那麼下流，我苟活了這些日，正是等待我那忘恩負義無恥的丈夫，我不見他一面，至死不能瞑

目，張嬖，屠家的姑奶奶今夜算是把事情全作到了，我那萬惡的丈夫，羞憤自殺，我更能手戮了你這賊子，若叫國法處置了你，屠耐貞就白現這回世了，張嬖，現在趁着這口氣沒斷，我要告訴你，要叫你受到一刀之苦，那也未免太便宜了你，我還要找你耍一點東西，並且要明白的說與你，也叫你明白明白，人世上這麼任意作惡，傷天害理，貪淫好色，臨死時要給你個好好的結果，我公婆全是一生忠厚的老實人，養了這個不孝兒子，娶了我這禍水的兒媳，把他們的命送掉，我那小姑子更是清白的女兒，也死在你們這般羽黨之手，我親生的女兒，已被我殺戮，他們冤魂不散，我要用你這份狼心狗肺祭奠，他們死去的冤魂，張嬖你聽見了沒有，「飛天虎張嬖雖則這口氣沒斷，但是也不過是遲延時間而已，他的身軀倒在床角下，此時却掙扎着，似乎說出一個「好」字，更努着最後的力量，向屠耐貞點點頭，那老鏢頭屠金榜不住的向門外探望着，恨不得立時逃開這裏，因為這時形勢越發不好了，在堂屋中躡着腳，招呼道：「耐貞，你可真把我急死了，老爹爹這條命非送在你手中不可，屠耐貞此時聽到爹爹的招呼，耳中也更聽到四外的殺聲，她也明知道就讓此時真想逃走，也不容易出這五文嶺了，何況他安心是不想走，雖則對於老爹爹這樣辦，問心有愧，太對不起他，可是想到對的起他，又該如何，所以屠金榜那麼着急的招呼，屠耐貞却假裝沒聽見，把蠟台往桌上一放，」伸手把飛天虎張嬖胸前的衣服抓住，嘩的一聲，完全扯開，胸口敞露，屠耐

貞却用這把手叉子，照定了飛天虎張璧的心窩上扎進去，這才聽到張璧最後一聲慘嘯，屠耐貞腕子往下一坐，把張璧就算開了膛，堂屋中老鏢頭屠金榜却嘆息一聲道：「完了」，砰的一聲，把外面的門關閉，向裏面招呼道：「屠耐貞，你不想走也就不用了，老爹爹總算對得起你這女兒，我幹了一輩子鏢頭，臨完叫我落個賊黨二字，屠耐貞已然一身血跡的從屋中縱出來，一把抓住屠金榜道：「爹爹，你只管放心，女兒不能叫你背上賊黨二字，一切事自有我承當，跟着外面一陣腳步的聲音，竟有許多匪黨經這裏逃出去，官兵已然隨着追了進來，有人嚷着趕緊把這屋子包圍，看看裏面還窩藏着匪黨沒有，銅笛一陣陣的連擱着，所有剿山的官兵，把這後山要緊的地方，算完全佔領，執着火把的官兵，已然把各處出路全把守住，這時屠耐貞把老爹爹屠金榜往旁一推，猛然把門開了，竄出屋去，高聲招呼道：「請你們帶兵的到這裏答話，關中五惡的飛天虎張璧，已被我擒獲了，四下裏官兵在火把光下，見從這屋中闖出一個滿身血跡的女人，全是一驚，可是在這匪巢中時時得隱藏着匪黨的狡詐，這時弓箭刀槍四下裏先把屠耐貞包圍上，屠耐貞可把門擋住，不容他們往裏闖，這般官兵中因為他們帶兵全在前山，趕緊打發人前去報告，工夫不大，一對官銜燈引導着，一位守備到來，許多弁勇保護着，四面包圍的官兵，略往旁撤了撤，這位守備大人看了看屠耐貞，厲聲喝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為何一身血跡，一個女流，窩藏在匪巢中，不問可知，你是匪首們的眷



屬了。」屠耐真抬頭看了看，絲毫沒有懼却畏縮的情形，向這位守備大人說道：「大人，民婦有滔天的冤枉，求大人把手下的眼線打發來，到屋中審一下，關中五惡最厲害的那個飛天虎張壁，已被我親手殺戮了，屋中還有我老爸爸，爲得救我未能逃出去，未奉大人的命令，不敢出來，求大人恩施格外，驗看明白了，屋中被殺的果是那飛天虎張壁，民婦再求大人昭雪我一身冤枉，這位守備大人見事出離奇，不過因爲他是一個女流，現在這五丈嶺匪巢已被挑了，匪首于震已經被擒，鄧七當場斃命，內中在逃的只有兩人，現在飛天虎張壁已死在這裏，匪黨們死傷逃亡，已然把五丈嶺肅清，不怕再生別的事來，遂嘴問：「你姓什麼，是那裏的人，你父親叫什麼名字，趕緊叫他出來。」屠耐貞答道：「民婦蔣屠氏，閩名耐貞，我老父屠金榜，保鏢爲業，因爲民婦被飛天虎張壁擄劫，我爹爹也聞信在今夜趕來，身入匪巢，想把民婦救出虎口，也是惡賊惡貫滿盈，正趕上大人們帶兵剿山，民婦趁機下手，把這惡賊殺死在屋內。」說到這兒却招呼了聲：「爹爹，你趕緊出來吧，匪黨已經被官兵斬殺盡淨，這正是我父女重見天日之時了。」屠金榜這才從屋中出來，跪在了屋門前，向守備大人叩頭，這位守備見屠金榜已經七十多歲的年紀，更兼這時赤手空拳，也不再疑心他，遂吩咐手下弁勇把被擒的匪黨提一名來，到屋中去查看，先有官兵進去把裏面搜尋一下，見飛天虎張壁死得十分慘，被擒的匪黨提到，守備大人令他認過死尸，果然是飛天虎張壁，更有

他所有的金銀細軟，打點好的包裹，全叫官兵担到前面去，只是看到屠耐貞這種全身血跡，面色鐵青，這位守備是個很有經驗的人，雖則沒細問他一切情形，可看出是一個烈性的婦女，恐生意外的情形，遂用好言安慰着，叫他們父女要跟隨到大散關，因為關中五惡，案情太重，守備是奉命剿山，沒有權處理被擒的匪黨，以及被擄劫的良民，可是屠耐貞却在聽到守備大人這樣吩咐之下，他方才跪在這位大人的面前，叩頭說道：「民婦有一件事請求，望大人無論如何，多恩典民婦那種請求，我把全家遭遇，以及被擄劫的情形，詳細稟報與大人，不過求大人得答應難婦，我要把這匪賊的心肝取出來，在這五丈嶺把我一家慘死的人靈位供上，我用惡賊的心肝祭奠一番，叫屈死的冤魂，也好知道我屠耐貞並不是甘心從賊，我是早具復仇之心，大人若不允許，我決不願再活着離開五丈嶺，大人你無論如何礙難，也得担當這件事，這位守備大人遂把屠耐貞帶到前面，叫他将被擄劫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，隨着他口述，叫人把這些事全錄下來，聽得這位守備全有些不忍了，及至說到他丈夫蔣鵬飛，本來這件案子已經傳遍了大散關一帶，中郎驛所出的這件盜殺重案，始終還是懸案，想不到生死不明蔣家的兒媳，竟落到匪巢，不過蔣鵬飛是已經打上盜案的官司，越獄脫逃，被人救去，屠耐貞此時可是一口咬定說是他實他自己設法逃出獄來，並沒有人去救他，守備大人見屠耐貞以死要求，他是一個被難的婦人，又不能當犯人看待，倘若他真個自殺，自己也不好交

待，遂答應了他的請求，屠耐貞親自叫官兵們給預了紙筆墨硯，把蔣守義，婆母蔣陳氏，小姑子慧珠，女兒鳳霞，全寫成了靈位，這時天光已亮，屠耐貞被官兵跟隨着，他却親自到後面把飛天虎張璧的心肝取出來，用布包裹着，他更指定了到後面片松林中，我到蔣鵬飛的尸身那裏去祭奠，這位守備認爲此次剿山，把歷年沒除的大害一夜之間給清除了，自己總算有功，所以對於屠耐貞一切的請求，盡力統權，心念中也爲是對於這種被難的人，多做一分好事。遂帶着手下的官兵，跟隨着他父女到後面松林內，守備大人看到那蔣鵬飛撞得腦漿迸裂，地上的血跡已變成黑色，那屠耐貞把所寫的靈位全擺在那兒，這匪巢中沒地方找那香蠟供品，屠耐貞却把那血包袱打開，自己一擦衣裳，把那把手叉子拔出來，守備大人却厲聲喝他道：「蔣屠氏，我格外恩典你，你怎麼身藏凶器，竟不交出來。」屠耐貞俯身萬福道：「大人自管放心，民婦收藏着殺仇人的凶器還要用他一下，好祭奠亡魂，別無他意，回頭就交與大人。」說話間，用這手叉子把飛天虎張璧的心肝挑起，血跡淋漓向那紙牌上滴滴點點的洒着，却哭着招呼道：「公公婆婆，死去的妹妹，我那可愛的鳳霞，還有那狗彘不如的丈夫，今日叫你們看到了屠耐貞忍辱蒙羞，叫張璧這淫賊霸佔了多日，婆家娘家的臉面被我一人丟盡，不過我只等待的是有今日，居然把這淫賊親手殺戮，我把他心肝摘下來，陰魂有知，我總算是給蔣家報了這種大仇，只是對不過我這年邁爹爹，我這麼個不乾淨的女人，我再

沒有臉見人了，好在蔣家的後代沒絕，我慧娥妹妹帶着桂兒逃出手去，姓蔣的死的活的我全對的起來，只有害了我老爹爹一人。說到這兒，他猛然把手叉子扎着的心肝，往蔣鵬飛尸身上一甩，一反腕子，竟向自己心口上猛戮進去，跟着這把手叉子却甩出去，屠耐真的死尸往地上一倒，他胸頭所噴出來的血，全洒在那紙龕位上。屠金榜哎喲一聲，喊道：「好孩子，你可坑死了我。」一蹶脚，一頭向樹上撞去，已被那守備一把把屠金榜抓住，老英雄急怒悲痛之下，暈絕過去，所以這官人們看到這情形，無不落淚，守備吩咐人趕緊把尸身遮蓋上，把屠金榜搭到前面去，自己不能招待這種人事，更不忍叫尸體盡自暴露着，派人看守，連屠金榜也帶回大散關，稟明了鎮守大散關的提督，會合府縣，把舊案翻出，果然知道這姓蔣的一家慘死，這種烈婦復仇，雖是失身從賊，他的情形可憫，遂由官家把剿匪所得來那不義之財，把屠耐貞從優殮葬，更樹起一幢碑來，在這大散關前，詳記屠耐貞殺賊復仇的經過，屠金榜劫牢犯獄，縣衙中差役雖有知道的，全是憐念到老鏢頭是迫不得已，屠耐貞忍辱殺仇，雖還肯再給他張揚劫牢犯獄的事，府縣官更以善言開導，老鏢頭不要過事悲傷，蔣氏全家遇禍，逃走了慧珠姑娘，保全了桂兒，給蔣家留了一傑後，以老鏢頭孤苦無依之身，正可把愛女之心移到外孫兒身上，把慧珠姑娘也過繼在金鏢頭身旁，一舉兩得，府縣官一力這麼主張，曉以大義，還把慧珠和桂兒從殷家給我回來，官家更把抄山所得除了撫恤隔亡官兵之外

全贈與了屠老鏢頭，作爲撫養桂兒和慧珠出嫁之資，以慰屠耐貞魂於地下，老鏢頭遂帶着慧珠桂兒回轉長安，至今大散關那幢貞孃復仇碑尙存在着受後人的憑吊。

（完）

---

---

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

著者 鄭 證 因

出版者 勵力出版社

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  
電報掛號

發行人 劉 彙 臣

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---

---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2 0347B

